

國學基  
本叢書  
潛研堂詩文集

一

6357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1629B



177922

類號 046-8346

登記號 6357

3190

國學基本叢書

潛研堂詩文集

(一)

商務印書館發行

# 潛研堂文集序

古之以別集自見者多矣。而多不傳。傳矣而不能久。傳且久矣。而或不著。其傳而久久而著者。數十家而已。其故何哉。蓋學有純駁淺深。而文又有工拙之不等也。古之神聖賢人。作爲六經之文。垂萬世之教。非有意于爲文也。而文之工。侔于造化。諸子百家。皆竊取一端以有言。而言之有用者固多。言之偏致爲流弊者亦多矣。自辭章之學盛。士乃有志于文章。顧不知文所以明道。而徒求工于文。工之甚。適所以爲拙也。雖然。有見于道矣。有見于經矣。謂不必求工于文。而率意言之。則又孔子所謂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者。蓋聖門言語文學。必分二科。以是衡量古今。其能兼擅者尠矣。乃若少詹事曉徵先生。庶幾無媿于古之能兼文學言語者乎。先生始以辭章鳴一時。旣乃研精經史。因文見道。于經文之舛誤。經義之聚訟。而難決者。皆能剖析源流。凡文字音韻訓詁之精微。地理之沿革。歷代官制之體例。氏族之流派。古人姓字里居官。藝事實年齒之紛紜。古今石刻畫篆隸。可訂六書故實。可裨史傳者。以及古九章算術。自漢迄今。中西厯法。無不瞭如指掌。至于累朝人物之賢姦。行事之是非。疑倡難明者。大典章制度。筮人不能明斷。其當否者。皆確有定見。蓋先生致知格物之功。可謂深矣。夫自古儒林。能以一藝成名者。罕合衆藝而精之。殆未之有也。若先生于儒者。應有之藝。無弗習。無弗精。其學固一軌于正。不參以老佛功利之言。其文尤



非好爲古文。以自雄壇坫者比也。中有所見。隨意抒寫。而皆經史之精液。其理明。故語無鶻突。其氣和。故貌不矜張。其書味淡。故條鬯而無好盡之失。法古而無摹仿之痕。辨論而無跼囂攘袂之習。淳古澹泊。非必求工。非必不求工。而知言者必以爲工。俾學者可由是以漸通經史。以津逮唐宋以來諸大家之文。其傳而能久。久而愈著者。固可必也。玉裁審居姑蘇者十餘年。先生方主講紫陽書院。幸得時時過從。請益而天不憖遺。捐館已三年矣。所著書多彙行于世。生平于元史用功最深。潛全書手藁未定。文集尤士林所仰望。今同志梓成。瞿子鏡濤請序于予。追念疇昔。感傷宿艸。桑歆言之。媿無以發先生之蘊也。集凡五十卷。分爲十四類者。先生所手定也。嘉慶十一年歲次丙寅九月。金壇後學段玉裁拜撰。

# 潛研堂文集目錄

## 卷一 賦 頌 奏摺

御試石韞玉賦

御試瑾瑜匿瑕賦

御試江漢朝宗賦

聖母皇太后七十萬壽頌 井序

萬壽頌 井序

聖駕巡幸天津頌 井序

翰林院謝賜淳化閣帖摺

## 卷二 論

春秋論

春秋論二

大學論上

## 卷三 說

大學論下

皋陶論

馮煖論

鼂錯論

何晏論

梁武帝論

王安石論

洛蜀黨論

張浚論

輪回論

中庸說

履卦說

冕衣裳說

禘嘗說

閏月說

古同音假借說

古今方音說

納音說

星命說

晦之字說

卷四 答問一

易

卷五 答問二

書

卷六 答問三

詩

卷七 答問四

三傳

卷八 答問五

三禮

卷九 答問六

論語

孟子

唐初刪定五經正義

古以八音應八風

七經緯不載于漢藝文志

卷十 答問七

爾雅

廣雅

卷十一

答問八

說文

卷十二

答問九

諸史

卷十三

答問十

諸史

卷十四

答問十一

算術

卷十五

答問十二

音韻

卷十六

辨攷

太陰太歲辨

秦四十郡辨

衛文公非宣姜子辨

李之才邵堯夫問答辨

秦三十六郡攷

漢百三郡國攷

華嚴四十二字母攷

嘉靖七子攷

卷十七

箴銘贊雜著一

名箴

文箴

敲器銘

座右銘

座右銘二

竹鎮紙銘

書局硯銘

圓硯銘

筆管銘

木榻銘

佩硯銘

漢瓦當硯銘

張芑堂著書硯銘

棊盤銘

棊盤銘二

鏡銘

雙節門銘

晉億世典人輓銘

古輓井字硯銘爲蕭山王曉馨作

爲瞿長生作鈕匪石所贈晉太康輓硯銘

朱文公三世像贊

錢氏先賢贊

周泉府上士孚

宋太史令樂之

宋孝子延慶

陳散騎常侍永安縣侯道戡

唐右武衛將軍巢國公九隴

唐考功郎中起

唐吏部尙書徽

唐中書舍人珣

唐六如像贊

程孟陽先生像贊

黃陶庵先生像贊

策問 四道

原孝上

原孝下

正俗

辨名

讀大學

讀大學二

論子思子

鏡喻

奕喻

兩馬

記生朝

## 卷十八 雜著二

擬續通志列傳凡例

續通志列傳總序

記建炎官印

記趙居廣畫

記琉璃廠李公墓志  
清涼寺題名  
虎邱山石觀音殿題名

## 卷十九 雜著三

鄞縣志辨證

文種非鄞人

王鄞

王脩非鄞令

管公明墓

小江湖非西湖

奉化郡

賀知章朝英集

唐有兩徐浩

孔戮奏罷海味

甬橋非甬水橋

張知白

王鄴江墓志不足信

陳瓌錡倅明州

大觀圖經

汪氏三世官位不足信

婁寅亮上疏年月

王次翁墓

朱文公未嘗至鄞

豐稷功德院

觀文府

陳曦

陳槩

陳德剛事不可信

陳著

王厚齋生卒年月

蔣曉非蔣猷曾孫

袁桷上王溪寧書

豐寅初

王瑩奏從祀事

鄭珞

卷二十一 記一

崇實書院記

海鹽縣瑞麥記

虎邱扞建白公祠記代

饒陽縣新建文昌閣記

重建集仙宮玉皇殿記

陸氏義莊記

集僊宮訪碑記

菩提寺記

游茅山記

卷二十一 記二

封一品夫人張太夫人祠堂記

益都李氏宗祠記

錢氏祠堂記

張氏慕廬記

半硯齋記

蓉鏡堂記

石鼓亭記

可廬記

芥舟山房記

抱經樓記

放生池古泉記

五硯樓記

西谿別墅記

## 卷二十一 紀事

記侯黃兩忠節公事

記加徵省衛運軍行月糧始末

記湯烈女事

記先大父逸事

## 卷二十二 序一

山東鄉試錄序

湖南鄉試錄序

浙江鄉試錄後序

河南鄉試錄序

送李素伯之任恩平序

送俞楠園教授蘇州序

贈邵冶南序

贈談階平序

述庵先生七十壽序

## 卷二十四 序二



易稽覽圖序

周易讀翼揆方序

古文尙書攷序

虞東學詩序

詩經韻譜序

左氏傳古注輯存序

春秋體例序

儀禮管見序

臧玉林經義雜識序

釋車序

經籍纂詁序

小學攷序

說文新附攷序

史記志疑序

漢書正誤序

後漢書年表後序

三國志辨疑序

東晉疆域志序

東晉南北朝輿地表序

西魏書序

二十四史同姓名錄序

廿二史攷異序

泰山道里記序

奉陽縣志序

中興學士院題名序

### 卷二十五 序三

寶刻類編序

郭允伯金石史序

天一閣碑目序

關中金石記序

山左金石志序

金陵石刻記序

老子新解序

淮南天文訓補注序

盧氏羣書拾補序

世緯序

重刻太上感應篇箋注序

嚴久能娛親雅言序

醫譜序

毛稼軒地理書序

杜詩雙聲疊韻譜序

## 卷二十六 序四

重刻河東先生集序

重刻孫明復小集序

蘇詩合注序

黃崐圃先生文集序

味經窩類藁序

紀曉嵐烏魯木齊雜詩序

習庵先生詩集序

李南澗詩集序

甌北集序

炙硯集序

春星艸堂詩集序

張鶴泉文集序

半樹齋文藁序

吳香巖十國宮詞序

畹香樓詩序

滌硯圖題咏序

鄭康成年譜序

歸震川先生年譜序

鉅野姚氏族譜序

吳興閔氏家乘序

平江袁氏家譜序

周氏族譜序

棠樾鮑氏宣忠堂支譜序

王鶴谿祖德述聞序

卷二十七 題跋一

跋誠齋先生易傳

跋程氏周易古占法

跋周易本義咸淳本

跋薛季宣書古文訓

跋胡氏詩傳附錄纂疏

跋春秋左氏傳宋本

跋春秋籒露

跋春秋籒露二

跋范氏穀梁集解

跋儀禮集說

跋禮記纂言

跋大戴禮記

跋逸周書

跋爾雅疏單行本

跋四書纂疏

跋經典釋文

跋經典釋文二

跋羣經音辨

跋說文解字

跋徐氏說文繫傳

跋汗簡

跋龍龕手鑑

跋古文四聲韻

跋復古編

跋吳棫韻譜

跋平水新刊韻略

跋方日升韻會小補

跋荀子

跋呂氏春秋

跋呂氏春秋二

跋淮南子

跋論衡

跋釋名

跋抱朴子

跋潛虛

## 卷二十八 題跋二

跋漢書

跋漢書古今人表

跋後漢書

跋三國志

跋北齊書

跋南北史

跋唐書直筆新例

跋新唐書糾謬

跋唐書釋音

跋唐書宰相世系表訂譌

跋資治通鑑

跋通鑑釋文

跋通鑑總類

跋續資治通鑑長編

跋宋史

跋宋史二

跋柯維騏宋史新編

跋陳黃中宋史藁

跋降平集

跋宋太宗實錄

跋九朝編年備要

跋九朝編年備要二

跋大金國志

跋元名臣事略

跋元祕史

跋元聖政典章

跋元氏略

跋通典

跋唐大詔令

跋皇祐新樂圖記

跋大金集禮

跋職官分紀

跋宰輔編年錄

跋翰苑羣書

跋麟臺故事

跋中興學士院題名

跋兩房題名錄

跋元統元年進士題名錄

卷二十九 題跋三

跋水經注新校本

跋方輿勝覽

跋元大一統志殘本

跋元混一方輿勝覽

跋乾道四明圖經

跋新安志

跋三山志

跋吳郡志

跋雲間志

跋會稽志

跋剡錄

跋寶慶四明志

跋開慶四明續志

跋景定建康志

跋咸淳毘陵志

跋至元嘉禾志

跋齊乘

跋楊譚崑山郡志

跋玉峯志

跋韓浚嘉定縣志

跋朝鮮史略

跋長春真人西游記

跋文淵閣書目

跋道藏闕經目錄

跋王氏世譜

## 卷三十 題跋四

跋星經

跋秦九韶數學九章

跋太平御覽

跋武經總要

跋重修政和證類本艸

跋太乙統宗寶鑑

跋薛尚功鐘鼎彝器款識

跋隸續

跋石刻鋪叙

跋金石文字記

跋百川學海

跋藝圃搜奇

跋夢谿筆談

跋避暑錄話

跋能改齋漫錄

跋茗谿漁隱叢話

跋揮塵後錄

跋金佗稗編

跋困學紀聞

跋山房隨筆

跋南邨輟耕錄

跋水東日記

跋宛委餘編

跋義門讀書記

卷三十一 題跋五

跋陶淵明詩集

跋庾子山集

跋柳河東集

跋李衛公集

跋溫飛卿詩

跋笠澤叢書

跋徐夔鈞礪文集

跋東坡詩集

跋北山小集

跋孫尙書大全集

跋渭南文集

跋史彌寧友林乙藁

跋滄水文集

跋遺山集

跋雪樓集

跋清容居士集

跋漢泉漫藁

跋道園類藁

跋金華黃先生集

跋倪雲林詩集

跋陶學士集

跋江雨軒集

跋匏翁家藏集

跋弇州四部藁

跋弇州山人續藁

跋弇州山人續藁二

跋徐氏海隅集

跋歸太僕集

跋方望谿文

跋元詩前後集

跋太倉文略

## 卷三十一 題跋六

跋宋拓鐘鼎款識

跋石鼓文宋拓本

跋元儒婁先生碑

跋西嶽華山碑

跋王稚子闕

跋太室石闕銘

跋高陽王湜墓志

跋阿彌陀像文

跋祠部員外郎裴道安墓志

跋荊州法曹參軍趙思廉墓志

跋元靖先生李君碑

跋王顏追樹十八代祖晉司空王公神道

碑

跋太常丞溫佶碑

跋尊勝陀羅尼經

跋錢本艸

跋吳尋陽長公主墓志

跋高陽許氏夫人墓志

跋范忠宣公除右僕射告

跋東坡書醉翁亭記

跋黃山谷書范滂傳

跋鳳墅法帖

跋鳳墅法帖二



跋鳳墅法帖三

跋朱文公帖

跋薛氏義瑞堂帖

跋方正學谿諭艸藁摹本

跋王濟之墨蹟

跋竹園壽集卷

跋吳匏庵贈衍聖孔公襲封還闕里詩序

跋楊忠愍公獄中與鄭端簡手簡

跋楊忠愍公壽徐少湖先生序藁

跋袁氏清芬世守冊

跋袁胥臺父子家書

跋王雅宜書洛神賦杜陵內史補圖

跋袁氏先世石刻五種

跋文壽承休承書

跋錢功父書後赤壁賦

跋王荆石札

跋黃陶庵札

跋張晉江札

跋渤海藏真帖

跋僧明淨書心經及法華經序

跋陳文貞公詩卷

跋汪退谷手書瘞鶴銘攷艸藁

跋汪退谷手書戶部呈藁

跋袁氏貞節堂卷

### 卷三十三 書一

與友人論師書

與戴東原書

與段若膺書

與段若膺論尙書書

答孫淵如書

答李南澗書

與一統志館同事書

與晦之論爾雅書

與友人書

與友人書

復倪敬堂書

## 卷三十四 書二

答袁簡齋書

再答袁簡齋書

三答袁簡齋書

答大興朱侍郎書

與孫淵如書

答盧學士書

答盧學士書二

與梁燿北論史記書

與梁燿北論史記書二

與梁燿北論史記書三

## 卷三十五 書三

與徐仲圃書

答談階平書

再與談階平書

與姚姬傳書

與孫鳳陽書

鄞縣志局與同事書

答王西莊書

與洪稚存書

與洪稚存書二

答洪稚存書

又答洪稚存書

## 卷三十六 書四

與戴東原書

與謝方伯論平水韻書

與談階平書

答孫淵如觀察書

與馮星實鴻臚書

與邱艸心書

答嚴久能書

答周松靄同年書

與程秀才書

### 卷三十七 傳一

內大臣一等公諡忠勇修公傳史館作

都統贈一等伯傅公傳史館作

陳忠愍公家傳

文淵閣大學士兼禮部尙書王公傳

內閣侍讀嚴道甫傳

### 卷三十八 傳二

嚴先生衍傳

閻先生若璵傳

胡先生渭傳

萬先生斯同傳

陳先生祖范傳

惠先生士奇傳

王先生懋竑傳

### 卷三十九 傳三

惠先生棟傳

江先生永傳

戴先生震傳

漑亭別傳

### 卷四十 傳四

汪南有傳

李靜叔傳

奚孝子傳

周山人傳

方節婦傳

夏烈女傳

施節婦傳

節行錢孺人傳

吳孝婦傳

### 卷四十一 碑

紀王廟碑

甘肅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宋公神道碑

鎮守江南狼山總兵官左都督前提督廣

西全省軍務總兵官許公神道碑

封資政大夫大理寺卿加十四級王公神

道碑

詹事府詹事盧公神道碑

宗人府丞曹公神道碑

### 卷四十二 墓志銘一

巡撫福建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前太子少保協辦大學士刑部尚書

莊公墓志銘

光祿大夫經筵講官太子太保刑部尚書

秦文恭公墓志銘

詹事府詹事盧公墓志銘

工部左侍郎汪公墓志銘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湖廣總督世襲二等

輕車都尉畢公墓志銘

### 卷四十二 墓志銘二

江西道監察御史王先生墓志銘

翰林院侍讀邵先生墓志銘

虛亭先生墓志銘

中書舍人瑛君墓志銘

翰林院檢討毛君墓志銘

封榮祿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二

級前翰林院庶吉士內閣典籍尹公墓

志銘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學士曹君墓

志銘

李南澗墓志銘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學士邵君墓

志銘

### 卷四十四 墓志銘三

山東曹州府桃源同知彭君墓志銘

湖北荊宜施道前翰林院修撰陳公墓志

銘

贈儒林郎刑部雲南司小京官加一級補

瓢韓先生墓志銘

內閣中書舍人邵君松阿墓志銘

顧桐井墓志銘

### 卷四十五 墓志銘四

封通議大夫日講起居注官文淵閣直閣

事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三級陸公墓志

銘

贈儒林郎翰林院編修加一級晉贈奉政

大夫刑部河南司主事加二級馮君墓

志銘

贈奉政大夫黃松石先生墓志銘

何桐蓀墓志銘

布衣臧君墓志銘

嚴半庵墓志銘

郭官構墓志銘

孝廉蔣君墓志銘

嵇靜園墓志銘

## 卷四十六 墓志銘五

國子監學正戴先生墓志銘

優貢生候選儒學訓導楊君墓志銘

孝廉胡君墓志銘

孝廉范君墓志銘

張蔚園墓志銘

## 卷四十七 墓志銘六

廣東雷州府知府馮公墓志銘

山西分守冀寧道沈公墓志銘

大理府知府張公墓志銘

凌竹軒墓志銘

## 卷四十八 墓志銘七

鈍閑詩老張先生墓志銘

舅氏沈君墓志銘

徐良輔墓志銘

西泚先生墓志銘

鶴谿子墓志銘

瞿封翁墓志銘

陸淞園墓志銘

敬亭弟墓志銘

## 卷四十九 墓志銘八 墓表

墓碣

封一品夫人熊太夫人墓志銘

廣西按察使馮公妻封淑人王氏墓志銘

王太宜人墓志銘

邢孺人墓志銘

張太孺人墓志銘

候選州判李君墓表

贈儒林郎翰林院檢討曹君墓表

黃氏先塋表

贈儒林郎董君墓表

盛涇先塋之碣

布衣陳君墓碣

卷五十 家傳 行述 祭文

先大父贈奉政大夫府君家傳

先考贈中憲大夫府君家傳

錢處士行狀

先考小山府君行述

亡妻王恭人行述

祭座主錢文敏公文

祭外舅虛亭先生文

祭衛伯恭文

祭蔣秦樹編修文

祭朱太翁文

祭亡妻王恭人文

柳溪先生小象



後學陳詩庭敬寫



潛研老人自題像贊

官登四品不為不達歲開  
七秩不為不年插架圖籍  
不為不富研思經史不為  
不勤因病得閑因拙得安  
亦仕亦隱天之幸民

子壻瞿中溶敬書

# 潛研堂文集卷一

賦

御試石韞玉賦

伊荆山之奇珍。韜光華於巖隙。外皎若以騰輝。內溫如以含澤。紀瑤琨於禹貢。質可配乎精鏐。徵縹藉于周官。禮必先以束帛。懷寶五都之市。元璐白珩。程材六瑞之司。黃琮蒼璧。飄來瓊佩。獨含石氣之青。捧出瑛盤。若帶巖間之赤。追琢效玉人之技。共知價重乎連城。菁華標地產之奇。詎識秀鍾乎盤石。爾其連岡崩巒。彌望孱顏。磊磊巖端。似繁星之密布。離離嶺上。點翠黛而迴環。因天施而地生。發奇光於礪埴。況沐日而浴月。煉秀采於堅頑。碧磴延緣。似有藍田之種。丹梯杳窅。渾如羣玉之山。鏗爾有聲。似瑤艸琪花之羅生。其側介如不易。儼珊瑚碧樹之錯列。其間迺有磻溪之侶。搜璫異于堅珉。和氏之倫。拭瑤華于塵坳。一拳猶秀。疑玉樹之森森。五色遙含。辯青肪以隱隱。乍認白虹之氣。頓教磊落增明。未開翠璧之絨。早識文章獨韞。含章在我。匪一夕與一朝。待價何心。猶若遠而若近。則見夫浮光的爍。麗質陸離。方太璞尙完之始。在良工未琢之時。石骨峻嶒。如映浮筠之色。峯頭瑩確。將成委粟之姿。圭角未分。醞釀全滋乎土脈。

光芒不揜。刻雕奚假乎人爲。譬碕岸之懷珠。波光互映。類精金之在礦。沙際堪披。於焉瑞彩遙騰。晶光上燭。經工人之手。璧合環聯。入買客之囊。懸黎結綠。剖璠璣於璞內。溫潤無雙。探琬琰於雲根。傳觀不足。異采溢於座右。他時什襲交珍。寶氣蘊于空山。此日千巖增緝。彼夫詞藻之凌雲。何殊縣圃之積玉。稽士衡之高文。洵斯言之足錄。我皇上璇璣在握。玉燭同輝。瑾瑜畢升于魏闕。蒲穀齊列於金屏。遂使被褐懷玉者。席珍以聘。守眞抱璞者。接踵咸歸。負瑚璉之良材。旣關門而登玉府。挾瓊玖之陋質。亦稽首而進彤闈。宜乎嘉應咸臻。遠致昆田之瑞。遊河紀績。上追刻玉之徵也哉。

御試瑾瑜匿瑕賦

以隱惡揚善執其兩端爲韻

伊瑾瑜之上珍。拭奇光於塵坳。旣皎潔以弗渝。洵文章之獨蘊。種出藍田之圃。形磊落以生輝。採來羣玉之林。體空明而不隱。廉而不劌。類志士之堅貞。質有其文。似幽人之端謹。夫其肉好晶瑩。瓊華錯落。雖內美之常含。或微疵之可索。當望氣之始。瑕仍不掩其瑜。在懷寶之夫。愛亦能知其惡。此猶相六閑之神駿。非無泛駕之驕駟。辯五齊之甘醇。不少留餘之糟粕。苟能葆章相之粹。固應敵和氏之兼城。即使露節角之乖。豈遂等荆山之抵鵠。爾其溫如中潤。璫兮外揚。圭角未融。若稍虧乎完璧。光芒不損。曾何累乎截肪。剖自層巖。小減五都之價。韜諸錦匣。終全徑寸之光。惟什襲之是賴。寧一眚之足妨。蓋以負大美者。詎少小疵。利成器者。非皆盡善。瑕如不揜。都成球珙之材。玷尙可磨。亦中珩璜之選。倘懸稼之在握。玦何患其

織織藉太璞之猶完。佩奚嫌於瑁瑁。比大圭之縝密。縱曰弗如。授工人以雕鏤。詎云不腆。徒見其品重瑤。琨。禮分楊襲。與璧琮之邸而偕陳。配朱綠之纒而齊執。寸長足錄。底同燕石之嗤。奇貨可居。那致荆人之泣。但堪韞櫝以深藏。無事索瘢之紛集。乃知細故有弗棄。一得所不遺。抱盈尺于懷中。共知皎若。指纖瑕於璞內。毋遽舍其校短量長。斯稱庀材之能事。納汗藏疾。益徵取善之無私也。我皇上玉燭齊明。璇樞常朗。闢四門以旁攬。無非東箭南琛。占一技以必庸。不讓細流土壤。儲玉筍清華之選。務去僞以崇真。搜圭璋特達之姿。咸寡雙而少兩。是以席珍者詣闕。被褐者彈冠。擬琬琰之純良。詎韜光于牖下。媿瓊珞之菲陋。亦待獻于朝端。美在其中。願磨礪以自效。人無求備。欣瑕垢之胥寬。洵樂育之隆軌。超五三而不刊。

御試江漢朝宗賦 以予乘四載隨山刊木爲韻

溯平成於禹績。稽作乂乎夏書。始竟冀以施功。慶九河之既道。繼荆揚之奏效。導二瀆以歸墟。承北闕之其咨。饑溺皆思由己。作南條之永賴。黎庶咸頌。後予萬里分趨。洵淵源之獨遠。雙江合注。知容納之有餘。派旁會乎沱潛。如小侯之覲方伯。勢全趨于溟渤。若列服之集交閩。原夫江流之伊始。實自岷山而上。承乍濫觴之可測。俄駭浪之時興。合洛沫之羣流。迴環西蜀。過荆門之萬壑。控引東陵。疏九派於尋陽。洪濤畢匯。指一帆於夏渚。巨艇遙乘。若夫導漾之文。亦與導江相類。流經襄雍之間。源有東西之異。名同天漢。疑靈脈之遙通。歌聽滄浪。悟濯纓之有自。漢儒釋彭蠡之義。合南北中江而成三。禹貢志蟠冢之名。配江

淮河水而爲四。於焉滔滔下注。脈絡攸分。浩浩爭趨。會歸有在。向夏口而合流。指海門而下逮。晴川樹外。乍合雙虹。大別山前。遙凝孤黛。作壯觀於維荆。佐神功于厚載。非同涇渭之入。清濁懸殊。赤如河泆之交。源流相配。繫二川之浩漭。赴巨海之渺瀰。儼辰居而星拱。若形動而影隨。注焉不盈。混水天而如一。虛而善受。應潮汐以不移。納百谷而常尊。自具廓如之量。合雙流而畢赴。羣歌沔彼之詩。徒見夫澄波朗澈。激溜潺湲。從三澨以東流。遙趨貝闕。自九江而南望。似拱神山。春朝夏宗。百川祇承乎海若。江永漢廣。四瀆原視乎侯班。惟大瀛翁受之宏。細流不擇。故羣神懷柔之應。奔赴無艱。而要惟神禹。功存利濟。績懋隨刊。乘楫櫂而力瘁。籌疏淪而心殫。表南紀之封圻。具區雲夢。定衡陽之貢賦。礪砥砮丹。此紀滌源之功。錫圭首推夏后。而辯川浸之目。職方猶載周官也。我皇上德洽四瀛。惠孚九服。人經鞮譯。測海水而來同。量擬滄溟。納勺涓而並蓄。柔遠而黼鷁入貢。共欣六字傾心。搜才而棟幹咸登。奚止十年樹木。聽農歌於江左。省方則萬戶桑麻。拂柳色於漢南。轉漕則千帆鱸舳。治臻無間。長希妣氏之蹤。波紀不揚。永嚮箕疇之福。

## 頌

聖母皇太后七十萬壽頌謹序

臣聞之。左傳慈者。禮記德之基也。易福者備也。禮記百順之名也。禮記聖人治天下。孟子始于事親。孝經

德盛而教尊。禮記禮樂明備。禮記故得萬國之歡心。孝經孝以事親。孝經綏以多福。詩壽考萬年。詩吉孰

大焉。左傳惟稽古。書周之有懿德也。左傳時維姜嫄。詩爰及姜女。詩太姒嗣徽音。詩咸有一德。書垂裕後

昆。書美矣盛矣。禮記惟清緝熙。詩

世德作求。詩宣重光。書皇則受之。書兢兢業業。書所其無逸。書庶政惟和。書萬國咸寧。易自生民以來。孟

子盛德大業。易於斯爲盛。論語臣聞之。孟子立愛自親始。禮記愛敬盡于事親。孝經而民是則之。左傳是

以天下和平。孝經光被四表。書無遠弗届。書其所因者本也。孝經聖人在上。左傳順乎親有道。禮記先意

承志。禮記夙夜匪懈。詩質明。儀禮至于寢門外。禮記而請安。左傳穆穆肅肅。爾雅靡靡優優。爾雅愉愉如

也。論語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禮記問所欲而敬進之。禮記皇帝清問下民。書時邁其邦。詩安車。周禮重

翟。周禮必敬視之。禮記而敬扶持之。禮記慈和徧服。左傳慶賜遂行。禮記俾萬姓咸曰。書皇建其有極。書

以孝治天下。孝經大之至也。左傳二十有六年。春秋冬十有一月。春秋己未。春秋萬壽無疆。詩率土之濱。

詩無不欣說。禮記是歲也。左傳正月之吉。周禮日月之行。書如圭如璧。詩以會天位。周禮水火金木土。書

纍纍乎端如貫珠。禮記太史謁之天子曰。禮記天垂象。易曰休徵。詩天之所啓。左傳以介景福。詩大有慶

也。易中冬。周禮天子帥三公九卿大夫。禮記擇吉日。禮記式昭德音。左傳

恭作肅。書德之本也。易德言盛禮言恭。易恭而安。論語天之道也。禮記謂之懿德。左傳德之盛也。易含章

可貞。易以懿文德。易是以自天祐之。易吉大來也。易禮儀既備。詩執爵于太寢。禮記習舞。禮記必躬親之。

禮記重巽以申命。易大賚于四海。書命祀山林川澤。禮記羣神羣祀。左傳養老。禮記舉賢才。論語省刑罰。

孟子出輕繫。禮記賞公卿大夫于朝。禮記澤潤生民。書樂以天下。孟子至矣哉。易徽柔懿恭。書含萬物而

化光。易天子之孝。孝經光于四海。孝經自今以始。詩壽考維祺。儀禮乃承敘萬年。書受天之慶。儀禮非至

德其孰能如此乎。禮記敢再拜稽首。左傳而作詩曰。左傳至哉坤元。易悠久無疆。禮記純德孔明。禮記則

篤其慶。詩恭儉莊敬。禮記愉豫愷康。爾雅以祉元吉。易降之百祥。易其一。

令德憲憲。詩倪天之妹。詩長發其祥。詩本支百世。詩惟皇作極。書大孝不匱。禮記乃位乎天德。易而天下

治。書其二。

味爽而朝。禮記肅肅雍雍。禮記問衣燠寒。禮記必有婉容。禮記冬溫而夏清。禮記令德孝恭。書以天下養。

孟子萬福攸同。詩其三。

宣慈惠和。左傳照臨下土。詩惠此京師。詩以穀我士女。詩親舉玉趾。左傳以祈甘雨。詩歲則大熟。書有稷

有黍。詩其四。

中春詔后。周禮親東鄉躬桑。禮記分繭稱絲。禮記以爲黼黻文章。禮記雝雝在宮。詩臨之以莊。論語恭儉

惟德。書萬民所望。詩其五。

觀民設教。易天子巡守。禮記爲帷宮設旌門。周禮亦右文母。詩萬邦黎獻。書拜手稽首。書惟曰欲至于萬年。書以介眉壽。詩其六。

析支渠搜。書我武惟揚。書來獻其琛。詩有圭璧金璋。禮記推而放諸西海。禮記莫敢不來王。詩四方來賀。詩降福無疆。詩其七。

正月上日。書履端于始。左傳日月星辰。禮記協用五紀。書卜云其吉。詩介以繁祉。詩身其康強。書令聞不已。詩其八。

日在北陸。左傳律中黃鐘。禮記在璇璣玉衡。書以正仲冬。書冬爲安寧。爾雅上下和同。禮記眉壽萬年。儀禮福祿來崇。詩其九。

令月吉辰。儀禮備物典策。左傳溫溫其恭。詩好是懿德。詩宣昭義問。詩下土之式。詩大孝尊親。禮記孝思維則。詩其十。

芄芄棫樸。詩以薪以蒸。詩旁求俊乂。書以其彙征。易番番黃髮。書其在朝廷。禮記乃審厥象。書三壽作朋。詩其十一。

京師之野。詩周道如砥。詩羣黎百姓。詩百辟卿士。詩乃賡載歌曰。書純嘏爾常矣。詩萬有千歲。詩是以有慶矣。詩其十二。



大君有命。易其出如綸。禮記行慶施惠。禮記降德于衆兆民。禮記懷柔百神。詩宜民宜人。詩永錫爾類。詩

怡懌悅欣。爾雅其十三。

溥天之下。詩小大稽首。詩式歌且舞。詩以介眉壽。詩如日月之照臨。書悠遠則博厚。禮記於萬斯年。詩克

昌厥後。詩其十四。

萬壽頌

謹序

臣聞神禹之演疇。壽先五福。成周之肆雅。祝取九如。日升月恆。道有常而可久。春溫秋肅。歲以衍而彌增。丹書傳敬義之箴。其量百世。梓材告和懌之用。欲至萬年。純嘏爾常。式集駢蕃之祉。至誠無息。允協悠久之徵。欽惟我皇上。文武聖神。純粹中正。法天行之至健。承祖烈之重光。歲月日時。在璣衡以齊政。作訛成易。揮縑瑟以阜財。一日萬幾之克勤。有嚴有翼。六府三事之允治。惟修惟和。土堦茅茨。崇古皇之克儉。祈寒暑雨。軫兆姓之其咨。飭官方則曰清。曰慎。曰勤。錄人才則有猷。有守。軒鏡之懸常朗。妍媸莫遁其形。玉衡之握無私。輕重悉如其分。金隄順軌。底績邁乎宣房。木鳳銜書。和氣宣於嘉石。天幃地載。道已契乎奉三。右徵左宮。氣真協乎吹萬。肅兩郊之盟薦。蒼壁黃琮。展太室之明禋。雞彝龍勺。上辛祈穀。不愆啓蟄之期。吉亥親耕。共拜康年之賜。方社則土分五色。聿薦馨香。成均則禮肅二丁。載頒篚簋。溯豳岐之剏造。展祀陪都。紹堂構之燕貽。告成原廟。至誠所感。必躬必親。萬福攸同。如幾如式。若乃璇闈星拱。尊極寰

中玉冊霞明。養隆天下。捧椒觴而上壽。敷天之愛。日呈暉。掖鳳輦以徐行。大地之慈雲普蔭。翻梵文之祕藏。智果長春。寫金字之真經。福田無量。永錫爾類。丕宣愷悌之功。時邁其邦。同上延洪之祝。加以聖由天授。敬乃日躋。包六藝而鉤元。貫三才而共轂。闡河洛先天之祕。允執其中。契羲軒宰世之原。克明其德。經筵發論。探赤水以得珠。史鑑製評。然燭龍而照夜。殷盤夏訓。詞吐爲經。孔思周情。文成有法。大宮細徵。括風雅頌之全。茹古含今。超唐宋元之作。運腕極臨池之妙。龍鳳盤拏。會心得寫物之工。雲煙縹緲。翠珉勒就。百僚奉爲奇珍。綈錦裝成。三殿傳爲祕寶。文思旣洽。武德丕昭。殿前獻頡利之俘。渭上起呼韓之邸。刻和闐之寶甕。陳向彤廷。受大宛之名駒。牽來上苑。收三十六國之封豨。列戊己而開屯。拓二萬餘里之廣輪。命義和而揆日。九山九澤。德不距乎祇台。四極四和。量總包乎在宥。一人有慶。展也大成。萬國咸寧。巍乎盛烈。洵生民以來未有。而自天之祐以申也。迺者歲在上章。月惟南呂。紀金穰之上瑞。物始由庚。慶穡事之成功。秋當平秩。計膺圖之歲。逾三十而五居其中。溯誕聖之初。周六旬而數將復始。近中秋之三五。謙而不盈。驗瑞莢之十三。滋而益長。虹流昂貫。長生應首出之符。璧合珠聯。上元啓昇平之運。冒萌於卯。海宇之丕冒無疆。悉新於辛。聖德之日新不已。以實心行實政。陋封禪之七十二君。惟大德享大年。擬天皇之萬八千歲。迺以元日之吉。大宴在廷。三巡之湛露方灑。六出之瑞霰旋降。敷滂洋之闡澤。宣寬大之詔書。藏富於民。譽髦斯士。益下勿問元吉。大賚而除稔積之征。鼎養是以大亨。闢門而進詩書之彥。擊壤

而歌帝力。鑿井耕田。拔茅而集天衢。承筐鼓瑟。周官之興三物。何以尙茲。漢詔之賜半租。方斯蔑矣。仲春  
諏日。法駕啓行。親謁山陵。聿懷謨烈。瞻羹牆而永慕。謂篤不忘。撫雨露之既濡。不承無斃。遂移星罕。載幸  
天津。淀合東西。一輪圓鏡。漕分南北。兩岸長虹。慶川后之懷柔。式崇廟貌。嘉畿民之敦樸。屢布綸音。黃小  
丁中。登春臺而胥樂。比閭里。鄩。廣夏。諺之以休。於焉槐棘。臣鄰蕃宣。岳牧或列。班聯於臺省。或安作息於  
閭閻。競效謳歌。願將芹曝。皇上謙撝。自挹孝治益光。方物聯情。禁庶僚之進奉。經壇祝嘏。戒薄海之繁文。  
崇徽號於慈寧。敬竦八句之篤慶。承鴻庥於長樂。廣推來歲之恩膏。道大難名。真在義黃之上。功高不宰。  
羣游亭育之中。循花甲以方周。肇啓億兆京垓之算。祝椿齡之長茂。莫竟祿位名壽之崇。臣智昧扣槃。才  
慚測管。西清侍直。叨教養以廿年。北斗陳觴。效鋪揚於三頌。敬拜手稽首而作頌曰。維天祐聖。長發其祥。  
六字率俾。五位當陽。璇樞在握。玉燭垂光。慶以善積。福因德昌。莊敬日強。幾康時敕。奉三以治。建五有極。  
惟精惟一。有孝有德。動與天合。言爲世則。日昃忘食。夜分求衣。允執一中。其勤萬幾。提綱挈領。謹小慎微。  
量包無外。明燭靡遺。昭事上穹。祇承列聖。繼志述事。盡性至命。八方在宥。四時爲柄。率祖攸行。受天之慶。  
文經武緯。內安外攘。析支丕斂。氏羌來王。占星柳穀。步地亥章。以守兼勦。其道大光。粵歲在庚。正秋惟仲。  
西成稼同。南呂律中。靈貺川增。歡聲雷動。有開必先。奇祥來送。孟陬獻歲。錫宴廷臣。開泰始吉。重巽以申。  
賜租免賦。劬農勸民。俱遊化日。同戴陽春。鄉會重開。俊造畢集。文思光被。德廣所及。巡行郊甸。省耕原隰。

春臺熙熙。東風習習。恭儉惟德。敦樸爲先。貢琛是却。進表勿宣。慈闈展孝。介祉永綿。敬舉大慶。以待來年。惟睿作聖。惟謙受益。四方來賀。一人有懌。近自三輔。遠洽重譯。士抃於朝。民歌於陌。甲子六十。造自軒轅。萬有千歲。如環無端。至人建極。乾隆紀元。元會遞演。隸首莫殫。乾生坤成。咸速恆久。旣受多祉。克昌厥後。宣尼有言。曰仁者壽。小臣作頌。拜手稽首。

聖駕巡幸天津頌

謹序

臣聞。放勳刻玉之年。游河紀瑞。文命錫圭之日。首冀施功。時邁其邦。哀對者先於畿甸。徧爲爾德。丕冒者及於海隅。是訓是行。而近天子光。一游一豫。而爲諸侯度。觀無非事。式昭巡守之經。動惟厥時。斯致頌聲之作。欽惟我皇上。仁孚九有。惠洽四瀛。柔遠能邇。而觀厥成。府修事和。而所無逸。曩者巡吳越。度江淮。閱浙海之齋淪。議柴塘之興築。察黃運之形勢。審湖河之滌宣。不辭撻櫟之勤。永奏乂安之績。維時赤縣。屢望青旂。父老陳華祝之詞。黎庶愜嵩呼之願。獨津門之要郡。爲輦路之未經。展義之典。猶稽望幸之忱。彌摯夫其星分箕斗。地錯長蘆。前引清滄。後連通潞。拱神京而作臂。扼運口而爲喉。昔建衛而開屯。久稱重鎮。今建郡而比輔。式啓營田。上腴滋華實之毛。沃野辯墳壚之色。海濱廣斥。通鹽筴于青齊。水道灌輸。寫尾閭于渤碣。飛帆轉粟。近接遼陽。巨浪乘風。遙通江表。南北漕之脈絡。適會其衝。東西淀之停瀦。獨承其委。稽禹貢則徒駭鬲津之派。厥由逆河以同歸。攷職方則溱沔涑易之川。咸自直沽而下達。四封繁庶。集

河北之舟車。萬派朝宗。實京東之鎖鑰。湖六巡之盛軌。祖德長留。跋九重之惠臨。民情倍切。乃者歲籥臨於疆圉。月律中乎夾鐘。占星則節過春分。省畊則人歌夏諺。八神案衛。扶玉軼以雲行。萬乘首途。建金支而霞起。翔赤螭于聖水。迓青虬于酈亭。紫泉之溜凝甘。白溝之河漲綠。路通趙北。界銀漢于中央。波暖燕南。垂□宛于一帶。天子乃御安福之舫。出廣惠之橋。循玉帶之縈泗。泝中亭之屈曲。淀名掘鯉。鏡面晨揩。河號牝牛。縠紋春皺。聽濤聲于苑口。塘灤溯承矩之遺。落帆影于蘇橋。沿襲證眉山之集。揚芬港上。綠徧垂楊。格淀隄旁。青迴芳艸。于是移星罕。駐天津。行殿花明。三春綺簇。周廬晨啓。七萃雲屯。塵肆鱗分。經三條之廣陌。眈畦罌列。環萬頃之平疇。合葭屋以臚歡。仰楓宸而飢德。天之大也。就如日而瞻如雲。民胥樂兮。鑿乎鼓而軒乎舞。由是霓旌細轉。芝蓋晴飛。載出郭門。言臨海上。三山玉峙。而如觀。萬里碧澄。而不波。五插之啓閉以時。節宣有序。衆流之會歸斯在。翕受無私。慶賜彥行。絲綸疊下。減經行之賦額。穗結家增。除闔郡之正供。倉箱戶積。鹽引則寬其期會。熬波盈猗頓之家。民述則免其催科。擊壤識伊祁之力。錫朱提于衛士。增月給于烝徒。益下之道大光。入疆之慶具舉。以至建牙大吏。數奉咨詢。守土諸臣。咸承轉對。優加品秩。嘉趨事之勤。湔滌瑕疵。示包蒙之度。賜帛賜肉。尙齒而禮高年。采藻采芹。增額而升秀士。園扉艸長。吹寒谷而生春。嘉石霜溫。潤枯菱而滋液。凡茲蠕動。蛸飛之族。盡入和風甘雨之中。民氣大和。神庥不應。效懷柔于海若。題榜而光燭奎文。崇報饗于淀神。立廟而誠通胎壘。詠來遊于雅什。純嘏爾常。紀同

律于虞書。安民則惠。于時湛恩洽。鑾輅迴。鼓車引而莒葉繁。旌權歌興而杏花拂。艦風微遠岸。帆移丁字之沽。柳映長隄。波定筐兒之港。紅門朝啓。流新綠于鳳河。翠蓋遙臨。試合圍于需旅。遂旋清蹕。祇覲璇宮。時甫浹乎兩旬。惠已周乎萬彙。天惟行健。承皇祖之貽謀。帝有恩言。慰下民之仰望。天子所至。稱幸戴德。眞溢于邦畿。王者之舉必書。紀盛宜鐫于金石。臣起家獻賦。備職記言。際右序之昌期。仰省方之茂典。清風肆好。慚無吉甫之篇。方岳四巡。敢擬崔駰之頌。其詞曰。

若稽古皇。觀民設教。四載爰乘。九水是導。我皇之德。地載天幃。全付六字。旣宅四隩。體元之長。育物以仁。遠至邇安。敬天勤民。惟三十二載。丁亥之春。詔下三輔。式舉時巡。滄瀛之東。衆水所會。注之渤海。廣大無外。百川嘯噏。六氣沆瀣。雲夢可吞。具區何隘。九十九澗。七十二沽。潮白南注。漳衛北趨。桑乾拒馬。涿易薊洶。北條之水。茲焉委輸。析木之津。上應天漢。曰三會口。水土豐衍。四民輻輳。百貨充羨。古立鎮屯。今建郡縣。我皇在御。曾莅虹旂。皇繩厥武。令辰是涓。法從雷動。屬車星駢。巽命爰申。敦樸爲先。乃臨清淀。一碧千頃。自西而東。引綱挈領。子牙之河。異流同騁。虹隄隔之。宜分勿併。乃閱海河。五插相承。時其蓄洩。歲以豐登。乃觀滄溟。洪濤不興。澄波珠映。瑞氣雲蒸。水利旣成。水患以去。昔也沮洳。今也沃土。鹽鹺之饒。匪煎匪鬻。灑沙積雪。三倍云取。大君有命。藏富于民。車駕所過。賜復惟均。異糧優老。挾纊勞軍。肆眚宥罪。與民更新。岳牧守令。加秩承眷。博士弟子。增額示勸。興禮壬林。神人幽贊。德廣所及。三五同貫。帝庸作歌。玉振金

聲。文成訓誥。言爲箴銘。堯民耕鑿。禹甸平成。河海清晏。億萬千齡。

### 奏摺

#### 翰林院謝賜淳化閣帖摺

欽惟皇上。治煥堯文。學探羲畫。闡圖書之祕奧。理統其宗。究篆籀之源流。藝通乎道。芝英薤葉。淳古溯斯。邈之遺。鐵畫銀鉤。臨摹遍鍾王之迹。妙兼八體。波啄悉中準繩。帖寶三希。摹勒不差苗髮。復以法書之刻。彙於淳化之初。冊府流傳。藝林珍祕。金壺浮瀋。刊在潭絳鼎汝之先。銀錠成紋。備有章艸真行之體。自嘉祐以後。兩府之頒賚已稀。若大觀重摹。十卷之全神沒失。唯畢士安之賜本。爲蘇子容之家藏。紙墨無雙。品題第一。久列石渠之寶笈。申命東觀之詞臣。編次裝池。鉤摹上石。乃因王侍書之排類。踳駁良多。重以劉次莊之釋文。沿譌滋甚。元章長容。議論或刻而未公。樓鑰姜夔。攷證縱勤而鮮當。參伍旣臚。衆說折衷。爰定一人。證史傳而爵里具詳。按時代而後先攸序。登禹書于簡首。功泝辛壬。列頡篆于卷端。文徵戊己。道隆萬世。魯司寇不繫以官。臣無貳心。魏太傅必正其實。辯永師之遺蹟。詎宜溷于右軍。認李監之題碑。何乃目爲秦相。褒貶寓春秋之旨。論世可以知人。次第易甲乙之籤。訂譌斯能存是。發凡起例。體裁壹稟。皇言沿波討源。題識竝歸聖藻。于焉鑄之翠墨。不徒誇夾雪之奇。搨以溪藤。洵已冠銘心之品。龍跳虎臥。

結體則肥瘦適中。豕亥烏焉。攷文則偏旁無誤。做文軒而砌石。如啓羣玉之山。染御翰以摛詞。真挹帝鴻之海。儲藏三殿。鐵網咸得珊瑚。班賞百僚。斗室儼懸虹月。猶念天祿校書之地。玉署儲材。成均選士之林。金臺首善。竝頌琅琬。俾作楷模。捧出彤墀。垂露連珠之字。裝開錦匣。折釵屋漏之痕。瞻星漢之爲章。如游瀛島。添壁門之嘉話。不數鴻都。臣等法昧撥鐙。技嗤縈蚓。開函盥手。頌至化之還淳。珥筆論思。欣湛恩之偏渥。用心正則筆正。願砥礪夫同官。觀天文與人文。庶化成乎多士。臣等無任感激榮幸之至。



此页空白

# 潛研堂文集卷二

論

春秋論

春秋褒善貶惡之書也。其褒貶柰何。直書其事。使人之善惡無所隱而已矣。曰崩。曰薨。曰卒。曰死。以其位爲之等。春秋之例。書崩。書薨。書卒。而不書死。死者。庶人之稱。庶人不得見於史。故未有書死者。此古今史家之通例。非褒貶之所在。聖人不能以意改之也。魯之桓公宣公。皆與聞乎弑者也。其生也。書公。其死也。書薨。無異詞。文姜。淫而與聞乎弑者也。其生也。書夫人。其死也。亦書薨。書小君。無異辭。書薨者。內諸侯與小君之例也。非褒之也。春秋不奪之也。然猶可曰。此爲君諱爾。公子遂之弑其君之子。季孫意如之逐君。皆大惡也。其死也。亦書卒。無異辭。書卒者。內大夫之例也。非褒之也。春秋不奪之也。然猶可曰。此爲宗國諱爾。吳楚僭王之君也。鄭伯寤生。射王中肩者也。宋公鮑。與聞乎弑者也。其生也。書爵。其死也。書卒。皆無異辭。書卒者。外諸侯之例也。非褒之也。春秋亦不奪之也。弑逆之罪大矣。以庶人之例。斥之曰死。可乎。曰不可。是諸人者。論其罪。當肆諸市朝。僅僅夷諸庶人。不足以蔽其辜。論其位。則彼固諸侯也。大夫也。夫人

也。未嘗一日降爲庶人。而我以庶人書之。非其實矣。紀其實於春秋。俾其惡不沒於後世。是之謂褒貶之正也。後之學春秋者。乃有書死之例。其說本於檀弓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史家未有書君子之死曰終者。而獨書小人之死。吾不知其何義也。古書未有以死爲貶詞者。以舜之聖。而尙書曰。陟方乃死。死果不美之名乎。孔子曰。子死於道路乎。又曰。子殆將死也。孔子宥以小人自居乎。死而不朽。謂之令終。尙書謂之考終命。否則徒死而已。檀弓之言。與曾子啓手足之意相近。非爲紀事者言之也。顏子大賢也。而論語書之曰死。且屢書不一書。莊子老氏之徒也。而其書有曰老聃死。皆非貶詞也。褒善貶惡之義。莫備於春秋。謂春秋之法。有所未備。而以意補之。豈後儒之識。能加孔子之上乎哉。或曰。先儒所重者。善善惡惡之大義。自我作古。不必因乎春秋。曰。人之善惡。固未易知。論人亦復不易。班固以上中下九等品。古今人後世。猶且嗤之。況以死與卒二者。定君子小人之別。其權衡輕重。果無一之或爽乎。揚雄之仕於莽。於去就固不無可議。然方之劉歆甄豐之徒。何如。方之莽操懿裕之徒。又何如。有王者起。而定其罪。輕重必有別矣。操懿尙不能概以死書之。何獨責於雄哉。後漢之名臣。曾仕莽者不少。執此例而充類至盡。史之得書卒者少矣。有書有不書。是爲同罪而異罰。後人求其說不得。則上下其手。壹以法吏舞文之術行之。此又非作者之意也。稽之於古。書死未足爲貶詞。卽以其例求之。則子奪之際。殊未得其平。而適以啓後人之爭端。故曰。明乎春秋之例。可與言史矣。

春秋論二

昔唐吳兢撰天后本紀。次高宗下。而沈既濟非之。以爲當合於中宗紀。且引春秋書公在乾侯之例。請每歲書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紀稱中宗。而事述太后。所以正名而尊王室也。當時議竟不行。至紫陽綱目出。始采其說。每歲首書帝所在。又嫌於用武氏紀元。乃虛引嗣聖年號。自二年訖二十一年。至神龍反正而止。於是唐無君而有君。中宗無年號而有年號。後儒推衍其例。以夏少康始生之歲爲元歲。而夏之統不中絕。又有議引漢孺子嬰居攝之號。而黜王莽紀元。以存劉氏之統者。此亦極筆削之苦心。而稱補天之妙手矣。謂如此而合於春秋之指。則愚竊未敢以爲然也。魯昭公之出也。魯未嘗立君。魯之臣民猶君之也。若齊若晉。猶以諸侯之禮待之也。昭雖失國。而未失位。故生稱公。葬稱我君。自二十六年至三十二年。皆昭在位之年也。非春秋強加之也。昭之喪。至自乾侯。而嗣君始卽位於柩前。明乎魯人猶公之也。公之號未替。故春秋據實而書之。非已降而虛尊之也。昭公之在外者七年。而歲首書公在者三。其始居於鄆。鄆本魯地。則猶在國也。故不曰公在鄆也。乾侯非魯地。則謹而書之。猶襄公二十七年。書公在楚也。此亦方策之例。非春秋之特筆也。唐之中宗。尊號已去。此山陽公陳留王之類也。武氏篡奪已成。其紀元也。猶晉秦始皇永初之類也。沈氏欲以春秋昭公之事例之。是不然矣。或曰。武氏雖篡。唐之臣民未嘗忘唐也。緣臣子之心而書之。奚爲不可。曰。漢之亡。其臣民亦未忘漢也。今有編漢魏之年者。改黃初二年爲

建安二十六年。歲首書曰。帝在山陽邸。以爲緣故臣之心。而書之。可乎。不可乎。頃在京師。優人有演南陽樂傳奇者。諸葛武侯臥病五丈原。天帝遣華佗治之。病卽已。無何遂平。魏吳誅其君。及司馬氏父子。觀者莫不拊掌稱快。唐中宗嗣聖紀元之有二十一年。此南陽樂之類也。或曰。晉之東也。河西張氏。稱建興者。至四十餘年。唐之亡也。河東鳳翔。稱天祐者。二十年。古之人。固有虛稱年號。而無其實者矣。曰。史者。紀實之書也。當時稱之。吾從而奪之。非實也。當時無之。吾強而名之。亦非實也。建興。天祐之君已亡。其紀年已替。然一方固猶稱之矣。河西之人。知有建興。不知有建武。太興也。河東鳳翔之人。知有天祐。不知有開平。貞明也。敍一國之事。用其本國之元。自古良史之法。固如此。嗣聖紀元。止一年耳。自二年以至二十一年。皆後人強名之。而非其實也。非史法也。自古以攘奪而立國者多矣。幸而統一寰宇。則不得不純以天子之制予之。要其篡奪之惡。自不可揜。不係乎年號之大書與否也。若云。緡其年號以貶之。則書其年號者。卽爲褒之也。如晉如隋。又何褒焉。武氏之惡極矣。後世小夫婦人。無不醜之。不待緡其紀元。而後亂臣賊子懼也。紀嗣聖之年。不能不紀武氏之篡。唐祚之中絕。非後人之筆得而存之也。審矣。彼中宗者。以嫡嗣而承大統。不能防閑其母。使國祚移於外家。此唐之罪人也。論春秋之義。當在貶斥之例。唐之臣子。不得已而以中興稱之。後之論世者。無故而虛加以尊號者。廿年。是亦不可以已乎。旣濟唐臣。惡周之廟。唐而爲中宗諱。尙爲有說。後儒遂以爲春秋之例如此。是誣經也。

昔孔子告曾子一以貫之道。後世尊之。以曾氏爲得孔子之傳。禮記大學一篇。漢唐諸儒。皆不詳何人所作。朱子疑其出自曾氏。第於古無所攷。學者猶疑信參半。然予讀大學書。與忠恕一以貫之之旨。何其若合符節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又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又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答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古之治天下國家者。未有不先治其身者也。身之不治。而求治於民。所謂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者也。非忠恕之道也。天子以至庶人。其分不同。而各有其身。卽各致其修身之功。故不曰治天下。而曰明明德於天下。德者。人之所同有也。以一人治天下。不若使天下各自治其身。故曰。與國人交。天子之視庶人。猶友朋也。忠恕之至也。天子修其身於上。庶人修其身於下。不敢尊己而卑人。不敢責人而寬己。不以己之所難者強諸人。不以己之所惡者加諸人。夫然。故施之於家。而親愛。賤惡。畏敬。哀矜。赦惰。無辟也。施之於國。與天下。而上下前後左右無拂也。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一人之身。盡天下之情。絜矩之道。卽修身之道也。由身推之。而至於家。由家推之。而至於國。由國推之。而至於天下。吾道一以貫之而已矣。忠恕而已矣。大學之功。始於致知格物。物有本末。格物者。格此物也。致知者。知本之謂也。自忠恕之道不講。而治與道分。本亂而求末之治。所由與唐虞

三代之治異矣。

大學論下

大學論平天下。至於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帝王之能事畢矣。然而所好之不可不慎也。民之所好者利。而上亦好之。則必至奪民之利。利聚於上。而悖出之患隨之矣。夫利之爲言。賴也。上下所賴以用者。惟財。而財之源出於土。有人而土可治。土治而出賦稅以奉上。財用於是乎不竭。有小人者。翫爲理財之說。謂可不加賦而國用足也。於是陰避加賦之名。陽行剝下之計。山海關市之利。籠於有司。日增月益。曰。吾取諸商賈。非取諸民也。然商亦四民之一。上之取於商者。逾多。則貨益昂。而民之得貨益艱。商未病而民已病矣。又翫爲節用之說。謂吏俸可減也。簿書期會之間。小有違失。可奪其俸。以示儆也。大吏無以自給。則取之小吏。小吏無以自給。則仍取之民。雖不加賦。較之加賦。殆有甚焉。大學一篇。極言以利爲利之害。初無一言及於理財。朱文公釋此章之意云。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正謂同好惡之君子。常好仁而不可好利耳。天下之財。自足供天下之用。財者天之所生。上與下共之者也。上不多取於下。則下不覬覦於上。上下各安其欲。而無自利之心。吏不貪殘。國無姦盜。此久安長治。至易至簡之道也。聖人豈有它謬巧哉。

蘇子瞻曰。當堯之時。皋陶爲士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嚴。而樂堯用刑之寬。此非堯與皋陶之言也。蘇氏以意度之。而後人多稱之。甚矣。蘇氏之失言也。記曰。刑者側也。側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夫所謂盡心焉者。準乎情。酌乎理。而斷之以法。審之於用法之先。而持之於定法之後。殺之法當殺也。非有司所得而殺也。宥之法當宥也。非天子所得而宥也。天子以三尺法付之士師。而士師卽奉斯法以從事。一出一入。民之生殺繫焉。法當殺而故出之。是之謂縱。法當宥而故入之。是之謂濫。天子之不可以縱殺也。夫人而知之矣。且以堯之聖。而舉皋陶以爲士師。非以其用法之公而當乎。如其公而當也。皋陶曰。殺之。堯亦曰。殺之。而天下不病堯之好殺。皋陶曰。宥之。堯亦曰。宥之。而堯亦不咎皋陶之好名。孟子不云乎。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王者之民。皞皞如也。若夫畏其臣而樂其君。此叔季之事。非至治之世所宜有也。古之稱執法者。莫如皋陶。皋陶而曰。殺之。必其法之不得宥者也。而堯乃飭法而宥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皋陶亦可辭士師而去矣。或曰。皋陶非不知其可以宥也。欲恩之出於上耳。夫恩出自上。非大公之治也。帝王之治天下。如天地然。春溫秋肅。造物不居其功。賞慶刑威。朝廷不矜其斷。惟無私而已矣。人有罪而殺之。可矜而宥之。皋陶之仁。卽堯之仁也。士師得其職。而天下無冤民。天子之仁。孰大於是。顧沾沾焉。侵有司之權。活數人之命。以市恩於天下。曾謂堯之聖而爲之哉。欲恩之出於己。而委怨於有司。是上賊下也。計恩之必出於上。而鍛鍊



周內以入人之罪。四海之大。其麗於法者多矣。天子雖甚聖神。安得人人而平反之。是下賊上也。上下之間。以術相欺。刑罰之不中。必自此始矣。故曰。此蘇氏之失言也。或曰。蘇氏之言。蓋有所本矣。記云。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宥然後制刑。非宥之三而何。曰。周禮有三宥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秋官司刺掌之矣。大司寇告獄成。其合於三宥者。三公與司寇先平斷之。而後稱王命以宥之耳。非有司欲殺之。而王特宥之也。若夫文王世子所云。公曰宥之。有司曰在辟者。乃公族有罪之法。固不可援以爲證也。

馮煖論

古之爲大臣者。公耳忘私。國耳忘家。君推誠以任下。臣盡力以報上。循乎理之所當然。而未嘗求餘地。以爲藏身之固。以故功名遂。而身益安。予讀戰國策。見馮煖爲孟嘗君謀三窟事。何其識之鄙而謬也。夫孟嘗君之於齊。有公族之親。有相之尊。不務治國愛民爲先。而徒招致任俠姦人。爲之食客。欲假其譎詐。要譽一時。以長享薛邑之奉。此其識量凡近。固難以古大臣之義責之。而士之能以古人自待者。亦安肯留門下幸舍。與雞鳴狗盜者比肩。然則煖之依附孟嘗君。而爲之謀三窟也。固無足怪。雖然。其所爲謀者。則已左也。夫相齊而不能自安。以讒謗之身。而守區區之薛。雖得民何益。秦齊之讎也。不容於齊。而求之秦。秦未信也。而齊之疑滋甚。傳曰。邑有先君之廟曰都。春秋以降。強臣之據大都而覆其家者。何可勝數。

曲沃晉之宗廟在焉。而欒氏以亡。吾未見立廟之可以存薛也。設有讒人交構其間。而聲其罪以責之。則市義之名。已非人臣之義。而貳於它國。罪且不容誅。或援大夫不得祖諸侯之禮。將以立廟爲僭。有是三者。孟嘗君且重得罪於齊。又安得以一日高枕而臥乎。大臣之道。禍福當置之度外。別無自全之策。仕而營三窟。未有能免者也。戰國之際。法網尙疎。故孟嘗君幸而得免。而後人以爲煖之力。豈不謬哉。

### 鼂錯論

漢文帝時。鼂錯上書。請以術數教皇太子。拜太子家令。太子家號錯爲智囊。及景帝卽位。錯益貴。用事。謀侵削諸侯。吳楚兵起。以誅錯爲名。錯竟要斬東市。烏呼。景帝可謂失刑矣。雖然。錯固有以教之也。古之人君。於其臣也。尊之信之。禮貌以待之。故臣不挾術以干君。君亦不忍徇利而棄臣。春秋以降。主益替。臣益驕。於是始有倡爲刑名之學。以救時之弊。以尊君而抑臣者。商鞅以之強秦。而卒以自亡。秦人用鞅之法。并天下。愈益任法。蒙恬李斯。皆將相久任事。秦以法誅之。若劓羊豕然。古之能尊其君。未有如秦者也。秦以胥吏僕隸待其臣。而臣於秦者。亦盡頑頓無恥。無有與上同休戚者。商鞅之法。不獨自亡。而終以亡秦矣。漢文寬仁待下。而鼂錯以刑名進。錯知帝不能盡用。因請以術數教太子。蓋知太子之猜忌。而投其所好也。天子在而自結太子。錯自此見輕於太子矣。吾聞以仁義治天下。未聞以術數治天下。以術數者。好殺而不信其臣者也。錯之對策。擬漢文以五帝。謂羣臣莫能及。而勉以躬親其事。蓋導其君以驕也。君驕

而侵臣之職。於是乎任法而不任臣。以臣爲不足任也。故殺之而不悔。此錯之所謂術數矣。錯之說不用於文。而用於景。錯欲傾諸大臣。而中之以法。而景帝乃卽以此術殺錯。何也。吳之反謀。非一日矣。帝之與錯謀吳。非一日矣。帝之所忌者惟吳。而錯欲因以謀楚趙諸國。則非帝本意也。帝方倚錯爲智囊。而錯謂非侵削諸侯。則天子不尊。而宗廟不安。帝之排衆議而任錯。將以制七國也。七國反。錯無以制之。帝知錯之不足任也。而誅錯之謀成矣。且錯之議曰。兵數百萬。獨屬羣臣。不可信。陛下不如自出臨兵。使錯居守。噫。漢之羣臣。舉不可信。錯獨可信乎。將兵者不可信。居守者又可信乎。使天子將不可信之臣以行。而天子亦安官留不可信之臣以守。此一議也。景帝固疑錯之有異志矣。不然。要斬極刑也。孥戮慘法也。果用爰盎之計。殺一錯。可以謝七國。何忍加以要斬。且并其父母妻子同產。盡置之重辟哉。錯謂羣臣不可信。故誅錯以安軍中諸將之心。此景帝之術數。卽錯所教也。禮有議貴議能之例。而法家細之。惡其法不立也。法在必行。錯所受申商之學如是。庸詎知適以自禍也。是故任刑之君。常至於亂國。任法之臣。常至於殺身。鞅斯慘礪。而秦速亡。蕭曹清靜。而漢後滅。錯之不幸見誅。漢之幸也。不然。以景帝之猜忌。而錯以刻深輔之。幾何其不爲亡秦之續矣。

何晏論

昔范甯之論王輔嗣何平叔也。以爲二人之罪。深於桀紂。晉書旣載其文。又以崇儒抑俗稱之。烏呼。甯之

論過矣。史家稱之抑又過矣。方典午之世。士大夫以清談爲經濟。以放達爲盛德。競事虛浮。不修方幅。在家則喪紀廢。在朝則公務廢。而甯爲此論。以箴砭當世。其意非不甚善。然以是咎嵇阮。可以是非王。何不可。史載平叔爲尙書。奏言善爲國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所習。所習正。則其身正。是故人君所與游。必擇正人。所觀覽。必察正象。放鄭聲而不聽。遠佞人而弗近。可自今以後。御幸式乾殿。及游豫後園。皆大臣侍從。因從容戲宴。兼省文書。詢謀政事。講論經義。爲後世法。予嘗讀其疏。以爲有大儒之風。使魏主能用斯言。可以長守位而無遷廢之禍。此豈徒尙清談者能知之。而能言之者乎。若夫勸曹爽。絀司馬懿。此平叔之忠於公室也。爽固庸才。不足與斷大事。不幸爲懿所害。魏之國是去矣。輔嗣位雖未顯。而見知於平叔尤深。當亦非塵以浮譽重者。甯奈何不攷其本末。而輒以膏粱傲誕。利口覆邦。詆二人者哉。自古以經訓顯門者。列於儒林。若輔嗣之易。平叔之論語。當時重之。更數千載不廢。方之漢儒。卽或有間。魏晉說經之家。未能或之先也。甯旣志崇儒雅。固宜尸而祝之。顧誣以罪深桀紂。吾見其蔑儒。未見其崇儒也。論者又以王何好老莊。非儒者之學。然二家之書具在。初未嘗援儒以入莊老。於儒乎何損。且平叔之言曰。鬻莊軀。放元虛。而不周於時變。若是其不足乎莊也。亦毋庸以罪平叔矣。陳壽之徒。徒以平叔與司馬宣王有隙。而輔嗣說易。與王肅父子異。晉武肅之外孫也。故傳記於二人。不無誣辭。而甯復倡爲大言以譏之。恐後人惑於其說。爰著論以駁其失焉。

梁武帝論

治國之道。如養生然。養生者不能保身之無病。而務求醫以藥之。治國者不能必政之無失。而務納諫以救之。是故血氣之強壯。非不可恃也。而諱疾而不慎者。身雖強。必夭。人民之富庶。非不可恃也。而拒諫而自矜者。國雖安。必亡。昔梁武帝以雄才。手定大業。在位四十餘年。修禮正樂。祥瑞畢臻。迹其生平。無大失德。而終於國破身亡。爲天下僂。史臣以爲老年委事權倖之故。夫權倖之臣。必乘人主之昏怠。淫侈始得售其姦。武帝博通經史。洞盡物情。不可云昏。三更理事。日昃就食。至於百司。莫不奏事。不可云怠。布衣阜帳。食無鮮腴。五十外便斷房室。不可云淫。與侈。且其時所稱權倖者。不過朱异耳。以言乎倖。既非閱籍之倫。以言乎權。亦非梁竇之亞。侯景之納降。出自帝意。而异特贊成之。故帝終不以是咎异。謂一异足以亡梁。非篤論也。然則梁何以遽亡。曰。梁之亡。亡於拒諫而自滿也。方勦業之始。沈范周徐。大都非骨鯁之彥。護前之失。休文已早識之。及臨御日久。舊臣彫落。以爲天下皆莫己若也。而惡人之讜言。讜言不至於前。則所用者皆容悅諂諛之徒。無有爲梁任事者。而梁之亡。形成矣。觀於賀琛之諫。非甚激切。而武帝口授主書。誚讓幾二千言。曰。貪殘。曰。姦猾。則詰其主名。曰。深刻。曰。煩費。則窮其條目。必使之謝過。不敢復有指斥。而後已。烏呼。武帝豈誠以長吏爲無一貪殘。百司爲無一深刻。朝廷無一妨民費財之事也哉。不過塗飾一時耳目。以籍諫者之口。謂可欺天下後世爾。且其言曰。我自除公宴。不食國家之食。多歷年稔。乃至

宮人亦不食國家之食。夫天下之財。止有此數。正賦之外。別有私蓄。要皆國家之物。帝與宮人。非能辟穀。豈有不食國家之食之理。以是推之。多見其僞而已矣。夫琛所陳四事者。雖中當時之弊。猶不至於亡也。病在自以爲是。而惡人之言。言事於人主之前。人情之至難也。引而進之。猶懼其弗言。責而怒之。誰復爲言者。以四海之大。百司之衆。無一人能爲朝廷直言。而國不亡者。未之有也。何也。正人者。朝廷之元氣也。無直言。則正人之氣不伸。而夸毘體柔之徒。進而用事。虛美熏心。實禍閉塞。識者知有土崩之漸。而宴然猶以爲金甌無缺也。當此之時。雖無侯景。亦不免於禍。何也。元氣衰。則百病皆得而殺之。不必癰疽之能殺其身也。雖然。以武帝之聰明才略。豈不知爲其身與其國計。特以自信太過。視諫諍之言。皆浮而不切於務。徒足以損己之名。故拒之甚力也。庸詎知禍之一至於斯哉。是故有天下而能保之者。必自納諫始。

### 王安石論

世稱王安石誤用周禮。而宋以亡。非也。安石曷嘗用周禮哉。記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經禮者。周官也。曲禮者。儀禮也。晉韓宣子觀易象與魯春秋。而知周禮之盡在魯。安石立經義法。廢儀禮。春秋不用。至詆聖人之經。爲斷爛朝報。而驅士大夫以習其所爲新經義者。其妄且誕如此。安知所謂周禮哉。所以尊周禮者。將以便其新法也。六官之中。大綱細目。無所不備。獨取泉府一官。以證其青苗市易之法。安石曷嘗用周禮哉。安石之入對也。勸神宗每事當以堯舜爲法。而譏唐太宗所爲。不盡合法度。可謂責難於君矣。及

觀其詩有云。今人未可輕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而其子雋遂亟稱鞅爲豪傑之士。夫鞅之所爲。三尺童子恥之。安石將以經術致君堯舜。而稱鞅不置。何爲乎。安石平生好爲大言欺當世。一旦得君。欲去舊臣及異己者。而惟其所欲爲。於是乎亟變法令。而以富強之說進。又以爲不託於聖人之法。則無以堅人主之信。而箝異己者之口。此卽商鞅之挾三術以鑽孝公者也。其託於用周禮者。安石之僞也。予嘗論安石之學。出於商鞅。而鞅之法專而一。安石之法繁而紛。則才已不逮。鞅自言其治之不如三代。而安石藉口講學。動必稱先王。以揜其言利之名。則鞅猶不若是之詐也。此所以敗壞決裂。不如鞅之尙有小效也。范純仁申中書狀。謂其捨堯舜知人安民之道。講五伯富國強兵之術。尙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蓋切中安石之病。後之人重其文辭。因欲末減其誤國之罪。如公議何。

洛蜀黨論

元祐之初。東坡在翰林。伊川在經筵。海內方拭目望其登進。伊川起自田間。資望尙淺。於經筵欲復坐講之制。儼以師道自居。固難久於其任矣。蘇與程雖志趣不同。亦斷無妒賢疾能之意。乃以枉死市叔孫通之誚。深恨切齒。而其徒朱光庭等羣起而攻之。當時溫申兩公初更新法。熙豐儉人屏居散地。窺伺釁隙。而光庭首擿東坡試館職策問。以謗訕先朝爲詞。此蔡卞章惇意中欲言。而未敢言者。而光庭首先及之。其心特欲爲師報怨。而紹述之禍。卽此一言啓之。卒之兩敗俱傷。并其師亦入於黨籍。而不復振。譬諸鄉

人有怨其鄰者。持火往爇之。而不虞燎原之燄。延及己之室廬祠宇。而靡有子遺也。光庭之無遠慮。未足深咎。盛德如伊川。何未聞出一言以阻之邪。明道以忤王安石見黜。乃言新法之行。吾輩激成之。豈可專咎安石。東坡之於伊川。不過口舌譏誚。在大度者。正可置之勿論。何遽視爲不解之仇也。明道尙寬於安石。而伊川不忍於東坡。毋乃量之未廣也乎。夫摭語言文字之失。陷人於罪。縱使幸而得逞。如吳處厚之於蔡確。猶爲士論所薄。況洛蜀之隙。其端至微。而光庭與賈易。首先攻蘇。以致朋黨之說。牢固而不可解。久之爲姦臣藉口。遂成一網打盡之局。詩云。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夫樹黨以攻蘇者。程氏門人爲之。蜀黨之名。亦賈易輩加之也。以誹謗爲罪。則必以紹述爲功。光庭輩不過借此名目。斬於必去蘇氏。非欲翻元祐之案。而其禍乃至如是之烈。吾讀李氏續通鑑長編。攷兩家交惡始末。未嘗不三歎息也。

### 張浚論

昔子路問夫子。以行三軍則誰與。而夫子答之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夫兵者凶器。故戰爲聖人之所慎。必有素定之謀。而後爲之。而必成。有其志而無其時。弗居其位可也。有其時而無其才。弗任其事可也。豈有託忠義之名。驅不教練之卒。任不素習之將。而僥倖於一試者哉。宋之張浚。志廣而才疎。多大言而少成事。迹其生平用兵。有敗無勝。此聖人所譏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而史家曲爲稱贊。至以諸葛武侯相況。何其擬之不於倫邪。武侯於隆中問答。已謂曹操難與爭鋒。欲收荊益。以爲根本。旣而卒如其言。及後



主之世。前後出師。鞠躬盡瘁。蓋審乎己之智謀。足以制敵。而不制於敵。卽未能一舉吞魏。亦必無失地蹙國之慮。故任其事而不辭耳。浚早年爲汪黃所引。專攻李綱。本非公論所與。逮苗劉之變。興師勤王。致位樞密。遂幡然以功名爲己任。其始欲經略關陝。意非不善也。乃有李彥仙而不能救。有曲端而不能用。富平一敗。五路盡失。不得已爲保蜀之計。旣而撒離喝入興元。又不能固守。俟其糧盡引退。覩然以收復論功。其進退無據。亦已甚矣。淮西之役。旣奪劉光世兵權。乃疑岳飛而不用。欲以輕躁喜事之呂祉。盡護諸將。酈瓊旣畔。資糧盡空。淮西之未失者。特其幸耳。隆興之初。金主新立。彼雖有釁。我實無謀。以垂暮之年。驅難御之將。傾國大舉。裁得兩縣。便卽潰敗。此豈有老謀勝算者哉。吾謂浚之無謀。不待潰敗之時知之。當其出師之始。而已知之。何也。古之克敵者。量力而進。如善博者。非勝弗投也。桓溫嘗滅蜀矣。劉裕嘗滅燕與秦矣。不聞請移蹕以壯其聲勢也。卽諸葛之北伐。亦何嘗請後主幸漢中哉。浚初經略陝西。則請幸武昌矣。其後用兵淮泗。則又請幸建康矣。武昌之議。幸而不用。建康之與臨安。均爲偏隅。浚旣志在恢復。而猶必假主威以作將士之勇。此其氣已怯。其號令必不嚴。固不待臨陳。而知其無能爲矣。彼特見澶淵之役。以天子自將成功。而不知眞宗全盛之時。思陵播越之後。事勢迴殊。彼方畏金如虎。而我欲借其虛名。以當孤注之擲。亦見其惑矣。靖康之恥。臣子一日不可忘。身爲大臣。自量無戡亂之才。毋寧避位。以俟能者。否則竭生民之膏脂。糜生民之血肉。有損於邦國。無益於君親。況乎建議移都。雖曰責難於君。實欲

分己之咎。此尤無策之甚者。未可以其負一時盛名。而隨聲附和也。

### 輪迴論

嗚呼。始爲輪迴之說者。誰乎。其欺天誣神。驅斯世而入于禽獸者乎。夫天地之生人。與生物同。而人獨靈于萬物者。以其有人倫也。五倫以孝爲先。人無愚不肖。未有不愛其父母者。以其身爲父母之身也。故終其身而不敢忘父母。自有輪迴之說。而有今生之身。有前生之身。又有前乎前生之身。推之至于無可窮。皆卽我之身。卽各有父母。身死之後。又有來生之身。又有後乎來生之身。亦推之至于無可窮。亦卽我之身。而又各有父母。於是乎視父母如路人。不以爲恩。而轉以爲累。必出家學佛。而後可免于輪迴之苦。此其惑人。計甚狡而言甚巧矣。而人之習其教者。昧其可孝可弟之心。甘爲不孝不弟之事。靡然從之。千有餘年而不悟。可不爲大哀乎。夫生死者。人之常。猶草木之春榮秋落也。形神合而有身。若色香合而爲花。未聞花落而香留。安得身亡而神在。自衆庶搏生。方士以長生誘之。久而不驗。釋氏後入中國。乃謬悠其詞。以爲形有去來。神無生滅。不受吾法。卽墮輪迴之苦。驟聽之。似亦導人爲善。而不知其教人以不孝不弟之爲禍烈也。或曰。神氣歸于天。形魄歸於地。形與神既非一物。則神亦可不滅。曰。始死之際。魂魄相離。雖有升降之殊。終無久而不散者。先王知鬼神之情狀。故制祭祀之禮。使有所歸。而不爲厲。承祭者必其子孫。子孫與祖父氣相嬪也。非其族弗祭。氣不屬也。若如釋氏所言。昔爲張甲之父。今爲李乙之子。風馬

牛不相及矣。何以祭爲。易傳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禍福皆人所召，而作不善者，禍及其身，甚則及其子孫，感應之理，昭然可信也。今其言曰：前生作惡，今生受苦，是張甲之惡，移禍於李乙之家，慎到孰甚焉。此非導人爲善，乃勸人爲惡耳。且輪迴之權，誰實司之？將穹蒼自主之耶？抑將設官分曹，具簿籍，置胥徒，一一校其違失，視下界官司繁劇，且百倍耶？此其說難以欺三尺童子，而世之粗讀儒書者，亦或妄聽而深信之，是誠何心哉！先儒言老氏近於楊，釋氏近於墨，以予觀之，釋氏亦始終爲我而已。惡觀所爲兼愛者，彼其棄家而學道，并父母亦不暇顧，而唯求己之不入輪迴，是視己重於父母也。就使果證上乘，亦唯一己得大自在於衆生何與焉？一生受人供養，自覺素餐，乃借普度衆生爲辭，以誑惑檀越，詭言兼愛，實則爲我也。楊之爲我，不冝損己以利天下，而釋則并取天下之利，墨之兼愛，猶曰施由親始，而釋則冤親平等，是其害尤甚于楊墨也。聖賢之求道，以明人倫也；棄人倫以求道，則非吾所謂道。聖賢之存心，存其孝弟之心也；舍孝弟以言心，則非吾所謂心。人生天地間，只有見在之身，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身存則道存，身沒則名存，名存道亦存也。前生後生，於吾何與？安有輪迴之患哉！本無輪迴，而輒自恐怖，是爲妄想，以輪迴恐怖人，是爲妄言。蔑倫之人，天所不祐，忘親而求免墮落，乃真墮落也。雖日談心性奚益，且夫田鼠爲鴛，爵入大水爲蛤，物或有之，唯人獨否。人所以異於禽獸也，自有輪迴之說，而人且入于畜生矣。畜生亦轉而爲人矣，人雖甚不肖，豈有甘心儕于禽獸者？禽獸知母而不知父，出家

者并父母而遠之。其知識亦何異於禽獸哉。吾故曰。是不足與深辨也。去其輪迴之想可矣。

此页空白

# 潛研堂文集卷三

說

## 中庸說

中庸之義何也。天地之道。帝王之治。聖賢之學。皆不外乎中。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堯之傳舜曰。允執其中。而舜亦以命禹。洪範九疇。天所以錫禹也。五居九疇之中。故曰建用皇極。皇極者。大中之謂也。孔子作易。十翼。彖傳之言中者三十三。象傳之言中者三十。其言中也。曰正中。曰時中。曰大中。曰中道。曰中行。曰行中。曰剛中。曰柔中。剛柔非中也。而得中者无咎。故嘗謂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中而已矣。子思述孔子之意。而作中庸。與大易相表裏。其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言其體也。曰君子而時中。言其用也。此堯舜以來。傳授之心法也。堯舜以來。言中不言庸。孔子之言中庸。何也。曰。說文。庸。从庚。从用。庸之言用也。中者。天所命之性。而用之在人。自天言之。謂之中。傳曰。民受天地之中是也。自人言之。謂之中庸。唐虞相傳。皆曰執中。而孔子申之云。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然則中庸。卽執中之義矣。故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中無定體。而執中莫如隨時。時中者。中之用也。雖然。時中惟聖者能之。而擇中而執

之。則人皆可勉。中之所在。善之所在也。故亦謂之擇善。聖人之教人也。欲使知愚賢不肖之倫。去其過不及。而歸於中。故示之以從入之方。曰擇乎中庸。擇也者。不能未定之詞也。擇之而得之。得之而固執之。久之。而無時之不用其中。此之謂時中。此之謂依乎中庸矣。然則何以復言中和。曰未發爲體。已發爲用。發而中節者。合乎時者也。天有四時。順其序。謂之太和。人有七情。中其節。謂之中和。中以和爲用。非時則不和。故博雅訓庸爲和。而中庸一篇。首言致中和。中和卽中庸也。以道體言之曰中和。以入道言之曰中庸。言固各有所當已。然則先儒何以訓庸爲常。曰凡物之失其常者。不可以用。其可常用者。皆中道也。一人之身。其分子。臣弟友。其境。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位不同而各有常然之道。常然者。合乎時者也。時然後行。謂之庸德。時然後言。謂之庸言。故曰君子素其位而行。素其位者。時中之用也。在易六爻之位。二多譽。四多懼。三多凶。五多功。然而當其用者。三四有時而吉。失其用者。二五有時而凶。所謂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者也。乾之用九。戒之以天德。不可爲首。懼其過剛而失中也。坤之用六。戒之以永貞。懼其過柔而失中也。六十四卦。不外乎時中。而乾坤特言其用。故曰易與中庸。其理一而已矣。

履卦說

履象。上天下澤。天極其尊。澤較地而逾卑。上下各安其位。而無覬覦之心。此守成極盛之象也。五居尊位。四陽輔之。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具大有爲之資。無自暇逸之志。宜乎利有攸往矣。而夫履之厲。聖人惕

然戒之何哉。陽健於上，陰說乎下。有將順而無匡救。孔子所謂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若是者雖正亦危。況未必皆正乎。兌之義主乎說。以一陰加二陽之上。二陽不能說君。而六三一陰獨專之上。下相說說且不解。上不知其眇且跛也。而委以視履之柄。下亦忘其眇且跛也。而矜其視履之能力。少任重窮大失居。非干覆餗之刑。卽致負乘之寇。不特自詒伊感。抑且禍及國家矣。故於豕有不咥人之戒。而於六三著咥人之凶。

### 冕衣裳說

論語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又云見冕者。與瞽者。魯論冕皆作纁。按士喪禮衆主人免於房。喪服記朋友皆在他邦。袒免。先儒以爲免象冠。廣一寸。用麻布爲之。免亦作纁。齊衰服之重者。纁服之輕者。舉其至重與至輕者。而五服統之矣。先言齊衰。後言纁。言之序也。古者冕纁二字多相亂。說文。冕或作纁。管子衣服。纁纁。盡有法度。荀子。乘軒戴纁。卑纁黼黻。史記禮書。郊之麻纁。文選注引大戴禮。纁而前旒。所以蔽明也。是冕之訛爲纁也。論語。冕衣裳者。是纁之訛爲冕也。包咸乃以冕爲大夫之服。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非助祭於公。無服冕之時。且不獨大夫也。天子視朝以皮弁。田獵以冠弁。諸侯視朝以元冠。非朝覲祭祀會同。不冕也。夫子不助祭於公。何爲見冕衣裳者乎。經以冕衣裳與齊衰與瞽者並舉。則冕之爲纁審矣。古論又作弁。弁亦大夫士之祭服。非燕居之服。惟周禮司服職云。凡弔事弁經服。注。弁經者。如爵弁。



而素加環絰。此以弁衣裳與齊衰同言。意者其弁絰乎。弁之與纁。制雖不同。其爲凶服一也。

禘嘗說

宗廟之禮。莫重乎禘嘗。禘嘗皆時祭也。四時皆祭。而春秋爲大。故祭統謂之大嘗禘。禮家恆以禘嘗與郊社並言。曾子問云。嘗禘郊社。尊無二上。又云。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祭統云。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中庸云。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郊特牲篇首。亦先言郊社稷。次及禘嘗。禘嘗之義大矣。郊社禘嘗之祭。歲常行之。故禮家以是爲大。而三年五年之禘。祫不及焉。爲其不常舉也。祭義郊特牲。皆稱春禘秋嘗。而王制祭統。則云春禘而夏禘。周官大宗伯。詩小雅。又有祠禴而無禘。漢儒彌縫其義。以春禘爲夏殷之禮。又或破禘爲禴。以予攷之。禘者。大祭之名。不必拘於一時。時祭以禘嘗爲大。而禘有樂。嘗無樂。則禘又大於嘗。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饗孤子。於春祠行之。故曰春禘。亦或於夏禘行之。夏之始。可以承春故也。一歲之中。惟禘嘗爲大。其它二祭。則禮差省矣。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又曰。孚乃利禴。先儒以禴爲祭之薄者。蓋禴而不行禘禮者也。中庸稱武王周公之達孝。先言春秋修其祖廟。後言禘嘗之義。則春禘秋嘗。固周制矣。而以爲夏殷之制。其不然乎。說中庸者。或以禘爲三年大祭。證以祭義。祭統。郊特牲諸篇之文。知其爲時祭無疑。

閏月說

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所謂歸餘者，謂有餘日則歸之於終，積而爲閏，非歲終之謂也。何以言之？春秋經傳書閏月者九，襄九年閏月，杜氏謂門五日之訛，其餘八閏，惟成十七年閏月，昭二十二年閏月，傳文上有十二月，其在歲終無疑。襄二十八年經書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何休云：乙未與甲寅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但經傳無明文，何以意推之？今不取。若文六年閏月，不告朔，傳在冬十一月之後，則未知其在十一月與十二月與，僖七年閏月，惠王崩，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哀十五年閏月，渾良夫與太子入，經傳皆上有冬字，則未知其在十月與十一月與，十二月與，文元年閏在三月，昭二十年閏月，殺宣姜，傳文上有八月，下有十月，故孔氏以爲閏在八月後，此兩閏不在歲終，傳有明文也。然則春秋何以譏閏三月？曰：漢志文公元年閏餘十三，閏當在十一月後，而在三月，故傳曰：非禮。此據三統歷言之也。杜預云：於法閏當在僖公末年，誤於今年置閏，此據長歷言之也。漢志謂失之前，杜氏謂失之後，兩說不同，要非以其不在歲終而譏之也。然則秦漢何以書後九月？曰：此秦法，非古法也。秦法應置閏者，置之歲末，漢初猶因之。蓋傅會左氏歸餘於終之文，而失之者也。謂爲秦法，有徵乎？曰：漢人固言之矣。續漢志延光二年，尚書令忠上奏，謂漢祖受命，因秦之紀，十月爲年首，閏常在歲後，不稽先代，違於帝典，是也。

### 古同音假借說

漢人言讀若者，皆文字假借之例，不特寓其音，并可通其字，卽以說文言之，饜讀若許，詩不與我戍許，春

秋之許田許男許冲上書闕下不必从邑从無也。鄭讀若薊。禮記封黃帝之後於薊。漢書地理志有薊縣。不必从邑从契也。琦讀若淑。爾雅璋大八寸謂之珣。卽淑之譌。不必从玉从壽也。珣讀若宣。爾雅璧大六寸謂之宣。不必从玉从旬也。趙讀若煢。詩獨行煢煢。不必从走从勻也。趙讀若旬。詩匍匐救之。誕實匍匐。不必从走从音也。玗讀若鞞。春秋傳公鞞其手。不必作玗也。欄讀若柅。易繫於金柅。不必改爲欄也。矧讀若鳩。書方鳩偃功。不必改爲矧也。惛讀若壘。詩莫不震壘。不必改爲惛也。稟讀若傲。書無若丹朱傲。不必改爲稟也。操讀若藪。攷工記以其圍之防措其藪。不必改爲操也。屨讀若僕。孟子僕僕爾亟拜。不必改爲屨也。闕讀若闕。漢書闕入字。不必改爲闕也。契讀若阿。史記阿保字。不必改爲契也。辛讀若愆。今經典舉辛字皆作愆。剋讀若創。今經典剋業字皆作創。亼讀若集。今經典亼合字皆作集。牽讀若達。今詩正作達。聖讀若皇。今周禮正作皇。契讀若紱。今周禮作帔。帔與紱亦同也。芮讀若汭。詩芮鞠之。卽韓詩作汭。是芮汭通也。瞿讀若句。春秋鸛鶴說文作鳩。鳩是瞿句通也。雁讀若鴈。今經典雁鴈亦通用也。說文又有云讀與某同者。如莫讀與蔑同。今尙書莫席。正作蔑字。岳讀與聶同。今春秋岳北。正作聶字。卍讀與稽同。今尙書卍疑。正作稽字。雀讀與爵同。敝讀與施同。今經典鳥雀字多用爵。敝敝字皆用施。筭讀與隱同。孟子莊子皆有隱几字。不作筭。以是推之。許氏書所云讀若。云讀與同。皆古書假借之例。假其音。并假其義。音同而義亦隨之。非後世譬況爲音者。可同日而語也。近時尊信說文者。知分別部居之不可雜。欲取經典正

文悉改而從許氏之體是又未諗許君通假之例矣

### 古今方音說

古今之方音不相遠也。三母之仄聲。北人讀如端母。則詩麟之定。定之方中。殿天子之邦。其濫觴也。斷有徒管都管二切。禱有倒音。鈍與頓通。訂本徒鼎切。而今譌爲丁定切。非端定之合乎。羣母之仄聲。北人讀如見母。則詩叔善射忌。良士瞿瞿。是也。卷有拳音。厥有楨音。其有基音。非見羣之合乎。澄母之仄聲。北人讀如知母。古書中與仲通。著卽箸字。又有張略直略二切。非知澄之合乎。竝母之仄聲。北人讀如邦母。春秋紀子帛卽紀子伯。吳越春秋帛喜卽伯嚭。尙書於變。或作於卞。比有必履毗至二切。背有補妹蒲昧二切。敗有北邁薄邁二切。非邦竝之合乎。從母之仄聲。北人讀如精母。則詩其車旣載。禮虛坐盡後。是也。穢有子計在詣二切。漸有慈染子廉二切。踐讀如剪。曾讀如層。非精從之合乎。定母之平聲。北人讀如透母。則詩蠶月條桑始之矣。子之湯兮。湯讀如蕩。徹彼桑土。土讀如杜。佛書國土淨土。皆讀杜音。他有駝音。墮有妥音。非透定之合乎。竝母之平聲。北人讀如滂母。史記抱之山中。抱卽拋字。番有婆潘二音。吳人呼婢爲滂。非滂竝之合乎。從母之平聲。北人讀如清母。則古書造次從容之類。又不一而足也。

### 納音說

六十甲子納音所屬五行。沈存中筆談。陶九成輟耕錄。皆箸其說。然所引者。僅唐以後之書。又多傳會。難

信。予蓄疑有年。適讀抱朴子云。按玉策記及開名經。皆以五音六屬。知人年命之所在。子午屬庚。卯酉屬己。寅申屬戊。丑未屬辛。辰戌屬丙。巳亥屬丁。一言得之者。宮與土也。三言得之者。徵與火也。五言得之者。羽與水也。七言得之者。商與金也。九言得之者。角與木也。玉策記開名經。乃漢魏人所撰。始知納音果是古法。而所謂一言三言五言七言九言得之者。猶未曉其何義。丁酉冬至前五日。偶往婁東舟中。攜抱朴內篇。反覆思之。忽得其解。蓋納音之原。實出於納甲。納甲者。以十干配八卦。乾納甲壬。坤納乙癸。震長男而納庚。巽長女而納辛。坎中男而納戊。離中女而納己。艮少男而納丙。兌少女而納丁。又以十二支配八卦。乾納甲子壬午。坤納乙未癸丑。震納庚子午。巽納辛丑未。坎納戊寅申。離納己卯酉。艮納丙辰戌。兌納丁巳亥。京君明干令升之徒。用以說易。春秋傳。周史筮陳敬仲。得觀之否。知其當代姜姓有國。先儒謂六四辛未。未爲羊。巽爲長女。故曰姜。則布干支於八卦。古法已有之矣。納音者。又以六十甲子。配五音三元。運轉還相爲宮。而實以震巽坎離艮兌六子所納之干支爲本。五音始於宮。宮者土音也。庚子庚午。辛丑辛未。戊寅戊申。己卯己酉。丙辰丙戌。丁巳丁亥。乃六子所納之干支。故爲五聲之元。於行屬土。於音屬宮。所謂一言得之者也。戊子戊午。己丑己未。丙寅丙申。丁卯丁酉。甲辰甲戌。乙巳乙亥。於行屬火。於音屬徵。戊至庚。己至辛。丙至戊。丁至己。甲至丙。乙至丁。相隔各三位。故曰三言得之也。丙子丙午。丁丑丁未。甲寅甲申。乙卯乙酉。壬辰壬戌。癸巳癸亥。於行屬水。於音屬羽。丙至庚。丁至辛。甲至戊。乙至巳。壬至丙。癸至丁。

相隔各五位。故曰五言得之也。甲子甲午。乙丑乙未。壬寅壬申。癸卯癸酉。庚辰庚戌。辛巳辛亥。於行屬金。於音屬商。甲至庚。乙至辛。壬至戊。癸至巳。庚至丙。辛至丁。相隔各七位。故曰七言得之也。壬子壬午。癸丑癸未。庚寅庚申。辛卯辛酉。戊辰戊戌。己巳己亥。於行屬木。於音屬角。壬至庚。癸至辛。庚至戊。辛至巳。戊至丙。己至丁。相隔各九位。故曰九言得之也。土之音至微。火水則稍有音矣。金木則音漸著矣。土一。火二。水三。金四。木五。此五音由微而著之序也。數始於一言。一言者宮也。土音也。乃以爲音母。隔八位而復得本母。三八二十有四。而嬗於金。以商爲母。金嬗於火。以徵爲母。火嬗於水。以羽爲母。水嬗於木。以角爲母。其相生遞轉之序。皆與宮音同。凡六十甲子再終。百有二十而復於始。還相爲宮。循環無端。要皆本於納甲。而用六子不用乾坤。猶之八卦方位。以震兌坎離居四正。而乾坤退居無事之地也。沈存中所推娶妻生子。隔八相生之說。蓋已略見一斑。而未明乎立法之原意。謂數必自甲子始。不知其實始於庚子午也。於易蠱之彖曰。先甲後甲。巽之五曰。先庚後庚。甲者納甲之始。庚者納音之始也。誰謂納音非古法哉。若陶九成所引諸說。支離穿鑿。不合於古。儒者所不道也。

### 星命說

中丞汪公稼門。今年五十有八。公生於乾隆癸亥。月甲寅。日己巳。時癸酉。術者言現行申運。申寅巳相刑。又直庚申歲。恐不利。公雖不信。而未免見諸吟詠。郵筒遠寄。予因憶庚辰春。與朱石君先生。同事禮闈。石

君好談命。詢予八字。予辭之曰。頃新安友言。現行已運。已爲祿堂。又犯三刑。來年辛巳。必無幸矣。石君曰。八字當論大局。刑衝未足爲病。足下不久當遷官。斷無意外慮也。已而果如石君言。今忽忽又四十年。三刑之不驗。予旣親試之矣。願公之勿介意也。昔呂才祿命篇。但論年月。李虛中輩。始論日時。較之古法爲密。然以四海之大。生齒日繁。而八字之變。不過五十一萬八千四百。則年月日時之相同者多矣。八字同而智愚貴賤。必有大不同者。豈子平膠罔之術。所能前知而概論乎。由月起運。其理本屬難信。就令可信。亦當以十年爲一運。謂一字管五年者。術家孟浪之談也。公於戊運。旣利而戊申納音亦土也。歲直庚申。土金相生。何不利之有。聖賢知命。而又能立命。故不爲禍福所動。公誠內省不疚。出其所學。以仁壽斯民。享大年。膺多福。固分內事耳。子平淺術。本不足道。卽以其術推之。亦無不利。故書以復公。願公之勿介意也。

晦之字說

吾弟大昭。更其字曰晦之。請予爲之說。且告曰。古之爲字。所以表德也。人之材質。剛柔靜躁。不能無偏善。學者能救其偏。而復於中名之於字也。亦然。有以相承爲義者。由之字路。啟之字開是也。有以相反爲義者。嗔之字斂。黑之字皙是也。唐宋大儒。如昌黎考亭之字。皆若慊然。不自足於其名。而欲斂退以藏其用者。古人之不務夸如此。今吾名大昭。而字以宏士。吾懼其近於夸也。故更之。予曰。甚矣。晦之之善學也。學

以明天下之理。天下之理有所知。必有所不知。因其所知。而及其所不知。雖晦明也。強其所不知。以爲知久之。遂以爲無不知。雖明晦也。揚子雲之擬易論語。王介甫之新經義字說。皆以古聖賢自待矣。後之人亦嘗許之否乎。夫一人一家之書。豈足以盡天下之理。而欲強天下之人從己。自信愈堅。而其蔽愈甚。向之所夸者。適足以滋謗爾。易曰。豐其蔀。日中見斗。豐之卦。內明外動。恃一己之智。以爲天下莫己若。而動而多悔。人所共見。己莫之見焉。此未知用晦之義也。晦之勉乎哉。有晝無夜。百物奚以生。有朔無晦。歲功奚以成。有作無息。人心奚以寧。水自以爲無滓。而泥沙點之。鏡自以爲無欺。而塵埃掩之。勿逐物而汶汶。勿墮行於冥冥。亟返吾樸。善藏爾名。晦之曰。有是哉。請述以爲座右之銘。



此页空白

# 潛研堂文集卷四

## 荅問一

易

問。坤文言。蓋言順也。本義云。順當作慎。然否。曰。以愚所聞。馴與順古文相通。象傳之馴致。與文言之順。其義一也。攷尙書疇。若予工。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先儒訓若爲順。而史記舜本紀云。誰能馴予工。誰能馴予上下草木鳥獸。又五品不遜。先儒亦訓爲順。而史記引其文云。五品不馴。是馴與順本一字矣。史記馴字。徐廣皆讀曰訓。而易馴致字。徐邈亦讀爲訓。訓者順也。漢人書乾坤字皆作𠄎。馴順訓並从乾𠄎之𠄎。得聲。周官土訓。先鄭司農亦讀爲馴。北方人讀馴如訓之平聲。此古音之僅存者。順與馴義同。而音亦相近。不當破順爲慎也。蒙六三象傳云。勿用取女。行不順也。女以從一爲順。見金夫而不有躬。是爲不順。本義破爲慎。亦非經旨。

問。虞仲翔解虎尾。虎視。虎變。皆以坤爲虎。譏俗儒以兌爲虎之失。何也。曰。卦位。坤在西南。未申之間。於天文參爲白虎。正當實沈申方。管輅傳亦云。申未爲虎。漢儒據禮記。左蒼龍。右白虎。震爲龍。則兌當爲虎。然

於天文未密。故仲翔譏之。

問。履九四。愬愬終吉。諸儒皆以恐懼釋之。馬融本作號號。似亦通。曰。說文引易。履虎尾。號號。訓爲恐懼。則漢儒固皆作號矣。震來號號。荀慈明本亦作愬愬。愬號義同。公羊傳。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注。愬者驚貌。

問。大畜彖傳。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鄭康成以日新絕句。其德連下句。與王輔嗣異。何也。曰。二讀俱通。以大有彖傳例之。則鄭較長。劉邠問管輅。易言剛健篤實。輝光日新。斯爲同。輅曰。不同之名。朝旦爲輝。日中爲光。是輅亦從鄭讀也。王輔嗣雖以其德二字連上句。然其傳云。凡物既厭而退者弱也。既榮而隕者薄也。夫能輝光日新其德者。唯剛健篤實也。與鄭義亦不相遠。陸德明釋文。以大畜剛健爲句。篤實輝光爲句。日新其德爲句。則失輔嗣之旨矣。漢書禮樂志。輝光日新。晉張華四箱樂歌。濟我王道。輝光日新。皆與鄭合。

問。豐上六。闕其無人。說文無闕字。蓋漢儒附益之字。曰。孟喜本作窳。許君僞易主孟氏。故不別出闕字。虞仲翔訓爲空。仲翔世習孟氏易。當亦用窳字。窳本訓塞。反訓爲空。猶亂之訓治。徂之訓存也。列子黃帝篇。至人潛行不空。注云。一本空作窳。莊子達生篇引此文。亦作窳。是窳有空義也。或曰。闕當爲窳。說文。窳。空貌。

問。豐其屋。天際翔也。諸家本各不同。說亦互異。未審宜何從。曰。李鼎祚集解。據孟喜本。際作降。翔作祥。云天降下惡祥也。鄭康成。王肅本。並作祥。蓋漢儒相承之本如此。際降字形相涉。故本或爲際。鄭讀爲療。訓病。雖與孟本異。而意猶不甚遠。王弼改爲翔。疏家申之。以爲如鳥之飛翔於天。則失之甚矣。

問。渙羣之義。曰。呂氏春秋嘗引斯爻而說之。曰。渙者。賢也。羣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呂氏去古未遠。傳授當有所自。孔子云。寬則得衆。又云。羣而不黨。孟子云。得道者多助。白虎通曰。君之爲言羣也。六四居大臣之位。以進賢爲己任。旁求俊乂。聚之於朝。所謂其心休休如有容者。故有元吉之占。且拔茅征吉。泰之所以吉亨也。勿疑朋盍簪。豫之所以志大行也。朋黨之議。皆起於叔季之世。聖人處渙散之時。以收拾人心爲本。而先散其羣。毋乃蹈商王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之覆轍乎。伊川言君臣同功。所以濟渙天下。渙散而能使之羣聚。可謂大善之吉。與呂覽義亦相近。蘇氏云。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未合易旨。

問。耒耨之利。注家訓耨爲耘。詞意似不倫。曰。耨與耒皆田器之名。說文作耨。或作耨。訓爲耨器。詩。唐乃錢。鋪。毛公訓鋪爲耨。世本垂作耨。釋器。斲斷謂之定。李巡云。鋤也。廣雅。定謂之耨。然則鋪也。定也。斲斷也。鋤也。耨也。一物而異名也。呂氏春秋任地篇。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閒稼也。高誘云。耨所以耘苗也。馬融注易。訓耨爲耨。亦指器名。

問八卦方位何以有先天後天之殊。曰說卦傳孔子所作其言曰震東方巽東南離南方乾西北坎正北艮東北唯不見坤兌二方兌爲正秋則必正西方矣坤介於離兌之間亦必位西南矣伏羲畫卦以來蓋已有之伏羲以木德王而傳稱帝出乎震是震東巽東南之位必出於伏羲不當別有方位也漢唐以前儒家與方士均未有言先天圖者宋初方士始言之而儒家尊信其說欲取以駕乎文王孔子之上毋乃好奇而誣聖人乎天地水火雷風山澤各自相對本無方位之可言後儒援天地定位四語傳會先天之說尤爲非是夫天高而尊地下而卑古今不易之位也地勢北高而南下君位北而南面臣位南而北面信如乾南坤北之說上下眞倒甚矣安得云定位乎

問乾健坤順坎陷離麗兌說皆取諧聲而震巽艮獨否何也曰古書皆以音見義古讀動如董故說文東訓動震動或作振董見周禮注以動訓震取同位之雙聲也蒙象傳以巽與實合韻入與納通納亦與內通巽可協實亦可協入矣艮从目从匕亦當兼取匕聲古音支眞兩部相近如振恆爲楷恆祇敬爲振敬之類垠鄂亦作沂鄂則艮止音亦相近也

問雜卦屯見蒙雜之義曰說文屯从屮貫一一地也屮艸木初生也艸木初出地上故有見義古書蒙與厯通詩狐裘蒙戎春秋傳作厯茸蒙伐有苑鄭亦訓蒙爲厯三國志魏文帝紀注或以雜文爲蒙故蒙有雜義

問升之爲不來何也。曰說文不鳥飛上翔不下來也。从一一猶天也。故不來爲上升之義。

問春秋內外傳占筮之法。曰春秋之世三易尙存。其以周易占者一爻變則以變爻辭占。如觀之否歸妹之睽明夷之謙之類是也。數爻變則以彖辭占。如艮之八屯貞悔豫皆八是也。六爻皆不變亦以彖辭占。泰之八是也。以爻辭占稱九六。以彖辭占稱八九。六八之名惟周易有之。若雜以它占則否千乘三去射其元王不云蠱之八復之八者非周易繇詞也。

問不變之卦不云七而云八何。曰惠氏棟嘗言之。著圓而神七也。卦方以知八也。六爻易以貢九六也。七七四十九著之數。八八六十四卦之數。九六變成三百六十四爻之數。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知來爲卦之未成者藏往爲卦之已成者。故不曰七而曰八。春秋內外傳從無筮得某卦之七者以七者筮之數未成卦也。熊朋來云七八皆不變爻何以罕言七而專言八。曰七七著數也八八卦數也惠氏說蓋本於此。

問卦變之說漢儒謂之之卦諸家所說各殊願聞其審。曰虞仲翔說易專取旁通與之卦旁通者乾與坤坎與離艮與兌震與巽交相變也。之卦則以兩爻交易而得一卦。乾坤者諸卦之宗復臨泰大壯夬陽息卦姤遯否觀剝陰消卦皆自乾坤來而諸卦又生於消息卦。三陰三陽之卦自泰來者九恆初四易也。井初五易也。蠱初上易也。豐二四易也。既濟二五易也。賁二上易也。歸妹三四易也。節三五易也。損三上易也。自否來者九益初四易也。噬嗑初五易也。隨初上易也。渙二四易也。未濟二五易也。困二上易也。漸三

四易也。旅三五易也。咸三上易也。二陰二陽之卦。自臨來者四。升初三易也。解初四易也。明夷二三易也。震二四易也。自遯來者四。无妄初三易也。家人初四易也。訟二三易也。巽二四易也。自大壯來者四。大畜上四易也。睽上三易也。需五四易也。兌五三易也。自觀來者四。萃上四易也。蹇上三易也。晉五四易也。艮五三易也。臨二之五爲屯。觀上之初亦爲屯。臨初之上爲蒙。觀五之二亦爲蒙。故不從自臨觀來之例。於屯曰坎二之初。於蒙曰艮三之二也。遯二之五爲鼎。大壯上之初亦爲鼎。遯初之上爲革。大壯五之二亦爲革。於例不當從遯大壯來。而仲翔於鼎曰大壯上之初。於革曰遯上之初。失其義矣。愚謂鼎蓋離二之初。革蓋兌三之二也。臨初之五爲坎。觀上之二亦爲坎。遯初之五爲離。大壯上之二亦爲離。臨二之上爲頤。觀五之初亦爲頤。遯二之上爲大過。大壯五之初亦爲大過。此四卦亦不得從臨觀遯大壯來之例。中孚小過二卦。則非臨觀遯大壯所能變。且頤大過中孚小過與坎離乾坤皆反復不衰之卦。故別自爲例。於頤曰晉四之初。於大過曰訟三之上。於中孚曰訟四之初。於小過曰晉三之上。而仲翔於大過仍取大壯五之初。於頤兼取臨二之上。又於坎云觀上之二。於離云遯初之五。皆自紊其例也。一陰一陽之卦。仲翔說易未及之。今依其例。理而董之。則復初之二爲師。初之三爲謙。剝上之五爲比。上之四爲豫。姤初之二爲同人。初之三爲履。夬上之五爲大有。上之四爲小畜。每卦當各生二卦也。而仲翔於謙云剝上之三。

蔡景君說

於豫云復初之四。於比云師二之五。此別取兩象易爲義。其注大畜云萃五之二成臨。於豐云噬嗑

上之三於旅云。賁初之四亦兩象易也。睽本大壯上之三。而仲翔注繫辭蓋取諸睽。又云无妄五之二亦自紊其例也。

問鄭康成以爻辰說易。今其書不傳。惟見於詩禮正義所引如比之初六。辰在未。上直東井。坎六四。辰在丑。上直斗及天弁。中孚六四。辰在丑。上直天淵。困九二。云初六辰在未。上直天廚。皆援天文以取象。可引伸其說否。曰鄭氏爻辰之例。初九辰在子。頤初云。舍爾靈龜。子爲天龜。龜者。龜屬也。同人初云。同人于門。隨初云。出門交有功。節初云。不出戶庭。子上直危。危爲蓋屋。故有門戶之象。節九二。不出門庭。二亦據初。故云門也。明夷初云。三日不食。子爲元枵。虛中也。故有不食之象。九二辰在寅。泰二云。用馮河。寅上直天漢。雲漢。天河也。九三辰在辰。大壯三云。羸其角。辰上直角也。九五辰在申。萃五云。大人虎變。申上直參。參爲白虎也。上九辰在戌。睽上云。見豕負塗。戌上直奎。奎爲封豕也。初六辰在未。小過初云。飛鳥以凶。未爲鶉首也。六三辰在亥。上直營室。營室爲清廟。萃渙之彖辭皆云。王假有廟。謂六三也。六四辰在丑。大畜四云。童牛之牯。丑上直牽牛也。上六辰在巳。小過上云。飛鳥離之。巳爲鶉尾也。小過六爻。惟初上有飛鳥之象。此其義也。解上云。公用射隼。巳上直翼。翼爲羽翮。有隼象也。此皆可以爻辰求之者也。康成初習京氏易。後從馬季長授費氏易。費氏有周易分野一書。其爻辰之法所從出乎。



此  
页  
空  
白

# 潛研堂文集卷五

## 荅問二

書

問。說文陽字下引商書曰。陽谷。小徐本作虞書曰。至于陽谷。文已互異。且暢字下又引嶠。暢谷之文。據叔重自序。僞書者皆孔氏古文。而暢。暢字別。豈亦兼采今文歟。曰。叔重云。僞書皆孔氏。則不僞書必歐陽夏侯本矣。暢谷。僞虞書。而暢谷。不僞虞書。可知暢爲古文。暢爲今文。如一之日。澤。成。烝。然。鯀。鯀。不僞詩。則非毛氏也。若暢字下大小徐本不同。則恐小徐爲是。蓋許君所引虞書說。非卽書文。如仁覆。闕下。謂之晏天。亦僞虞書也。本當云。日至于暢谷。後人因曰。日相溷。誤去一日字耳。

問。堯典象恭滔天。宋儒疑滔天二字。因下文洪水滔天相似而誤。然乎。曰。史記夏本紀。引此文作似恭。漫天。與傳訓滔爲漫合。漢書王尊傳。亦有靖言庸違。象龔滔天之語。可證尙書古本皆作滔天。無可疑者。詩。天降滔德。毛公亦訓爲漫。今本作慢。滔天。猶言慢上也。史記于洪水滔天。不易其字。而此獨爲漫。文同義別。僞孔傳則均訓爲漫矣。

問堯典蠻夷猾夏傳訓猾爲亂說文無猾字或謂當爲滑然乎曰潛夫論氏姓篇引此文本作蠻夷滑夏史記酷吏傳滑賊任威漢書亦作猾蓋篆體从水从犬之字偏旁相涉而誤爾

問伊洛灋澗皆八河之水說文水部有洛澗而無灋不審此字何从曰古書从糸與从水之字多相混漢周憬碑有曲紅長卽曲江也王稚子闕云河內緄令卽溫也春秋傳有酒如灋淮南子本作繩今俗本竊

意灋本作纏以水回曲得名俗師轉寫作水旁爾江叔灋云古灋字本不從水淮南本經訓導灋澗可證

問劉淵林注魏都賦引書盤庚優賢揚歷之語訓揚歷爲歷試今盤庚無此文何故曰予聞之江叔灋氏矣盤庚下篇云心腹腎腸古文作優賢揚而以歷字屬上句鄭康成固如是讀也請以尙書正義證之正義曰鄭注古文尙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心腹腎腸曰憂腎腸說者不解憂腎腸爲何語徵諸太沖之賦淵林之注始悟優爲憂賢爲腎揚爲陽三字皆傳寫之譌邢子才所云日思誤書更是一適斯言果不誣也太沖生於晉初鄭學猶行故徵引有據自豫章梅氏之書出名爲古文實襲今文由是鄭氏古文不傳而文選之注遂不可通矣按晉書左思傳張載爲注魏都劉逵爲注吳蜀此注當出孟陽之手文選題作淵林注姑從之

問盤庚傳云相隱括共爲善政孔沖遠云隱括必是舊語不知本出何書惟引公羊序隱括使就繩墨爲證亦是漢人語也古書更有可攷者乎曰荀子大略篇大山之木示諸櫜括尙書大傳櫜括之旁多曲木說文櫜括也括櫜也櫜括者所以矯正曲木字本从木或通用隱括字孔疏以隱審檢括解之失其旨矣

問。祭之明日又祭曰彤。見于尙書爾雅。而說文肉部無彤字。或謂彤乃漢人俗字。然否。曰。說文舟部有彤字。云。船行也。从舟。彡聲。卽高宗彤日之彤。玉篇。彤訓祭。又訓舟行。足證彤釋字从舟。不从肉。六朝人尙識古文。此必顧野王元本。非唐以後儒所能附益。古音彤當爲余箴切。轉爲余弓切。侵東兩部聲相近也。孫炎云。彤者。相尋不絕之意。古人音與義協。以尋訓彤。知古音彤在侵部。其讀如融。乃轉聲。非正音也。俗儒不通六書。誤疑彤當從肉。乃別彤彤爲二字。又分爲兩音。俱倒甚矣。

問。西伯戡黎。乃罪多參在上。釋文。馬云。參字累在上。此語頗難解。曰。玉篇。參。累。塹。爲墻壁也。尙書以爲參字。然則古本尙書作參。東晉本乃改爲參耳。釋文述馬融說。正當如此。而傳寫譌謬。遂至不可讀。竊意釋

文本當云。馬作參。云。累也。累在上。或宋開寶中陳鄂等刪改釋文時。妄易之也。宋史藝文志。陳鄂開寶新定尙書釋文三卷。見書類。

問。紂之不善甚矣。武王數其罪而伐之。可也。若秦誓所云。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又云。誕以爾多士。殄殲乃讎。武王世爲殷臣。世讎之言。毋乃得罪於殷先王乎。曰。此古文尙書所以可疑也。太誓曰。獨夫受。荀子書嘗引之。獨夫者。一夫也。故孟子亦有聞誅一夫紂之語。若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子爲齊宣王言之。蓋有爲言之也。非古有是言也。如太誓果有撫我虐我兩言。孟子何不引書以質之邪。觀牧誓一篇。俱云恭行天罰。初無讎視其君之詞。然則僞書之誣武王甚矣。

問。今文尙書本有太誓三篇。馬季長言太誓後得。按其文若淺露。又舉春秋國語。孟子。孫卿。禮記所引五

事以疑之。至東晉古文出，別有太誓三篇。唐儒尊信古文，遂以今文太誓爲僞。若晚出古文未可信，則今文太誓轉可信乎？曰：太誓伏生所傳雖無之，然伏所撰大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王升舟入水，鼓鐘亞觀，臺亞將舟，亞宗廟亞及白魚入王舟事，俱與今文太誓同。武帝初，董仲舒對策引太誓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復哉，二十二字，可證伏生壁藏百篇之太誓與後傳之太誓本無二本。以不在伏生口授二十八篇之數，故云後得。其實景武之世已有之，或謂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所得者，妄也。孔安國得壁中古文，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所云二十九篇者，卽伏生之二十八篇與太誓也。史遷嘗從安國問故，所載多古文說，而周本紀稱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齊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畢立賞罰，以定其功，遂興師，師尙父號曰：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旣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云。是時諸侯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又齊世家稱武王欲修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尙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遂還師。與太公作此太誓，此二篇皆采今文太誓之文。齊世家又明云：作此太誓，然則孔壁中所得安國所傳者卽

此太誓。古今文初無二本也。許叔重說文序云。其僞書孔氏。而引周書王出涘。又引孜孜無怠。又引師乃摺。皆在今文太誓篇。然則孔氏古文太誓。與今文正同。而東晉晚出之古文。斷非孔氏古文也。晉有樂安亭侯李長林集注尚書。於今文太誓篇。每引孔安國曰。知安國嘗爲太誓作傳。安國親見壁中古文。使果識其僞。必不爲作傳。以是知今文太誓之非僞。而孔穎達詆爲僞者。妄也。書序稱武王作太誓三篇。史公周本紀所載。武王上祭于畢云云。此太誓上篇也。又云。居二年。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此太誓中篇也。又云。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武王乃作太誓。告于衆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邊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故今予發。惟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此太誓下篇也。唐初作疏時。今文太誓尙存。而疏云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伐紂時事。可證史記所書。本于太誓。史公旣親見古文。則今文太誓之爲真太誓。審矣。

問。洪範。思曰睿。睿作聖。伏生五行傳作容。鄭康成以爲字之誤。先生謂漢儒多作容。以容義爲長。請言其詳。曰。漢儒傳經。各有師承。文字訓詁。多有互異者。卽以洪範一篇言之。如霽之爲濟。驛之爲圉。豫之爲舒。皆文殊而義不殊。若敬用之爲羞用。與睿之爲容。則文異而義亦從之。伏鄭所傳。有古今文之別。要未必鄭是而伏非也。伏生五行傳云。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霧。厥罰恆風。厥極曰短折。說者曰。思心者。心

思慮也。容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也。董生春秋，  
露述五行五事，亦云：思曰容。容者，言無不容。容作聖。聖者，設也。王者心寬大，無不容，則聖能施設事，各得  
其宜也。西京經師說洪範，以容爲思之德。其義昭著如此。許叔重說文解字云：思，容也。亦用伏生義也。古  
之言心者，貴其能容，不貴其能察。秦誓云：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論語云：君子尊賢而容衆，我之大賢與  
於人何所不容。老子曰：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荀子曰：君子賢而能容衆，知而能容愚，博  
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孟子以仁爲人心，仁者必能容物，故視主明聽主聰，而思獨主容。若睿哲之義，已  
於明聰中該之矣。聖人與天地參，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由其心之無不容也。故曰：有容德乃大。  
問大誥篇首云：猷大誥爾多邦。馬鄭王本皆猷在誥下。漢書載王莽作大誥云：大誥道諸侯王三公列侯  
以猷爲道，亦在誥下。惟僞古文以猷字開端。於文義未順。曰：古文微子之命開端亦用猷字，并移此篇猷  
字在大誥之上，皆誤也。班史翟義傳載莽大誥，後人譏其蕪累，却於經學有功，如弗造哲迪民康。莽誥云  
予未遭其明，慙能道民于安。較之傳義爲優，爾不克遠省。莽誥不作不較傳訓，大尤善也。天闕慙我成功  
所傳訓闕爲愆，又解之云：天愆勞我周家，成功所在。孔疏云：闕，愆也。釋詁本云：愆，愆也。經旣以闕  
爲愆，不當重出愆字。據莽誥云：天愆勞我成功，則知此經愆乃勞之譌字，形相涉，後人傳寫致誤。僞孔  
傳尙未誤也。

問。康誥。汝丕遠。惟商考成人。傳訓不爲大。周初去商尙近。不可言大遠。曰。丕卽不字。詩所云。殷鑒不遠也。丕本从不聲。古文往往通用。詩不顯不承。譌不爲不。書丕克遠省。丕遠惟商考成人。又譌不爲丕。非經文之譌。說經者淆之也。毛公詁詩。以不顯爲顯。於義未悖。後儒乃有幽深元遠之解。則援儒而入於老莊矣。問。召誥。王之讎民。蔡氏以爲殷頑民。於義似未安。曰。聖王以天下爲一家。豈有彼此之別。周之伐殷。誅無道。非讐其君也。殷命旣黜。而讐其民。何以服天下。自古豈有勸王以讐民。而能享國長久者乎。孔傳訓讐爲匹。善矣。而說亦不了。予謂匹民。猶言匹夫匹婦。召公所言讐民。卽堯典之黎民也。百君子。卽堯典之百姓也。友民者。友邦之民。卽堯典之萬邦也。頑民之文。僅一見於書序。然多士多方。籍中初未目殷士爲頑民。迨康王作畢命之時。已歷三紀。而籍中却有毖殷頑民之語。吾以是知畢命之僞矣。問。常伯常任之名。不見於周官。王制。注疏家以常伯爲三公。常任爲六卿。然乎。曰。立政篇先稱王左右。而後言常伯常任準人。又與綴衣虎賁同列。則是左右親近之臣。位不甚尊。而所繫實重。故嘆知憂之。黜。漢書谷永對策。言習善在左右。誠敕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師古云。常伯。侍中也。一曰。常任。使之人。此爲長也。後漢書楊賜傳。樂松處常伯。松時爲侍中也。胡廣侍中箴。亦惟先正。克慎左右。常伯常任。實爲政首。文選注引揚雄侍中箴。亦有光光常伯之文。則常伯常任。卽漢之侍中審矣。說文引書作常啟。啟訓述。亦有近義。



問畢命傳訓弼亮爲輔佐。疏引釋詁亮佐也。今釋詁無此文。疑疏誤。曰釋詁篇中亮訓信。又訓導。訓右。又左右。訓亮。亮字凡四見。無訓佐者。佐當作左。俗師增加人旁。亮與左右皆訓導。而左右又訓亮。展轉相訓。則亮之爲佐宜矣。亮亦漢時俗字。故許叔重說文不收。今尙書爾疋皆用晉人本。孟子注雖出漢儒。亦經俗師轉寫。故皆有亮字。它經無之也。尙書亮采。亮天工。亮陰。寅亮。皆訓信。當用諒字。此弼亮訓佐。當用諒字。詩涼彼武王。毛訓涼爲佐。涼曰不可。鄭訓涼爲信。則諒涼俱通作涼。而諒諒亦自相通。漢人分隸。往往以亮爲諒。蓋隸變移人旁於京下。本作亮。又省中一筆。遂爲亮爾。

問孔壁書增多二十四篇。康成旣親見之。何以不爲之注。曰漢儒無無師之學。古文尙書初得之屋壁。未有能通之者。孔安國始以今文讀之。而成孔氏之學。然安國非能自造也。亦由先通伏生書。古今文本不相遠。以此證彼。易于闔闢。惟文義不能相通者。乃別爲之說。以名其學。若增多之書。旣無今文。可相參攷。雖亦寫定。而不爲訓詁。故馬季長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也。自安國以及衛賈馬諸君。皆未有說此逸篇者。康成又何能以無徵不信之說。著于竹帛乎。卽如禮古經五十六篇。鄭亦親見之。其注儀禮。多以古文參定。而不注增多之三十九篇。亦以無師說故也。左氏得劉子駿剗通大義。故流傳至今。而逸書逸禮無師說。故皆亡於永嘉。自東晉古文出。乃有安國承認爲五十八篇作傳之語。夫使安國果爲逸篇作傳。則都唐朝庸生輩。必兼受之。何以馬鄭以前。傳古文者。皆止二十九篇已哉。朱文公疑康成不解逸禮三十

九篇。予向亦未諭其故。今因論古文逸篇。而并悟及之。

此  
页  
空  
白

# 潛研堂文集卷六

## 荅問三

詩

問南有喬木。毛但以上竦釋喬。而朱氏傳乃以無枝增成之。按釋木云。小枝上繚曰喬。則似非無枝者。曰吳江陳啓源嘗辨之。謂爾雅釋木篇。凡五言喬。未有言無枝者。一云。句如羽喬。一云。上句喬。句者言樹枝之卷曲。非無枝也。一云。如木楸曰喬。一云。槐棘醜喬。楸與槐棘皆非無枝之木也。一云。小枝上繚爲喬。此又明言有枝矣。無枝之說。本於蘇氏。未知所據。或曰。爾雅。小枝上繚爲喬之下。卽云無枝爲檄。兩文相連。因以致誤耳。

問鵲巢之鳩。毛公以爲秸鞠。卽布穀也。歐陽永叔乃謂別有拙鳥。處鵲空巢。今謂之鳩。與布穀絕異。後儒因舍毛而從歐陽。果可據乎。曰。詩中鳥獸艸木之名。當以爾雅爲證。秸鞠爲鳩。見於釋鳥。不聞別有拙鳥名鳩者。鳩鳩有均一之德。而婦人之義。亦主從一而終。故序云。德如鳩鳩也。善乎吳江陳氏之言。曰。布穀之名鳩。載在經傳。歷有明徵。若拙鳥者。不詠於詩。不著於爾雅。又不在左傳五鳩之列。其冒名鳩者。俚

俗之妄稱。召南詩人。安知宋世方言乎。且未聞言婦德者。徒取其拙也。斯爲解頤之論矣。

問。吉士誘之。歐陽解爲挑誘。而東萊呂氏非之。謂詩人惡無禮。豈有爲此污行。而名吉士者。其義正矣。然毛傳訓誘爲道。亦不見於爾雅。何也。曰。釋詁。誘。進也。說文。誘與美同。有進善之義。故亦訓爲道。論語。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儀禮鄉射大射。皆有司射誘射。詩序。衡門。誘僖公。皆此義也。誘又與牖通。詩。天之牖民。毛亦訓爲道。言貞女有潔清之操。士當以六禮道行之。

問。于嗟洵兮。毛訓洵爲遠。洵何以有遠義。曰。韓詩洵作夙。夙。遠也。古讀夙如洵。說文。瓊。从夙聲。或作璇。春秋傳。瓊弁玉纓。說文引作璿弁。則瓊。璇。璿。三字音義相同。夙亦从夙省聲。此夙之正音也。夙又有營求之義。後人因轉爲朽。正切。然古人讀營亦有環音。如夙本从營省聲。而與夙。環。通。詩。獨行。夙。夙。釋文本亦作夙。夙。環。在。夙。崔本作夙。左氏傳。夙。夙。余在。夙。說文引作夙。讀。夙。如。夙。猶。讀。瓊。如。璇。也。說文。走部。有趨字。云。獨行也。讀若夙。此卽詩。獨行。夙。夙。字。趨。正。字。夙。夙。皆借用字。古人訓洵爲均。而勻字。經典亦作洵。夙。既與趨同音。則夙與洵音亦相近矣。

問。旄邱篇。褻如充耳。毛鄭異義。後儒多从鄭說。何也。曰。詩言充耳者。凡四。淇奧。著。都。人士。皆取瑱義。此篇不當別取耳聾爲解。充耳者。大夫之盛飾。有盛飾而德不稱。故詩人責之。與候人刺三百赤芾。語意正同。傳以褻爲盛服。漢書董仲舒傳。子大夫褻然爲舉首服虔云。褻然。盛服貌。正用詩義也。陳啓源云。淇奧篇。

以充耳爲美。此詩以充耳爲刺。盛飾鈞也。而稱不稱焉。美惡不嫌同辭。

問桑中篇。孟弋孟庸。毛公以弋庸爲姓。孔疏不能言其所出。按春秋定姒。公羊作定弋。則弋與姒同。不識庸姓亦有可攷否。曰古書庸與閻通。左氏傳閻職。史記齊世家作庸職。是也。漢書谷永對策云。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閻妻驕扇。日以不臧。閻妻卽小雅之豔妻。鄭氏以爲厲王后。尙書中候作剡閻。豔剡文異義同。蓋其女之族姓。閻妻猶言姜女云爾。庸閻聲相近。書毋若火始燄燄。漢書引作庸庸。故知庸卽閻也。或謂鄘古作庸。本庸姓之國。卽孟庸之所自出。此妄說。無據。古未有以姓名其國者。

問毛公說鄭詩。以狡童曰昭公。鄭氏於山有扶蘇篇。改爲忽所任用之小人。而狡童篇仍遵毛義。狡童之稱。固可施於君上乎。曰古本狡當爲佼。山有扶蘇箋云。狡童有貌而無實。孫毓申之。以爲佼好之佼。非如後世解爲狡獪也。狡童傳云。昭公有壯佼之志。疏亦云。佼好之幼童。則佼童只是少年通稱。非甚不美之名。且箕子嘗以目紂矣。衛武公刺厲王云。於乎小子。古人質朴。不以爲嫌。

問子之還兮。漢書地理志。引作子之營兮。以營爲地名。與毛說異。且營與開肩似未合韻。曰古人讀營如環。韓非子云。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者謂之公。說文引作自營爲厶。背厶爲公。是營卽環也。說文營訓市居。卽闔闔字。徐氏未通古音。乃於門部新附闔字。失其旨矣。釋邱。水出其左。營邱。郭景純謂淄水過其南及東。是營邱本取回環之義。營還同物。非別音也。毛訓還爲便捷。此以營爲地名。則茂與昌

亦地名。釋邱云：涂出其後。昌邱卽此詩之昌歟。

問言采其莫。陸璣疏以爲酸迷。爾雅無莫艸。何也。曰：子友孫淵如校本。艸據陶隱居說。羊蹄有一種。極相似而味酸。呼爲酸摸。酸摸卽爾雅之菴蕪。亦卽詩之莫。陸璣所云酸迷也。古人訓莫爲無。規模字亦作櫛。孫說得之。

問公之媚子。朱氏傳以爲所親愛之人。而嚴華谷直以便嬖當之。田獵講武。而以便嬖扈從。豈國家美事。詩人美君。殆不如是。曰：媚子之義。當從毛鄭。謂能以道媚於上下。使君臣和合者也。詩三百篇言媚于天子。媚於庶人。媚茲一人。思媚周姜。思媚其婦。皆是美詞。論語媚奧媚竈。亦敬神之詞。非有諂瀆之意。唯晚出古文尙書。罔命有便辟側媚字。而傳訓爲諂諛之人。古文書多僞。此亦其一證也。王肅以子爲卿大夫之稱。其非便嬖可知。

問小戎第三章。末句不入韻。說古音者以爲雜用方音。信有然乎。曰：興字固以虛膺切爲正音。然亦兼有歆音。學記不興其器。注云：興之言歆也。儀禮既夕。士虞二篇。皆有聲三之文。而注一云噫興。一曰噫歆。是興與歆通。大雅維予侯興。與林心爲韻。此亦以興與音爲韻也。古字有正音。亦有轉音。求讀如奇。難讀如讎。敦讀如彫。徵讀如祉。皆聲之轉。而經典所常用者。天下之口相同。豈獨限於一方。崑山顧氏攷求古音。最有功於小學。惜其未悟聲音相轉之妙。如求裘本一字。而強分爲二。甚且謂宣尼贊易。猶沿方俗之音。

則拘墟而近於妄矣。

問晨風篇隰有六駮。毛以倨牙食虎豹之獸當之。似非其倫。曰詩中山有隰。有對舉者。皆草木之類。此六駮必艸木之名。其非獸名審矣。釋木云駮。赤李。謂李之子赤者也。其卽詩之六駮乎。又釋艸云。廌。九葉。樊光本廌作駮。

問詩又缺我鉢。鉢字說文金部未收。未審何从。曰毛云鑿屬曰錡。木屬曰鉢。說文椽訓鑿首。卽詩又缺我鉢之鉢。與毛解本屬相協。斧斨錡鉢。皆民間所用。非兵器。故毛傳以斧斨切於民用。喻國家之有禮義。今以爲征伐所用。失其義矣。

問南陔六詩有其義而亡其詞。故毛公不列於什。蘇子由始以南陔爲次什之首。朱文公復依儀禮奏樂之次。升南陔三詩於魚麗之前。而以白華爲什首。又謂此六詩本有聲無辭。夫旣無辭。則不得謂之詩矣。何又置之三百篇之數乎。曰六詩旣有篇名。則必非無辭。或附於什外。或進之什中。皆無不可。至以奏樂之次。移易詩之篇第。則愚未敢以爲然。夫詩有詩之次。樂有樂之次。義各有取。不可強合。今依笙入三終。間歌三終。以改小雅之次。似矣。而閒歌之後。卽有合樂三終。其所奏者。周南之關雎。葛覃。卷耳。召南之鵲巢。采蘋。采蘋也。亦將移二南以入小雅乎。且采蘋之後。尙有草蟲一篇。又可移采蘋於草蟲之前乎。更以春秋傳攷之。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又歌鹿鳴之三。或頌或雅。隨時所用。豈皆依詩之序乎。



問左太沖蜀都賦云嘉魚出於丙穴說者謂卽詩之嘉魚乃爾雅釋魚篇不見其名何也曰詩言南有者多矣樛木喬木皆非木名則嘉魚亦非魚名猶之山有嘉卉非有艸名嘉卉也毛公言江漢之間魚所產其所該甚廣賦家借用詩言本非定名後人又援賦以釋詩展轉傳會遂失詩人本意孔穎達說經李善注選俱不取以相證則唐以前經師無此說矣

問三百篇中艸木之名毛皆依爾雅爲說惟北山有萊之萊傳不明言何艸正義云萊爲艸之總名非有別艸名爲萊按此詩南北山對文各指一艸一木此句不當獨異曰釋艸釐蔓華郭云一名蒙華說文萊蔓華也古文來釐通用故萊或爲釐臺萊皆有釋艸正文可證傳偶失其一然初不以爲艸之總名正義所言誤也

問我行其野篇言采其蕞箋以蕞爲牛糞疏謂釋艸無文然否曰釋艸云藺牛糞藺蕞聲相近鄭所見爾雅當是蕞字孔疏偶失引耳下章蒿蒿亦釋艸之正文而疏亦失引

問瓠葉序云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毛謂瓠葉庶人之菜而鄭申之以爲庶人農功畢乃爲酒漿以合朋友習禮講道藝也然則庶人亦有禮乎曰後漢書劉昆傳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莽以昆私行大禮有僭上心乃繫昆及家屬然則瓠葉之詩乃饗射之樂非庶人所宜僭用矣

問。大雅正義引三統術。七十六歲爲一節。二十節爲一紀。積一千五百二十歲。凡紀首皆歲甲寅。日甲子。卽以甲子之日爲初節名。又引三統術。魯隱公元年。歲在己未。今漢志並無其文。豈志有漏落乎。曰。孔沖遠不諳推算。其所述三統術。俱與本法不合。三統上元歲起丙子。以甲寅爲歲首。則乾鑿度之元也。而孔以爲三統。不亦謬乎。二十節爲一紀。亦乾鑿度術。與四分同。四分之法。三紀而爲一元。元首歲必甲寅。紀首或甲戌。或甲午。不皆甲寅。而孔亦未之思也。魯隱公元年。距伐紂四百歲。以三統歲術推之。歲當在甲寅。四分術無超辰之法。故命爲己未。相沿到今。而孔以爲三統。亦未之思也。

問。文王篤假哉天命。毛鄭訓假爲固。於義似未安。曰。假與固聲雖相近。然假之訓大。則釋詁正文。漢書劉向傳。言孔子論詩。至于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其云大哉天命。卽詩假哉天命也。云富貴無常。卽詩天命靡常也。然則宣尼說詩。已訓假爲大矣。

問。會朝清明。毛訓會爲甲。何也。曰。會與甲聲相近。故義亦因之。吾友惠徵君棟云。甲朝者。一朝也。古人以甲爲一。如第爲甲第。觀爲甲觀。令爲甲令。夜爲甲夜。戰國策。張儀曰。昔者紂爲天子。帥天下將甲百萬。以與周武爲難。武王將素甲三兵。領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毛公以意說詩。故訓會朝爲甲朝。又云。不崇朝而天下清明。不崇朝者。不終日也。後人或訓爲甲子之朝。或訓爲甲兵之甲。皆非毛意。

問說文口部咄字引詩無然咄咄言部詛字亦引詩無然詛詛二字並訓多言蓋先儒傳寫有異而義則同然與毛鄭朱注俱不合何也曰孟子引詩訓泄泄爲沓沓而毛氏傳取之說文沓語多沓沓也詩噂沓背憎鄭箋謂噂沓沓相對談語亦取聚語之義孟子以事君無禮進退無義言則非先王之道申沓沓之說亦是惡其多言與說文同義爾雅釋訓云憲憲泄泄制法則也鄭箋取其義云王方欲艱難天下之民又方變更先王之道女無憲憲然無泄泄然爲之制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惡蓋多言之人恆好改制以先王之道爲不足法而迎合時君之旨作法以病民國家之亡常由於此爾雅說文訓詁似異而理實相因孔穎達正義以泄泄沓沓爲競進之意朱氏又以爲怠緩悅從之貌皆不若說文之可據

問雲漢篇不殄禋祀鄭以不殄爲不絕如何曰殄古腆字燕禮寡君有不腆之酒注古文腆作殄詩新臺篇蓬條不殄鄭讀爲腆此殄字亦當讀爲腆不腆謂祀神之玉幣也

問召晏五章末三句說者皆以稗與替爲韻末句不入韻何也曰替當與引爲韻離騷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蹇朝諝而夕替替與艱韻古人讀艱如斤則替亦當讀他因切說文替作替在竝部从竝白聲或从由或又从𠄎从曰古文廢已久漢儒不能盡通言人人殊許叔重疑而兼收之予以召晏離騷證之則字當爲替从曰𠄎聲張平子東京賦洪恩素蓄民心固結執誼顧主夫懷貞節忿姦慝之于命怨皇統之見替元謀設而陰行合二九而成譎登聖皇于天階章漢祚之有秩替與

結節譎秩爲韻與說文所稱從竝白聲者相近蓋古音不傳於漢形與聲俱失其舊非叔重兼收此文後人何由知替字之正音儒者之學貴乎闕疑存異而不可專己守殘者以此此義自金壇段君玉裁啓之問我將云儀型式刑文王之典朱注儀式刑皆法也古人文字不應如此重沓曰儀訓善釋詁有正文宋儒不信爾雅故於經義多所窒礙如儀刑文王儀式刑文王儀當訓善王于興師王于出征于當訓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謂當訓勤依爾雅說甚爲直捷而必欲改之斯亦通人之蔽矣問敬之篇佛時仔肩毛訓佛爲大正義謂其義未聞願聞其審曰說文奔大也从大弗聲讀若予違汝弼卽此佛字佛之訓大猶墳之訓大皆同位之轉聲也毛公釋詩自爾雅詁訓而外多用雙聲取義若汙爲坡苞爲本懷爲和之類也或兼取同位相近之聲如願爲每龍爲和遡爲鄉綴爲表達爲射之類也古人詁訓之學通乎聲音聲音之變無窮要自有條不紊唐以後儒家罕聞其義而支離穿鑿之解滋繁矣問景員維河毛鄭異解當何所從曰說文員物數也故其義爲均濬哲篇幅隕旣長毛亦訓隕爲均景員爲大均幅隕爲廣均蓋七十子相承之故訓後儒競出新意終不如毛傳之正大問魯頌駟駟牡馬在坰之野坰古作𠂔說文𠂔字下云林外謂之𠂔正與毛傳合而馬部別出駟字引詩在駟之野似複而舛矣陸德明謂駟駟說文作驍驍果可信否曰𠂔古文又作𠂔爾雅作坰詩作駟皆經師孳乳之字詩旣以駟名篇故許君兼收二文許君僭詩皆主毛氏則毛公本作在駟之野矣駟在馬部

故以牧馬苑爲義。若指其地。則自在郊野之外。非相背也。說文。驍。訓良馬。今毛傳。駟。良馬。腹幹肥張也。二義相同。則許所見毛本。亦是驍。驍也。驍古堯切。駟聲相近。魏晉以後。譌驍爲駟。改駟爲壩。因疑說文有譌。或謂說文駟字。爲李陽冰等竄改。是又不然。唐時正義本。駟。壩與今本同。若果是唐人竄入。當引駟。駟。牡馬。必不云在駟之野矣。

# 潛研堂文集卷七

## 荅問四

### 三傳

問。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愚嘗疑之。將謂當時之亂賊懼乎。則趙盾崔杼之倫。史臣固已直筆書之。不待春秋也。將謂後代之亂賊懼乎。則春秋以後。亂賊仍不絕於史冊。吾未見其能懼也。孟氏之言。毋乃大而夸乎。曰。孟子固言春秋者。天子之事也。述王道以爲後王法。防其未然。非刺其已然也。太史公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乎春秋。又曰。有國家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子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春秋之法行。而亂臣賊子無所容其身。故曰懼也。凡篡弑之事。必有其漸。聖人隨事爲之。杜其漸。隱之弑也。於翬帥師戒之。子般之弑也。於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邱戒之。此大夫不得專兵柄之義也。尹氏立王子朝。在昭公之世。而書尹氏卒於隱之策。崔杼弑君。在襄公之世。而書崔氏奔衛。於宣之策。此卿不得世之義也。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再見於春秋。爲無知之弑君。張本也。母弟雖親。不可使踰其分也。趙穿弑君。而以趙盾主惡名。穿之弑。由於盾也。

胥甲父與穿同罪。盾於甲父則放之。於穿不惟不放。且使之帥師侵崇。盾尙得辭其罪乎。侵崇小事。不必書而書之。所以正盾之罪。且不使穿得漏網也。鄭公子宋弑君。而以歸生主惡名。歸生正卿。且嘗帥師敗華元矣。力足以制宋。而從宋之逆。較之趙盾。又有甚焉。不得託於本無逆謀也。楚公子比之弑君。棄疾成之。而比獨主惡名者。奸君位也。而棄疾之惡。終不可掩。故以相殺爲文。著其罪同。然比與棄疾。皆楚靈之弟。靈逐比而任棄疾。卒死於二人之手。先書比奔晉。又書棄疾帥師圍蔡。明君之冢弟。不可以愛憎爲予奪也。衛孫甯出其君。而以出奔爲文。衍有失國之道也。貶衍則嫌於獎剽。故先書公孫剽來聘。以見義。公孫而干正統。其罪不可掩也。楚商臣蔡般之弑。子不子。父亦不父也。許止不嘗藥。非大惡而特書弑。以明孝子之義。非由君有失德。故楚蔡之君。不書葬。而許獨書葬。所以責楚蔡二君之不能正家也。楚成之事。與晉獻略同。子孝則爲申生。子不孝則爲商臣。而晉亦尋有奚齊與卓之弑。未有家不齊而國治者也。故晉獻之卒。亦不書葬也。書闞弑吳子餘祭。戒人君之近刑人也。書盜弑蔡侯申。戒人君之疏大臣而近小人也。欒盈之入曲沃。趙鞅之入晉陽。書之以戒大都耦國之漸。人臣不可專其私邑也。楚子虔弑于乾谿。書其地。著役之久也。君親出師。久而不歸。禍之不旋踵。宜矣。楚之強。莫強於虔。伐吳。執麇。封滅賴。滅陳。滅蔡。史不絕書。而無救於弑者。無德而有功。天所惡也。宋襄公用鄫子。楚靈王用蔡世子。皆特書之。惡其不仁也。且以徵二君之強死。非不幸也。宋公與夷。齊侯光。楚子虔。以好戰而弑。晉侯州蒲。以誅戮大臣而弑。

經旨先文以見義。所以爲有國家者戒。至深切矣。左氏傳曰。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後儒多以斯語爲詬病。愚謂君誠有道。何至於弑。遇弑者皆無道之君也。其賊之有主名者。書名以著臣之罪。其微者不書。不足書也。無主名者亦闕而不書。史之慎也。非恕臣之罪也。聖人修春秋。述王道。以戒後世。俾其君爲有道之君。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各得其所。又何亂臣賊子之有。若夫篡弑已成。據事而書之。良史之職耳。非所謂其義則竊取之者也。秦漢以後。亂賊不絕於史。由上之人。無以春秋之義。見諸行事。故爾。故惟孟子能知春秋。

問。漢書藝文志。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二卷。經十二卷之下。注云。公羊穀梁二家。而古經十二篇。注無明文。所謂古經者。何經也。曰。按劉歆移太常博士書。稱春秋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許慎說文序云。孔子書六經。左邱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江式云。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卽前代之古文。然則志所稱古經者。卽左氏經也。鄭司農周禮注云。古文春秋經。公卽位。爲公卽立。先鄭傳左氏學。其所稱古文經者。亦必左氏之經也。漢書劉歆傳。謂左氏傳多古字古言。今左氏經傳。絕少古字。蓋魏晉以後。經師所改。失其真矣。

問。左氏春秋。漢平帝時。嘗立學官。光武初。以尙書令韓歆之請。立左氏學。選司隸從事李封爲博士。諸儒論議。謹譁。會封病卒。左氏復廢。終東京之世。春秋博士。祇有公羊嚴顏二家。無左氏也。陸德明釋文乃云。



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奏上左氏。乃立於學官。春秋正義與釋文略同。陸孔之說。果何所據。曰。攷之漢史。鄭衆以章帝建初八年卒。興之卒。更在衆前。不及和帝之世。且元興改元。止於一年。初無十一年。則釋文之誤審矣。靈帝熹平中。盧植上書。請立左氏於學。置博士。可見元興以後。左氏未嘗立學也。至春秋正義。其文益錯亂。如云。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及歆。創通大義。奏上。然則劉歆至和帝時尙存也。又云。至章帝時。賈逵上春秋大義四十條。然則章帝轉在和帝之後也。此村夫子知其不然者。曾謂顯達大儒。而有是語乎。愚故曰。傳寫錯亂。非正義之本文也。夫左氏之勝公羊。宜乎夫人而知。而范升抗議於前。何休排詆於後。雖以天子之力。不能勝之。當時經師之專己黨同如此。然則劉賈鄭服。扶翊古學之功。詎淺鮮哉。

問。古人名字必相應。說文所載。名。𠂔。經典借字。子游。名。施。字。子旗。名。嘉。字。子孔。名。瑕。字。子石。名。黶。字。子皙。是也。春秋傳如歸生。歸父之字。子家。側之字。子反。喜之字。子罕。曠之字。子野。由之字。子路。須之字。子遲。虎之字。子皮。蠆之字。子尾。子蟠。圍龜之字。子靈。騑之字。子駟。鮀鱮之字。子魚。鱒之字。子鮮。鮒之字。叔魚。夷之字。子蠻。子貉。宋之字。子公。齊之字。叔侯。皆義相協。申西方也。故字。子西。大夏在西。故亦字。子西。荆楚舒在南。故字。子南。若黑之字。子皙。則又以相反爲義也。王逸注楚辭云。楚人謂巫曰靈子。故申公巫臣字。子靈。說文。蔑。勞目少精也。故讓蔑字。然明。至如僞之字。子產。嬰齊之字。子重。其義安在。曰。說文。山。產也。山銳而

高曰喬。蓋子產名本是喬字。後人加人旁。

後漢書陳寵傳美鄭喬之仁政。漢書五行志叔孫喬如出奔。

如陳亢字子禽。本取鳥亢爲義。

而說文亦作伉也。齊威王嬰齊。或作因齊。重與因義相近。或楚子重亦名因齊乎。春秋傳鞮鞮鞅鞅。皆所

以馭馬。說文鞮作鞮。秦公孫鞅字子顯。蓋鞮之省也。釋獸云。闕洩多狃。公山不狃字子洩。殆取諸此。春秋

時。又有假古人名以爲名字者。殷有比干。而楚公子比字子干。晉有陽處父。而魯公斂陽字處父是也。

問。古人名克字子儀。何也。曰。古文儀與義同。義从我。我从手。手古殺字。故義主斷制。易四德。元爲仁。利爲

義。利亦从刀。而以和爲訓。故云利物足以和義。春秋傳。師克在和。故克之字曰儀父。曰子儀。

問。鄭公孫輒字子耳。何義。曰。輒當爲耳。說文。耳垂也。引春秋傳。秦公子輒。其耳下垂。故以爲名。今三傳

初無秦公子輒其人者。必鄭公孫輒之譌。

問。宋儒譏左氏書。周鄭交質。以周鄭爲二國。不知上下之分。其信然乎。曰。春秋譏交質。故穀梁云。交質子

不及二伯。左氏亦有信不由中之戒。傳載交質。非一事。獨於此引君子之論。以見例。凡交質之失。二國共

之。君子非專爲周鄭言之也。古者封建之世。王畿千里。爲天子之國。自畿以外。爲列國。天子不自治之。故

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國治而後天下平。又曰。天下之本在國。王國與侯國皆國也。天子

有道。而天下諸侯朝之。謂之有天下。否則位號僅存。所有者唯王國而已。殷之有天下舊矣。而孟子言武

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戰國之世。周鼎未改。而孟子書言三代之失天下。又云。王者之迹熄而詩

亡可證。平王東遷以後，周僅有其國，不得云有天下。此王之所以爲風，而左氏以周鄭爲二國，亦紀其實耳。對鄭而言，故不言王而言周。漢初賈誼上疏，亦以漢與吳楚淮南諸國對言。當時未聞非之。後儒去古日遠，不攷封建之制，強立議論，要於經義無當也。

問：桓六年傳「不疾癘」，蠡說文作瘵，云「瘵，瘵皮肥也」。今說文無此語，并無瘵字，豈陸氏誤耶？曰：說文無累字，安得更有从累聲之字。惟尙部癘字，注云「畜產疫病也」。此瘵蠡之正字。蠡癘聲相近，故假借爲蠡耳。瘵亦俗字，當爲族。族之言聚也。疫者相聚傳染之疾，故六畜之疫曰族癘，或作族桑，桑癘亦聲相近也。說文瘵小腫也。一曰族桑，俗書桑爲累，或加疒旁，而陸德明以爲說文作瘵，誣矣。陸氏引說文多誤，如詩會不容刀，陸云說文作鷗，蠡斯羽，說文作鷗，說文作舜，舜鷗二字，皆說文所未收。又毖彼泉水，陸云說文作聒，按說文聒讀若詩泌彼泉水，非謂詩文作聒也。

問：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經不書公子，左氏未著其說，何也？」曰：後漢書鄭興說「更始入關云：春秋書齊小白入齊，不稱侯，未朝廟故也。興習左氏春秋，此必左氏先師之說，而杜氏失於採用。」

問：莊二十四年「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左氏無傳，公穀以曹羈爲曹大夫，赤爲郭公名，然系郭公於歸曹之下，於義未安。杜氏以羈爲曹世子，赤爲曹僖公，爲戎所納，故曰歸，以春秋書鄭忽突之例證之。杜義當矣。曰：此左氏先師之說，非杜臆造，賈逵謂赤是戎之外孫，故侵曹，遂羈而立赤。漢儒去古未遠，必

有所受。孔疏以爲無據。誤矣。

問。晉景公姊爲潞夫人。酆舒爲政。殺之。而伯宗數酆舒之罪。曰。虐我伯姬。不云殺云虐。殆有所諱乎。曰。惠氏補注嘗及之。據尙書呂刑。惟作五虐之刑。墨子引作五殺之刑。論語。不教而殺。謂之虐。又宣十八年傳云。凡自內虐其君曰弑。則虐卽殺也。潛夫論氏姓篇。引此文云。酆舒爲政而虐之。

問。襄十八年。同圍齊。此當指齊郕城而言。杜預據傳。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遂謂所圍者平陰城耳。則經當書圍齊平陰。如圍宋彭城之例矣。何以書圍齊。曰。杜氏之失。劉炫規過已言之矣。疏家曲爲杜解。於義終有未安。經先書圍而後書伐。以其不成圍也。諸侯之師。已門其三門。故先書圍。圍未合而卽略地。故後書伐。若平陰不過齊之一城。卽使塹門固守。猶不足書。况又不能守而遁乎。且杜解防門廣里。全是臆說。攷續漢書郡國志。濟北國盧縣。有平陰城。有防門。有光里。有景茲山。光里卽此傳之廣里也。景茲卽此傳之京茲也。水經注濟水篇。引京相璠云。平陰城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道所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齊侯塹防門。卽此也。防門北有光里。齊人言廣音與光同。卽春秋所謂守之廣里者也。防門廣里。皆地名。與平陰相近。杜以爲門外作塹。廣一里。其不然乎。

問。襄十八年傳。及秦周。伐雍門之萩。杜以秦周爲魯大夫。近儒惠氏。謂秦周齊地名。引呂覽慎大篇。齊達子帥其餘卒。以軍于秦周。高誘注。秦周。齊城門名。以證成其義。未審孰是。曰。杜據魯有秦子秦堇父。故以

秦周爲人名。然以下文東侵及濰南及沂之例推之。惠說爲長。當以及秦周爲句。

問。楚薺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杜不言費滑所在。已見於成十三年注也。滑國都於費。卽漢緱氏縣地。僖二十年。鄭人入滑。滑遂服屬於鄭。三十三年。秦伯謀襲鄭。滅滑而還。晉人敗之於穀。自是滑屬於晉。成十七年。鄭子駟侵晉虛滑。是也。其後滑又屬鄭。此傳所云侵費滑也。昭定以後。滑又屬周。昭二十六年。王次于滑。定六年。鄭伐周馮滑。是也。滑地介周鄭之間。疆場一彼一此。固是常事。此何以獨稱費滑。曰。鄭有二滑。莊三年。公次于滑。杜云。滑。鄭地。在陳留襄邑縣北。故於此傳稱費滑以別之。

問。屈狐庸言天所啓。在今嗣君。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嗣君。謂夷昧也。據史記。餘昧子僚。代立。爲諸樊子光所弑。則狐庸之言不驗。左氏何故取之。曰。公羊以僚爲長庶。則非夷昧之子。據世本。夷昧生光。服虔注亦云。夷昧生光而廢之。故光曰。我王嗣。蓋本世本爲說。與狐庸之言相應。自史公以光爲諸樊子。而吳越春秋。何休注。公羊皆仍之。杜氏生於晉初。亦違左氏正文而從史記。史遷雜采它書。與左氏違戾者多矣。豈足盡信。

問。襄三十一年傳。繕完葺墻。繕完葺三字同義。或疑完爲宇之譌。何如。曰。完當爲院。說文。寘。周垣也。或作院。院譌爲完。篇簡爛脫耳。

問。昭元年傳。夏有觀扈。商有姚邠。杜注引書序。啓與有扈戰於甘。而不及觀事。何也。曰。按楚語。士聲云。啓

有五觀。文王有管蔡，皆元德也。而有姦子，韋昭注：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周書嘗麥篇，其在殷之五子。殷當作夏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竹書紀年：帝啓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注云：武觀，卽五觀也。離騷云：啓九辨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於家巷。漢書古今人表：啓子兄弟五人，號五觀，列下中地理志：東郡有畔觀縣。史記夏本紀：太康失國，兄弟五人，須于洛汭，索隱引皇甫謐云：號五觀也。蓋自古文尙書未出以前，儒者皆知五子之爲五觀，而杜於此經之觀，獨闕其文，杜好與漢儒立異，此亦其一證也。酈道元，北方之學者，其撰水經注云：淇水又北逕頓邱縣故城西，古文尙書以爲觀地矣。蓋太康弟五君之名，號曰五觀者也。六朝時，梅氏古文盛行於江左，而河北猶守鄭義，故酈道元稱古文尙書，仍取五觀說。

問昭七年正義引張叔皮論云：賓爵下革。毛本誤作華田鼠上騰，牛哀虎變，魀化爲熊，久血爲燐，積灰生蠅，未

審張叔皮何代人，據下文兩稱張叔，則張叔似人姓名，又不知皮論是何書也。曰：予初讀注疏，亦蓄疑久之。後讀李善注文選卷六，引張升反論，噓枯則冬榮，卷五十五，引張升反論語，噓枯則冬榮，吹生則夏落，卷四十三，引張升反論，黃綺引身巖棲南岳，卷四十，引張叔及論，青萍砥礪于鋒鏑，庖丁剖犧于用刀，卷三十一，引張叔及論，煩冤俯仰，淚如絲兮，詳其詞意，與春秋疏所引本是一篇之文，而篇名或云反論，或

云反論語。或云皮論。或云及論。其人名。或云叔。或云升。攷後漢書文苑傳。有張升。字彥真。陳留尉氏人。著賦誄頌碑書。凡六十篇。梁七錄。有外黃令張升集二卷。反論殆升所撰之一篇。如解嘲釋譏之類。曰皮曰及。皆字形相涉而譌。叔與升。亦字形相涉也。

問。春秋之世。諸戎種類實繁。其由瓜州徙居中國者。蓋有二種。一曰姜姓之戎。一曰允姓之戎。姜戎以殺之役見春秋。戎子駒支。其後也。范宣子數駒支。稱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汝剖分而食之。而駒支亦云。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四岳之裔胄也。賜我南鄙之田。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是姜戎自瓜州徙晉南鄙。而附庸於晉者也。允姓之戎居陸渾。陸渾。瓜州地名也。故稱陸渾之戎。僖公二十二年。秦晉遷之伊川。由是伊川亦有陸渾之名。其後生聚繁衍。或居晉陰地。謂之陰戎。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先王居櫛於四裔。以禦魑魅。故允姓之姦。居於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伊川乃周畿內之地。故云郊甸。與姜戎之居晉南鄙者。固有別矣。杜元凱謂四嶽之後。皆姓姜。又別爲允姓。蓋欲合二種而一之。竊有未安。曰。春秋時。戎狄散處中國。其類實繁。狄有姬姓隗姓之別。戎有姜姓允姓子姓姬姓之別。允姓之徙伊川。在晉惠公時。晉猶未啓南陽。與伊川相去甚遠。何緣分南鄙之田以食之。且秦晉同欲遷之。非秦人迫逐。而晉特裂土而予之也。楚子嘗伐陸渾之戎矣。不聞其侵晉南鄙。則陸渾之戎。

非姜戎也。姜姓之別爲允。無他文可據。杜氏特以意度之。然二戎族姓各殊。分地亦別。安得以其同出瓜州。同徙於晉惠公時。而遂混而一之乎。莊二十八年傳。小戎子生夷吾。與大戎狐姬對文。則子亦姓也。子姓之戎。未詳國邑所在。杜元凱訓子爲女。謂卽允姓之戎。允姓始入中國。由晉惠公誘之。若惠公之母。卽是允姓。則伊川之徙。不待惠公時矣。杜之臆說。庸可信乎。史記晉世家。謂夷吾母。重耳母之女弟。則又并子與姬而爲一。亦謬也。

問。楚子革稱陳蔡不羹爲四國。杜氏謂不羹有東西二城。或謂古三四字皆積畫。四當爲三之譌。然否。曰。予嘗讀賈子書大都篇云。楚靈王問范無字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羹。賦車各千乘焉。亦足以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朝乎。范無字曰。不可。臣聞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今大城陳蔡葉與不羹。或不克。不足以威晉。若充之以資財。實之以重祿之臣。是輕本而重末也。臣聞尾大不掉。末大必折。終爲楚國大患者。必此四城也。靈王弗聽。果城陳蔡葉與不羹。居數年。陳蔡葉與不羹。奉公子棄疾內作難。然則左氏傳云四國者。兼葉言之。昭十三年傳。稱陳蔡不羹許葉之師。葉本許都。靈王遷許於城父。而取其地。故有許葉之稱。十一年十三年傳。但稱陳蔡不羹。而不及葉者。傳寫之脫文。杜不審。而分不羹爲二以當之。誤矣。當時實有四城。改四爲三。亦非其實。

問。昭十八年傳。執事攔然。授兵登陴。服虔云。攔然。猛貌。杜以爲勁忿貌。義亦相近。攔字說文未收。敢問何



从曰。攔當爲憫字之譌。說文。憫。武貌。荀子榮辱篇。陋者俄且憫。楊倬注。憫與憫同。猛也。方言。晉魏之間。謂猛爲憫。今本方言。亦从手旁。

問。春秋占繇辭皆韻。哀十七年傳。如魚躡尾。橫流而方。羊裔焉。與下句不韻。何故。曰。劉炫以方羊斷句。裔焉屬下。大國爲句。其說本勝杜義。疏家必護杜而攻劉。要之是非不可淆也。疏又據闔門塞竇。乃自後踰。不與將亡爲韻。十年尙猶有臭。不與攘公之踰爲韻。以爲或韻或不韻。理無定準。不知古人讀踰如山。踰與竇韻。淪踰古皆讀如由。正與猶臭爲韻。左氏傳無不韻之繇也。以此譏劉。多見其妄。

問。說文引春秋傳云。嚙言。今左氏無此語。曰。哀二十四年傳。是嚙言也。役將班矣。服云。僞不信也。杜云。嚙。過也。釋文。嚙。戶快反。與嚙音河介切相近。古文从口从言之字。多相通。說文兼收嚙。嚙二字。嚙訓高氣多言。講訓讒。讒又訓誇。誇讒義較過僞尤長。然則嚙言卽嚙言。亦可作講言也。

問。公羊莊二十年傳。大瘡者何。痢也。注。痢者。民疾疫也。說文無痢字。未審當何从。曰。說文。癘。惡疾也。左氏傳。癘病不作。杜以癘爲惡氣。古文厲與列通。痢卽癘之異文也。瘡字說文亦無之。鄭注曲禮。引公羊作大漬。此古本也。說文羊部別出積字。則因記文四足曰漬而益之。

問。僖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左氏公羊說各殊。范甯駁公羊說。謂魯女無故遠會諸侯。遂得淫通。此事之不然者。而以左氏歸寧之說。爲近合人情。其理甚正。而疏家申何義。以爲末世無禮。容

或有之。如姜氏如莒之類。魯爲秉禮之國。何蕩檢若是其甚乎。曰。吾友褚刑部摺升嘗論之。謂春秋之例。女旣嫁。則繫其夫國。如紀伯姬。紀伯姬是也。未嫁。則不繫以國。如伯姬卒是也。此經書李姬及鄫子遇。次年乃書季姬歸于鄫。不繫以鄫。則爲未嫁之女可知。烏得言歸寧乎。齊高固先書逆而後書及。已嫁之詞也。季姬先書遇而後書歸。未嫁之詞也。已嫁則從夫婦之序。故曰高固及子叔姬。未嫁則從內外之詞。故曰季姬及鄫子。

問。僖十九年。鄫子會盟于邾婁。何氏注云。魯本許嫁季姬于邾婁。季姬淫泆。使鄫子請已而許之。季姬許嫁邾婁。何氏何以知之。曰。白虎通嫁娶篇云。春秋。伯姬卒。時娣季姬更嫁鄫。春秋譏之。此必公羊家說。僖十九年。伯姬卒。十四年。經書季姬遇鄫子。十五年。季姬歸于鄫。蓋季姬本伯姬之娣。不欲爲娣於邾。而使鄫子請已爲嫡。故季姬歸鄫。而二國之交惡始於此。

問。宣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公羊作賁渾。賁何以有陸音。曰。此轉寫之譌。本當爲賁。卽古文睦字。从火。火讀爲六。故睦亦有陸音。

問。曲禮。諸侯滅同姓。名。春秋。衛侯燬滅邢。邢衛固同姓矣。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甲。楚蔡非同姓。何以亦書名。曰。禮云。滅同姓者。滅天子之同姓也。陳蔡皆楚虔所滅。不於滅陳名虔。而於滅蔡名之。以其滅周同姓。尤惡之也。春秋之君。滅同姓者多矣。獨於二文見義者。蔡姬姓之大國。非漢陽諸姬可比。誘而殺之。

其惡尤甚。衛秉禮之國。文公又賢君。且邢衛同爲狄所滅。因齊桓仗義。得復社稷。乃瞰邢之弱而取之。於義尤不順。故亦絕之。

問。春秋有討賊之義。蔡般弑父自立。楚人誘而殺之。雖曰不義。與殺無罪者。亦宜有別。春秋何以無異文。曰。楚虔亦弑君之賊。與蔡般同。自當從兩下相殺之例。然蔡般之罪。終所當絕。此當合前後參觀之。昭十一年。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殺之。公羊傳曰。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故不成其子也。誅君之子不立。非怒也。無繼也。夫有爲般之世子。雖嗣立而不得書爵者。不成其爲君也。春秋之法。諸侯有誅絕之罪者。其子雖無罪。亦當廢。則討賊之義。亦嚴矣。楚商臣亦犯誅絕之罪。而子孫享國。且數十世。則有弑君不復見之例。以絕之。亦未嘗漏網也。

問。春秋書世子者。皆宜爲君之稱。蔡世子有何以獨爲貶詞。曰。君薨未踰年。稱子。書子。則不見貶斥之義。書名。又無當國之罪。故從其本號。書之。般雖有罪。然蔡之臣民。奉以爲君者。十餘年。經亦嘗書蔡侯矣。有侯。則宜有世子。不稱子。而稱世子。從其本稱。非得正之稱。所謂美惡不嫌同辭也。齊商人蔡般。皆弑君之賊。春秋書之。曰。齊侯蔡侯。無貶詞者。已成君也。已成君。則從五等諸侯之例。非獎賊也。辭窮則同也。然商人終被弑亡。後般亦死。楚虔之手。其子又慘死。天道果可畏哉。

問。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穀梁傳曰。言大夫而不稱名。無命大夫也。無命大夫而曰大夫。賢也。爲曹

羈崇也。據范蒼薄氏義。則此所殺之大夫。卽二十四年奔陳之曹羈。未識與傳意合否。曰公殺說此經。皆主賢曹羈。而意稍別。公羊謂衆故不名。穀梁謂非大夫故不名。公羊謂諸大夫不死君難。誅之得其罪。經爲曹羈諱。故不言曹伯滅。并不言戰。穀梁之意。當亦如此。其云爲曹羈崇者。謂因賢曹羈。故曹無命大夫。而書大夫。非謂大夫卽羈也。孟子云。晏子以其君顯。又云。百里奚相秦。而顯其君于天下。吳蠻夷之國。其朝聘例不書。惟吳子使札來聘。以賢季子故書。曹小國。於傳聞之世。不當有大夫。因羈之賢而書。并及殺大夫事。是因臣而顯其君。范氏所言。未得穀梁之旨。

問。打字不見於經典。惟穀梁宣十八年傳。戕撓殺也。注。撓。謂捶打。亦是晉人語。說文手部無打字。畢竟宜何從。曰。晉唐人書木旁字。多作手旁。此必打字之譌。說文。杙。槿也。杙。與樵。椽。連文。知槿亦兼有槿擊義。

問。釋文。撓。下引字林云。木杖。攷說文。稅。訓木杖。撓。訓解撓。却是兩字。陸似溷而爲一。曰。撓。殺之撓。本當从木旁。陸引木杖。訓之。則陸所見本。猶作稅字。隸楷改从手旁。而唐石經因之。非古本之舊也。

此页空白

# 潛研堂文集卷八

## 荅問五

### 三禮

問。曲禮恭敬擗節之擗。不見於說文。何也。曰。擗當爲劓。說文。劓。減也。又荀子不苟篇。恭敬縳屈。仲尼簪尊。貴之則恭敬而傳。其義皆與擗同。

問。曲禮七十曰老。公羊疏乃云。今曲禮七十曰耄。豈徐彥所見本特異乎。曰。陸德明釋文云。本或作八十。曰耄。九十曰耄。徐所見者。蓋卽此本。故引以證何氏六十稱耄之異同。後來轉寫。誤八爲七耳。八十曰耄。見於毛詩。故訓傳。又見於許氏說文。厥後劉熙釋名。王肅注易。郭璞注爾雅。皆主此義。易。大耄之嗟。鄭注。謂年踰七十。亦與毛許義不遠。曲禮有曰耄二字者。當是古本。而陸以爲後人妄加。蓋失之矣。何氏六十稱耄之說。與健爲舍人注爾雅相同。服虔注左傳。又云。七十曰耄。蓋漢人說耄義各不同。要當以八十爲正也。

問。長者不及。毋僂言。注。僂猶暫也。非類雜。暫與非類。似不相應。曰。荀子云。不問而告者。謂之傲。問一而告

二謂之嘖。傲非也。嘖非也。僂言者。長者問所不及。而輒以更端雜之。卽荀卿所謂嘖也。說文。僂互。不齊也。亦與非類之說相近。轉僂爲嘖。聲雖近而義則遠矣。鄭注表記。以僂焉爲可輕賤之貌。亦取僂賤聲相近爲義。僂與嘖聲亦相近。凡字从贊者。皆非一之詞。故叢木爲欂。車衡三束爲轡。以羹澆飯爲饋。說文無嘖字。而訓僂爲不齊。可證僂卽嘖矣。

問。勦說之勦。曹憲謂當从刀。與左傳勦民字从力者不同。其說然否。曰。說文。勦訓勞。鄭訓爲擊。卽取勞之轉聲。而借其義。非有異文也。說文刀部無勦字。曹憲俗儒。未達六書之旨。故多妄說。

問。曲禮內則俱有男女不同。枷之文。鄭云。枷。可以枷衣者。又云。竿謂之枷。釋器云。竿謂之箠。是枷箠同物。說文無此二字。何故。曰。陸氏釋文內則篇本作柀。說文。柀。訓落。其字承柀之下。當解爲藩落之落。非虛字也。李巡本爾雅作箠。箠假借字。

問。左右攘辟。鄭注兼存二義。當何所從。曰。古揖讓之讓。从手。漢書禮樂志。隆雅頌之聲。感揖攘之容。是也。禮記多古字。當以或說爲長。注訓攘爲卻。卻避尊者。亦與退讓之義相因。非有異也。

問。春秋有一人而二字者。叔向之爲叔譽。亦其類歟。曰。說文。肸。響布也。古人名字相配。故名肸。字叔響。響與向通。故或爲向。其作譽者。當爲響之譌字。形相涉。轉寫易淆。非有兩字也。

問。退然如不勝衣。注云。退或爲妥。此何義也。曰。妥退聲相近。易繫辭。隤然示人簡矣。孟喜本隤作退。陸績。

董遇姚信三家作妥。是妥與退回義。妥或爲綏。曲禮大夫則綏之。鄭讀綏爲妥。言其下於心。亦取退下之義。春秋傳交綏。謂兩軍皆退也。

問。鄭注月令多引今月令。以證文字異同。正義謂不入禮記者爲今。則呂氏春秋是也。今呂氏書具在。與鄭所引亦不盡合。何故。曰。漢藝文志有明堂陰陽二十三篇。在記百三十一篇之外。此禮記四十九篇小戴所傳。劉向所錄。鄭君據以爲注。其別出於明堂陰陽者。則謂之今月令矣。說文引明堂月令。如霽雨歲將僂終之類。蓋卽鄭所謂今月令。雖同出於呂氏。而文不無互異也。

問。禮運云。鳳以爲畜。故鳥不獠。麟以爲畜。故獸不狘。注。獠。飛走之貌。正義謂獠然驚飛也。狘然驚走也。獠。獠二字。說文皆無之。徐鉉新附。獠字。獠爲鳥飛。似不應从犬旁。曰。陸氏釋文。獠本作喬。周禮大司樂注引此文。

亦作喬。俗本从犬者。誤也。公羊傳。陳侯鮑卒。曷爲以二日卒之。愾也。注。愾者。狂也。愾與獠音義同。說文。狂走也。讀若歛。愾。獠皆疝之異文。當以疝爲正字。或作怵。洪範五行傳。禦聽于怵攸。鄭康成讀怵爲獸不獠之獠。是也。說文走部有趨字。訓狂走。卽鳥不喬之喬。張衡東京賦。捎魑魅。斬獠狂。薛綜注。獠狂。惡厲之鬼名。埤蒼云。獠狂。無頭鬼也。喬本有狂義。因喬狂連文。并喬字亦加犬旁。猶展轉之展作輾。鈇質之質作鑽也。

問。八蜡之神。諸家說不同。鄭康成謂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也。王肅



分貓虎爲二。而去昆蟲。陳祥道則去昆蟲。而增百種。呂大臨則去先嗇昆蟲。而增百種。又分貓虎爲二。或又有分郵表嘷爲二。而去昆蟲者。當何所從乎。曰。記稱蜡者。索也。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孔冲遠詩正義云。八蜡爲其主耳。所祭不止於此。四方百物皆祭之。春官大司樂云。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再變而致羸物。三變而致鱗物。四變而致毛物。五變而致介物。六變而致象物。注云。此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又大宗伯以醴辜祭四方百物。注云。謂磔禳及蜡祭。是蜡祭四方百物皆祭之。然則鄭康成蔡中郎以昆蟲爲八蜡之一。非無徵矣。或謂昆蟲害稼。於禮不當祭。予謂人與物一也。人死爲鬼。鬼有所歸。則不爲厲。故秦厲公厲族厲之祀。先王舉而不廢。螽蟥蝗之害稼。亦由政治之失而生。則必有神以司之矣。祭之俾上之人知所警戒。而小民亦有所恃以無恐。此八蜡所以終昆蟲也。

問明堂位。俎用梳。注。梳始有四足也。歲爲之距。歲字說文未收。从山於義無取。曰。陸氏釋文。歲又作概。說文。概从手。有所把也。夏后氏俎用梳。止有四足。般人加以橫距。謂之概者。取其手可把持。又謂之距。距。概聲相近也。

問內則有櫛。注。櫛。髮者也。說文無櫛字。未審當何從。曰。士冠禮。緇纒廣終幅。長六尺。注。纒一幅。長六尺。足以韜髮而結之矣。士昏禮。姆纒笄。注。纒。髮。亦廣充幅。長六尺。纒卽纒之異文也。史記周本紀。其罰倍纒。徐廣云。一作蕤。五倍曰蕤。蕤與纒同。故纒亦與纒同。鄭箋柏舟詩。引禮。世子昧爽而朝。亦櫛纒笄總。

正作纒字。

問。內則免薨之免。鄭解爲新生者。其義何取。曰。說文。甦。生子齊均也。婦人妊子初生爲甦。故艸木之新生者亦名甦。免卽甦之省文。古讀免如問。與萌聲亦相近。薨本蒿里字。借爲枯槁之槁。

問。冠帶垢。和灰請漱。與盥漱之漱異義。曰。說文。漱。盪口也。涑。澣也。涑與漱異文。亦異義。曲禮諸母不漱裳。及內則和灰請漱字。皆當爲涑。

問。中庸費隱之義。曰。費。釋文又作拂。古文費拂相通。道拂則身隱。卽承上遯世不悔之文。而申言之。古注至精。無可更易。後儒疑君子之道。爲開端之詞。剏立新義。以費隱兩字。聯貫後數章。按曲禮云。不詞費。論語云。惠而不費。費非美詞。古書從無以費讚道者。且中庸一篇。絕不更及費字。孔子曰。吾無隱乎爾。又曰。道不遠人。可離非道也。以道爲隱。非子思立言之旨。昔人謂臧三耳。甚難而實非。其費隱之謂乎。

問。君子胡不慥慥爾。說文無慥字。鄭訓慥慥爲守實。亦不見於釋訓。未審何據。曰。古書造與蹙通。韓子忠孝篇。舜見瞽瞍。其容造焉。孟子作其容有蹙。大戴禮保傳篇。靈公造然失容。賈子新書作戚然。周禮夏官。掌固。夜三鑿以號戒。杜子春讀鑿爲造次之造。而今人皆作戚音蹙。又戚之轉也。慥慥猶蹙蹙。當取不自足之意。鄭以爲守實。恐未必然。

問。中庸必得其壽。朱注云。舜年百有十歲。蓋據尙書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之文。而僞孔傳謂

三十在位者。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爲天子五十年。凡壽一百一十二歲。鄭注尙書。則以舜生三十爲句。徵庸二十爲句。在位五十載爲句。謂生三十年。歷試二十年。攝位至死爲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此三說者。宜何從。曰。史記舜本紀。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合計之。實年百歲。且三十而堯舉。五十而攝位。中間二十年爲歷試之歲。故本紀又云。舜得舉。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與鄭氏徵庸二十之文。恰相符合。史公從安國問故。所載多古文說。則東晉古文。以二十在位爲句。又改二十爲三十。必非孔壁之舊。又添出服喪三年。爲百十二歲。益不足信矣。

問。緇衣一篇。其文大似論語。其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遜心。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謹于言而慎于行。生則不可奪志。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皆與論語同。劉獻以爲公孫尼子所作。公孫氏殆七十子之徒。故得聞孔子之緒言歟。曰。愚嘗讀舊唐書。載沈約之言云。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其詞純粹平易。非子思子不能作也。鄭康成注論語。不可以作巫醫云。巫醫不能治無常之人也。其注不占而已。句云。易所以占吉凶。無常之人。易所不占也。皆依緇衣爲說。以經解經。信而有徵。衛瓘云。無恆之人。不可以爲巫醫。巫醫則疑誤人也。此朱注所本。然於下文不占之義。終難通矣。

問聘義。緝密以稟。注。緝。致也。說文無緝字。常用何文。曰。緝當从禾旁。詩集于苞。榘。傳。苞。榘也。釋文云。本又作緝。鄭箋云。根相迫。迨。榘。致也。與此注訓緝爲致同。

問婦人之義。從一而終。而禮有七出之文。毋乃啓人以失節乎。曰。此先王所以扶陽抑陰。而家道所以不。至於窮而乖也。夫父子兄弟。以天合者也。夫婦以人合者也。以天合者。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以人合者。可制以去就之義。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而孝弟之衰。自各私其妻始。妻之於夫。其初固路人也。以室家之恩。聯之。其情易親。至於夫之父母。夫之兄弟姊妹。夫之兄弟之妻。皆路人也。非有一日之恩。第推夫之親。以親之。其情固已不相屬矣。矧婦人之性。貪而吝。柔而狠。而築里姑姊之倫。亦婦人也。同居而志不相得。往往有之。其真能安於義命者。十不得一也。先王設爲可去之義。義合則留。不合則去。俾能執婦道者。可守從一之貞。否則寧割伉儷之愛。勿傷骨肉之恩。故嫁曰歸。出亦曰歸。以此坊民。恐其孝衰於妻子也。然則聖人於女子。抑之不已甚乎。曰。去婦之義。非徒以全丈夫。亦所以保匹婦。後世閭里之婦。失愛於舅姑。讒間於叔妹。抑鬱而死者有之。或其夫淫酗凶悍。寵溺嬖媵。凌迫而死者有之。準之古禮。固有可去之義。亦何必束縛之。禁錮之。置之必死之地。以爲快乎。先儒戒寡婦之再嫁。以爲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予謂全一女子之名。其事小。得罪於父母兄弟。其事大。故父母兄弟不可乖。而妻則可去。去而更嫁。不謂之失節。使其過在婦。歟。不合而嫁。嫁而仍窮。自作之孽。不可追也。使其過不在婦。歟。出而嫁於鄉里。猶不失爲

善婦不必強而留之。使夫婦之道苦也。自七出之法不行。而牝雞之司晨。日熾。夫之制於婦者。隱忍而不能去。甚至於破家絕嗣。而有司之斷斯獄者。猶欲合之。知女之不可事二夫。而不知失婦道者。雖事一夫。未可以言烈也。知臣之不可事二君。而不知失臣節者。雖事一君。未可以言忠也。此未諭先王制禮之意也。

問。周禮疏以鄭康成爲漢大司農北海郡鄭沖之孫。攷後漢書本傳。但稱八世祖崇。尙書僕射。不言其祖名沖。惟魏晉時有鄭沖。與何晏同修論語集解。乃在康成之後。且滎陽開封人。非北海人也。曰。禮記毛詩正義儀禮疏。俱不云康成祖名沖。恐係周禮疏誤爾。

問。鄉師巡其前後之屯。注。故書屯。或爲臀。鄭大夫讀屯爲課殿。課殿之文。賈氏未審所出。攷問何謂。曰。古文尻臀字。本作屍。殿从屠得聲。臀又从殿取聲。人之一身。臀居其後。軍後曰殿。亦取斯義。漢時課吏有殿最之法。亦以居後爲殿也。漢書宣帝紀地節四年詔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杜子春讀爲在後曰殿。與課殿之義同。後鄭以殿旣爲後。則上文不應更著前後字。故改從屯耳。

問。禮謹男女之別。而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于是時也。奔者不禁。然則溱洧秉蕢相謔。詩人何以刺之。曰。此會字讀如惟。王不會之會。謂會計其數。非令其合會也。凡男女自成名以上。媒氏旣書其名矣。娶判妻入子。則又書之。是匹夫匹婦。其嫁娶皆書於媒氏。仲春會男女。謂會計其未嫁娶者。令其及時嫁娶也。

古者女子有罪爲人妾而內則云奔則爲妾以其六禮不備卑之也仲春奔者不禁謂不禁其爲人妾耳。聖人豈導民以淫奔哉。會字之解得之梁鴻。梁鴻所著周禮解予未及見。此條則李南澗爲子述之。

問牛人職云軍事共其犒牛。春秋傳亦屢見犒師之文。而說文無犒字。張有復古編謂卽鎬字。果何所據。曰經典無以鎬與犒通者。唯玉篇云犒與鎬同。故謙中從之。其實不足據也。攷牛人疏云將帥在軍枯槁。賜之牛謂之犒牛。又大行人職云若國師役則令槁禴之。注故書槁爲豪。鄭司農云豪常爲槁謂犒師也。左傳公使展喜犒師服虔注以師枯槁故饋之飲食。然則犒本从木。後人因此犒牛字妄改爲牛旁爾。問守祧掌先王先公之廟祧。注故書祧爲濯。說文無祧字。今以濯代之。未審可否。曰集韻祧古作禴。禴非古字。蓋本作濯。後人以偏旁相似改从示耳。古書从兆从翟之字多相通借。詩桃夭公子韓詩作耀耀。書顧命王乃洮類水。鄭訓洮爲濯。則濯亦有洮音。許君習周官古文不別出祧字。蓋亦以濯爲祧也。鄭康成注祭法云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超祧聲亦相近。

問大司樂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賈疏謂圜丘取丘之自然。未必要在郊。無問東西與南北方皆可。其說然否。曰古人分郊丘爲二祭。賈意郊在南方。圜丘無定所。故爲此說。其實非也。孔穎達郊特牲疏云。圜丘所在雖無正文。應從陽位。當在國南。魏氏營委粟山爲圜丘。在洛陽南二十里。然則周家亦在國南。

但不知遠近其義當矣。

問太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曰類。曰造。曰禴。曰禘。曰絜。曰攻。曰說。而詛祝亦掌類造攻說禴禘之祝號。攻說之名於古未見。曰墨子兼愛下篇引湯說之辭曰。惟予小子履敢用元牡。告於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又釋之云。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詞說於上帝鬼神。則說之禮。殷人已有的矣。呂氏春秋季秋紀云。昔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于是翦其髮。斷其手。以身爲犧牲。用祈福于上帝。與墨子說正同。鄭謂攻說用幣無牲。其不然乎。孔安國注論語。予小子履一節云。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然墨子書引湯說。不云湯誓。且係禱旱告天之辭。非伐桀告天之辭。孔殆誤矣。東晉古文尙書出。又以此文竄入湯誥。使孔壁書果有予小子履云云。見於湯誥。則安國注論語。何故舍湯誥之正文。而別引墨子書乎。益不然矣。

問玉人。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說文。龍爲駝。將爲埒。先鄭讀龍爲尨。與許叔重義頗協。唯將埒二文。音義全別。何歟。曰。將當依說文爲埒。玉石半相埒也。將不得有雜義。或係後人轉寫之譌。問玉人注。瓚讀如饗。屨之屨。說文無屨字。未審其音義。曰。據玉篇。屨卽饋之古文。說文云。饋。以羹澆飯也。

禮記內則云小切狼臠膏以與稻米爲醢注狼臠膏臠中膏也以煎稻米則似今膏臠矣釋名臠饋也以米糝之如膏饋也賈疏謂漢時有膏臠蓋本內則注集韻臠以膏煎稻爲醢與賈疏合凡从贊之字皆有相佐義故鄭以瓚爲雜名

又問說文饗與饗同饗也與此注饗屢義似異曰饗醢聲相近內則饋醢之醢注亦訓爲粥而於小切狼臠膏以與稻米爲醢句則云此醢當从簡破醢爲饗取其聲相轉是鄭意以饗當膏臠與醢訓粥者不同矣賈侍中說醢爲饗許君則訓醢爲黍酒而兼存賈說鄭注亦與賈同

問攷工記梓人矢人箛皆有網字說文無杀部从閃亦無義曰此卽箛文殺字閃譌爲門又譌爲人非別有網字也周禮多古文後人不通六書任意更改如輿譌爲輿嚙譌爲割全失製字之指

問士冠禮冠者以柶祭醴與坐啐醴捷柶唐石經捷爲建顧氏以石經爲誤然否曰士昏禮婦受醴亦有以柶祭醴坐啐醴建柶之文則石經作建爲是敖繼公本亦與石經同是宋時猶未誤也今本所以誤者乃緣陸氏釋文有捷柶二字疑爲經文遂妄改建爲捷爾鄭注本云建柶扱柶于醴中陸所見本扱柶作捷柶故云本又作插或作扱要是注文非經文有捷字也經典釋文本單行之書今注疏本以釋文散入各經注下頗有舛譌而儀禮一經尤多芟削甚至以釋文溷入注中讀者不察乃謂鄭君注經已有翻切校刊之不謹貽誤後生多矣



問。禮記儀禮俱有周弁殷皐夏收之文。說文無皐字。未審所从。曰。皐當从日。吁聲。鄭注士冠記云。皐名出于幬。幬覆也。言所以自覆飾也。予謂皐與芋通。詩君子攸芋。箋云。芋當作幬。幬覆也。釋文。芋或作吁。其加曰者。經師附益之字也。漢書藝文志有芋子十八篇。卽史記之吁子也。張敞傳。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慙。孟康讀慙爲詡。以是推之。幬亦有吁音。鈕樹玉云。宋本說文及五音韻譜。覓字下竝作殷。曰吁。明刻五音韻譜亦作吁。

問。士昏禮有纁笄被纁黼之文。說文無纁字。何故。曰。士昏禮及禮記雜記皆有纁字。而義各別。士昏禮注。纁。禪也。玉藻。禪爲綱。中庸。衣錦尙綱。釋文。本又作纁。詩。碩人。丰。並作衣錦駢衣。綱。駢。纁。皆同物也。雜記。如三年之喪。則旣纁。其練祥皆行。注。纁。艸名。無葛之鄉。去麻則用纁。說文。駢。臬屬。卽雜記所謂纁也。駢與駢通。故說文引詩衣錦駢衣。其實禪衣字。當从駢。臬。纁字當从駢爲正也。

問。士昏禮。父醮子辭云。勗帥以敬先妣之嗣。荀子書勗作隆。惠松厓謂當由避殤帝諱改爲勗。如毛詩隆衝爲臨衝之類。信有之乎。曰。禮家傳聞文字。不無異同。要當從其長者。勗帥以敬於義爲長。且信諸子。不如信經。若云避諱更易。則無是理。士冠禮稱棄爾幼志。志爲桓帝諱。受天之祐。祐爲安帝諱。皆未改易。卽以毛詩徵之。四月秀蓂。秀爲光武諱。思皇多祐。祐爲安帝諱。亦未改易也。臨衝韓詩作隆衝。韓詩在漢時立於學官。何嘗避隆字耶。

問。旣夕禮。燕器材笠。注。笠。竹篋蓋也。陸氏釋文。篋字無音。何故。曰。賈疏釋篋爲竹青皮。則篋當爲筠字。

之譌。陸所見本亦必作筓。筓字禮記屢見。故不更加音爾。說文無籒字。張參五經文字。竹部亦不收籒字。可證唐以前無此字。惟丁度集韻。九虞部。始收之。讀如敷。蓋此注之譌。昉於北宋矣。

問。喪禮有賵。見於禮經春秋。其來舊矣。說文不收此字。何也。曰。隱元年服氏注。賵。覆也。天王所以覆被臣子。既取覆冒之義。則文不當从貝。竊意古經文當爲賵。書武王惟冒。許叔重引作賵。此古文以賵爲冒之證。徐鼎臣於貝部增賵賵諸字。未達叔重之指。

問。賵當爲賵。以尙書徵之。宜可信矣。賵字亦說文所未收。不識古文何從。曰。周禮小行人。若國札喪。則令賵補之。注云。故書賵作傅。故書者古文也。傅者附也。助也。許君从古文。故不取賵字。

問。世俗父歿稱孤子。母歿稱哀子。父母俱歿。稱孤哀子。見於溫公書儀。於古有之乎。曰。士喪禮。哀子某。爲其父某甫筮宅。哀子某。來日卜葬。其父某甫考降。士虞禮。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哀子某。來日某。齊祔爾子爾皇祖某甫。哀子某。圭爲而哀薦之饗。雜記。喪稱哀子哀孫。曲禮。孤子當室。冠衣不純素。郊特牲。春饗。孤子深衣。孤子衣純以素。孟子。幼而無父曰孤。是哀子孤子。俱無父者之稱。溫公書儀。大率本之。劉岳。五季亂離。士大夫鮮有知古禮者。其稱謂蓋未可據。

問。少牢。勿替引之。注。古文替爲袂。袂或爲戡。戡替聲相近。袂字似可疑。曰。袂當爲秩。字形相涉而譌也。說文。戡爲戡。詩。秩秩大猷。說文引作戡。戡是秩與戡通。書。平秩東作。說文作平。𠄎。𠄎从弟聲。則秩亦有弟音。

故與替聲亦相近也。陸德明讀袂爲決。則陸所見本已譌矣。

問。特牲。少牢。士虞。俱有醕尸之文。說文無醕字。何故。曰。今本特牲注云。今文醕爲酌。少牢。士虞注並云。古文醕爲酌。酌當爲酌。說文酌。少飲也。音與醕同。許君從古文。必以酌爲醕也。學者多聞酌。少聞酌。故注文譌爲酌。特牲注云。今文亦當爲古文之譌。所謂三占從二也。陸氏釋文於酌無音。蓋陸所見本已譌爲酌矣。

# 潛研堂文集卷九

## 荅問六

論語 孟子 唐初刪定五經正義 古以八音應八風 七經緯不載於漢藝文志

問。論語。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有兩說。一云。爲人子者。父在。則能觀其父之志。而承順之。父沒。則能觀其父之行。而繼述之。此范祖禹說也。一云。欲觀人子之賢否者。父在之時。未見其行事之得失。則但觀其志之邪正。父沒之後。身任承家嗣事之責。則當觀其行事之得失。此孔安國說也。張敬夫癸巳論語說。蓋主孔氏。而朱子非之。以爲當從前說爲順。若如後說。則上文未見志行之是非。不應末句便以可謂孝矣。結之也。及撰集註。則仍取後一說。而或問復申其義云。觀志觀行。范氏以爲子觀父之志行者。善矣。然以文勢觀之。恐不得如其說也。蓋觀志而能承之。觀行而能述之。乃可爲孝。此特曰觀而已。恐未應遽以孝許之。且以下文三年無改者推之。則父之志行。亦容或有未盡善者。正使實能承述。亦豈遽得以孝稱也哉。朱子之說。不同若此。以矛盾。後人宜何從乎。曰。後儒之說。勝於古。從其勝者。不必強從古可也。一儒之說。而先後異。從其是焉者可也。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孔子之言論孝乎。論觀人乎。以經文可謂孝。

矣。證之。其爲論孝。不論觀人。夫人而知之也。旣曰論孝。則以爲觀父之志行是也。不論觀人。則以爲觀人子之志行非也。子之不孝者。好貨財。私妻子。父母之養且不顧。安能觀其志。朝死而夕忘之。又安能觀其行。禮曰。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觀其志之謂也。又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觀其行之謂也。孟子論事親爲大。以曾元之賢。僅得謂之養口體。則孔子所稱觀其志者。惟曾子之養志。足以當之。如是而以孝許之。奚不可乎。至云父之志行。容有未盡善者。不得概以承述爲孝。其說固善。然但曰觀而不曰承曰述。則諍過幹蠱之義。已在其中。而與三年無改之文。亦無觸背。此正聖人立言之妙。而前所疑觀志與行。恐未應遽以孝許之者。亦可以不解解之矣。

問。君子周而不比之義。曰。孔氏忠信爲周之義。善矣。論語二十篇。言主忠信者三。又云。言忠信。又云。爲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而不信。又云。與人忠。又云。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其它言忠信者多矣。忠信爲周。先民詰訓。左氏所傳。不可易也。

問。哀公問社於宰我。鄭康成謂社主也。孔安國謂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而邢氏疏之。以爲夏都安邑。宜松。殷都亳。宜柏。周都豐鎬。宜栗。是各以其土所宜木。謂用其木以爲社主也。今文論語。但云問主於宰我。無社字。故先儒或以爲宗廟主。公羊傳。練主用栗。栗者。藏主也。何休云。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

敬貌。主，天正之意也。孔鄭傳古文，以爲社主。張禹包咸周氏何休，從今文以爲宗廟主，其爲主則一也。宋儒如伊川橫渠，並謂社當爲主。朱子集註云：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亦承邢疏之文，而語類答葉賀孫又云：看古人意思，只以樹爲社主，使神依焉。如今人說神樹之類，似與舊說異。何故？曰：神樹如戰國策恆思有神叢，莊子櫟社見夢之類，皆虛誕不足信。漢高祖禱枌榆社，注家以枌榆爲鄉名，非卽立枌榆以爲社神也。社樹歲久，或能爲祟，愚民無知而祠之。閩粵間，此風尤甚。三代以前，無此等淫祀也。周禮小宗伯，大師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社之有主明矣。曰：周禮載社主之說，朱子嘗與賀孫論之云：古人多用主命，如出行大事，則用絹帛，就廟社請神以往。如今魂帛之類，社只是壇，若有造主，何所藏之？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無遷主，乃有主命，主命非常禮也。宗廟如此，社主可知。社雖壇而不屋，壇旁別有藏主石室，何爲不可乎？

問：性與天道之說。曰：經典言天道者，皆以吉凶禍福言。易：天道虧盈而益謙，春秋傳：天道多在西北，天道遠，人道邇，吾非瞽史焉。知天道，竈焉知天道。古文尙書：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天道福善禍淫。史記：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皆此道也。鄭康成注論語云：天道七政變通之占，與易春秋義正同。孟子云：聖人之於天道也，亦謂吉凶陰陽之道。聖人有所不知，故曰命也。否則性與天道，又何別焉？一說：性與天道，猶言性與天合也。後漢書馮異傳：臣伏自思，惟以詔勅戰攻，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

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管輅別傳。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胸心。晉書紀瞻傳。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機神於史籍。唐書孫伏伽長孫无忌傳。俱有性與天道之語。此亦漢儒相承之說。而何平叔俱不取。問。慎而無禮則憇。憇字說文未收。从艸亦無義。曰。憇當爲認字之譌。說文認。思之意。荀子議兵篇。認認然懼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漢書刑法志引作鯁。蘇林讀如慎而無禮則憇之意。認正字。鯁假借字。憇則俗字也。

問。固天縱之將聖。集注訓將爲殆。頗難曉。曰。將聖之義。當從古注爲長。釋詁云。將。大也。詩有城方將。我受命溥將之將。並訓爲大。然則將聖者。大聖也。孔安國云。天固縱大聖之德。此以大訓將之明證也。子貢之稱孔子也。或擬諸日月。或擬諸天之不可階而升。又云。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此豈猶有疑於夫子之聖。而不敢質言之乎。且智足以知聖人。亦無庸謙也。

問。唐棣之華以下。何氏集解合於前章。其說亦有本乎。曰。此義見於春秋繁露第二卷竹林篇云。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爲禮。至邠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詩云。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由是觀之。見其指者。不任其辭。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董生說春秋。多引論語爲證。如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管仲之器小哉。內省不疚。何憂何懼。當仁不讓。苟志於仁無

惡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政逮於大夫四世矣。皆取以證春秋之指。穀梁隱元年傳云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僖三十年傳過而不改是謂之過二十三年傳以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皆依論語義蓋宣尼作春秋其微言大義多見於論語。西京去古未遠猶有傳其學者。今所存惟東漢諸儒之說。而春秋之微言絕矣。問君子不以紕繖飾。孔安國云一入曰繖三年練以繖飾衣爲其似衣喪服故不以爲飾衣。邢昺以繖爲淺絳色。據周禮五入爲繖則繖非淺絳且練衣不以繖飾緣何故。曰孔氏經文當是繖字。爾雅云一染謂之繖。卽孔所云一入也。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繖緣。注云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爲內繖爲飾。卽孔所云三年練以飾衣者也。然則孔本經注皆當作繖不作繖矣。考工記鍾氏三入爲纁五入爲繖。注謂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繖。繖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先鄭司農以論語君子不以紕繖飾證五入爲繖之文。則先鄭所受論語本作繖與孔本異也。士冠禮爵弁服注爵弁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繖。許氏說文無繖字而有纁字云帛雀頭色。又云微黑色如紕纁淺也。古人纁與才通才亦讀爲哉。與爵聲近。則繖纁爵三者同物。徐鉉校說文附入繖字不知纁卽繖也淺澗雙聲字詞賦家往往用之賈公彥云三入之纁入赤汁則爲朱若不入赤而入黑汁則爲紕。更以此紕入黑則爲繖。紕繖相類之物。故連文云君子不以紕繖飾也。今文論語作繖。古文作纁。微黑爲繖淺絳爲纁不能混而一之。明矣。自何平叔集解采孔氏說而經文仍從繖字。又改注文之纁亦爲繖。而二文相亂。邢氏知孔讀繖爲纁。又云一入曰繖。未知出何書。此知二五而不知



十也。

問寢衣之制何若。曰：說文：被，寢衣也。長一身有半。孔鄭解論語，並以爲臥被。被以掩身，故取其長。朱子集注以爲齊時所著，非臥被。其說出於曾氏。然於古無據。長一身有半之衣，亦不便於著。

問：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陳羣謂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閒之言。較之集註較長。曰：此漢儒之說，不始於陳氏。漢書杜鄴對策言：孔子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禮者，故無可閒也。

問：子路問聞斯行諸。包氏以爲賑窮揀乏之事，何所據。曰：曲禮：父母在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檀弓：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注：不專家財也。白虎通云：朋友之道，親存不得行者二，不得許友以其身，不得專通財之恩。友饑則白之於父兄，父兄許之，乃稱父兄與之，不聽卽止。故論語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也。包咸之說，蓋出於此。吳志：全琮以父命齋米數千斛，到吳市易，琮悉以賑贍士大夫，空船而還。裴松之引論語有父兄在之文，謂琮輒散父財，誠非子道，亦用包說。

問：四海之內皆兄弟。宋儒譏其意圓而語滯，其信然乎。曰：宋儒說論語者，於諸弟子之言，往往有意貶抑。然細繹此文，自死生有命，至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皆子夏述所聞之言，初無一語自造。蓋牛以無兄弟爲憂，故引四海皆兄弟之文爲證，乃以何患無兄弟足成之。若但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則與無兄弟之憂

何與焉。孔子曰：大道之行，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又曰：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橫渠張氏西銘云：民吾同胞，卽四海皆兄弟之說也。子夏所聞，卽孔子之緒論。又何語病之有。

問：片言可以折獄。孔安國訓片爲偏，謂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惟子路可。朱注訓片爲半，謂言出而人服，不待其辭之畢。書呂刑疏：謂孔子美子路，片言可以折獄，片言卽單辭也。子路行直，聞於天下，不肯自道己長，妄稱彼短，得其單辭，卽可以斷獄者，惟子路爾。單辭謂一人獨言，未有與對之人也。三說不同，未審何從。曰：折獄與衆共之，斷無言未畢而人服之理。書疏以片言爲單辭，是矣。然子路大賢，何至與人興訟於理亦難通。總不如孔安國注之確。子路才性明辨，故能聽一人之言而決兩家之獄。

問：馬融解正名云：正百事之名，而鄭康成以文字釋之。宋儒改爲正祖禰之名，則於衛事爲切。但衛君拒父，本以王父命爲詞，故公羊於石曼姑圍戚，謂不以父命辭。王父命，初無禰祖之事。若以授受之義論之，直當勸其讓國耳。徒正其名無益。況名本未嘗紊乎。曰：正名自當從鄭義。禮祭法記云：黃帝正名百物，而倉頡制文字，卽於其時，名卽文也。物卽事也。文不正，則言不順，而事不成。馬鄭本無二義。故唐以前說論語者，皆因之。春秋之世，方競戰爭，而孔子以正名爲先，故子路以爲迂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與吾猶及史之闕文同意。

問邦有道穀何以可恥。曰：泰伯篇云：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以貧賤爲恥，則食祿何恥之有。孔安國云：邦有道，當食其祿，無道而食其祿，是恥辱也。其說至當，不可易。後儒有意立異，非聖人本情。

問：皇侃義疏本正文與今本多異，如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皇本作恥其言之過其行也。於義似亦通。曰：邢叔明疏云：君子言行相顧，若言過其行，謂有言而行不副，君子所恥也。則邢本亦當與皇同。今注疏本乃後人依朱文公本校改，非邢氏之舊矣。

問：辭達而已矣。此辭何所指。曰：三代之世，諸侯以邦交爲重，論語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則稱之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則譏之。此辭卽專對之辭也。公羊傳：大夫出使受命不受辭，聘禮記：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論語之文與禮經相表裏，以經證經，可以知辭達之義矣。

問：匏瓜繫而不食。朱注與舊說似異。謂匏瓜不能飲食，恐有語病。曰：何氏集解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詳其文義，蓋謂匏瓜不可食，故得繫於一處，非謂瓜不能飲食。較之朱注爲長。春秋外傳：叔嚮稱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瓠甘匏苦，瓠可食，匏不可食，故叔嚮以爲不材。然曲沃之懸匏，良工取以爲笙，乃備八音之一，而詩稱酌之用匏，則匏又爲飲器。匏之爲用亦多，不特中流失船收千金之利也。

問：孺悲欲見孔子而辭以疾，悲尙未得見，不知何以得罪。曰：古者相見之禮，必因介紹。始見，辭於將命者。

曰。某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主人三辭。而出見之。悲欲見孔子。不由紹介。故孔子辭以疾。此賈公彥說。

問。古人引書多誤。如王伯厚舉漢藝文志。小道可觀。蔡邕傳。致遠則泥。以子夏之言爲孔子。唐孔穎達傳。以能問於不能。以曾子之言爲孔子。論語非僻書。何以舛謬。乃爾。曰。伯厚所舉。尙有未盡。後漢章帝紀。引博學而篤志。王充論衡。引死生有命。亦以子夏之言爲孔子。北史何妥傳。引仍舊貫。何必改作。以閔子之言爲孔子。劉知幾史通。引吾日三省吾身。昔者吾友。以曾子之言爲孔氏。論衡。引紂之不善。以子貢之言爲孔子。宋書劉延孫傳贊。引事君數斯疏矣。稱子曰。不稱子游。皆是也。然則古人固多誤乎。非也。漢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故漢唐諸儒。引用論語。雖弟子之言。皆歸之孔子。後儒未達此義。輒謂諸弟子之言。多有流弊。豈知論語所述。皆孔氏微言大義。端木游夏諸賢。其言皆聞諸夫子者乎。

問。史記以子張爲陳人。而呂氏春秋云。子張魯之鄙家也。學於孔子。或陳或魯。二說孰是。曰。皆是也。春秋傳。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子張當是陳顓孫之後。以字爲氏者。故稱陳人子張。旣從孔子游。而其子申詳爲魯繆公臣。則居於魯。非一世矣。

問。論語何氏集解。采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康成。陳羣。王肅。周生烈八家之說。周氏不詳其名。周生烈。

字文逸。燉煌人。本姓唐。魏博士侍中。晉中經簿云。周生姓烈名。今本集解有周無周生。何也。曰。平叔自序稱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疑平叔元本姓名兼舉。後人厭其繁複。因刪去其名。又不知周生之爲複姓。并生字亦去之。由是周氏周生氏兩家之說不可辨矣。後得皇侃義疏讀之。凡孔馬鄭陳王周生諸人皆稱名。惟包咸作苞氏而不名。蓋何氏家諱咸故也。然細檢全部。但有周生氏而無周氏。殊不可解。

問。孟子師行糧食之義。曰。周禮廩人職云。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食。注。行道曰糧。謂糒也。止居曰食。謂米也。鄭鏐云。遠者治其糧。莊子。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蓋言遠也。近者治其食。詩。朝食于株。左氏傳。食時而至。蓋言近也。予按說文訓糒爲乾。詩。乃裹餼糧。于囊于囊。孟子謂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此糧與食之辨。

問。孟子書有北宮黝。北宮錡。趙氏注以錡爲衛人。而黝獨未詳。亦可考否。曰。黝事固不可考。然淮南子有云。握劍鋒以离北宮子。司馬蒯蕢不使應敵。操其觚。招其末。則庸人能以制勝。高誘注。北宮子。齊人也。孟子所謂北宮黝也。誘生於漢世。所見書籍尙多。以黝爲齊人。宜可信。春秋之世。衛有北宮氏。世爲正卿。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者云。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則齊亦有北宮氏也。

問。孟子書使虞敦匠事。朱注謂董治作棺之事。敦董聲相近。但與古注不合。曰。此當從趙氏說。敦匠。謂厚作棺也。事嚴。謂喪事急也。依文義當以使虞敦匠爲句。事嚴二字爲句。

問。周人百畝而徹。以方里畫井計之。是爲九而取一。而孟子云其實什一。先儒因有公田二十畝爲廬舍之說。然於經無正文。何故。曰。鄭康成注周禮。嘗引孟子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之文。孔穎達詩正義。申其旨云。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爲什中稅一也。九一而助。爲九中一。知什一自賦。非什中一者。以言九一卽云而助。明九中一助也。國中言什一。乃云使自賦。是什一之中。使自賦之。明非什中一爲賦也。孟子又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言別野人者。別野人之法。使與國中不同也。爾雅云。郊外曰野。則野人爲郊外也。野人爲郊外。則國中爲郊內也。郊內謂之國中者。以近國故。繫國言之亦可。地在郊內。居在國中故也。田見甫疏按郊外國中人各受田百畝。或九而取一。或什一而取一。通外內之率。則爲什而取一。故曰徹。徹之爲言通也。康成之義。得孔氏而益明。若分公田爲廬舍。八家各二畝半。其說始於班固。而何休注公羊。趙岐注孟子。范寧解穀梁。宋均注樂緯。皆因之。非鄭義也。

問。淮水爲四瀆之一。以其獨能入海也。淮與江不相入。孟子云。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先儒以爲記者之誤。其信然乎。曰。漢儒趙邠卿注孟子。於此文未嘗致疑。宋以後儒乃疑之。予謂孟子長於詩書。豈不能讀禹貢。且生於鄒嶧。淮泗之下流。近在數百里之間。何至有誤。蓋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而江卽次之。故老子以江海爲百谷王。南條之水。皆先入江。後入海。世徒知毗陵爲江入海之口。不知胸山以南。餘姚以北。

之海。皆江之委也。漢水入江二千餘里。而尚有北江之名。淮口距江口僅五百里。其爲江之下流。何疑。禹貢云。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此卽淮泗注江之證。注江者。會江以注海。與導水之文。初不相悖也。說文云。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浙江者。漸江也。漸江與江水不同源。而得名江者。源異而委同也。國語。吳之與越。三江環之。韋昭以爲吳松江。錢唐江。浦陽江也。錢唐江卽浙江。吳松浦陽。亦注江而後注海。故皆有江之名。漢儒去古未遠。其言江之下流。不專指毗陵一處。如知會稽山陰。亦爲江水所至。則無疑乎淮泗注江之文矣。

問。公行子有子之喪。何以君命往弔。曰。儀禮喪服篇。父爲長子。斬衰三年。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鄭氏注曰。此言爲父後者。然後爲長子三年。重其當先祖之正體。又以其將代已。爲宗廟主也。公行子當是爲父後者。其子蓋長子也。大夫之適長。在國謂之國子。入學與世子齒焉者也。在家謂之門子。春秋傳。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是也。故其喪也。父爲之服。斬衰三年。君使人弔。卿大夫咸往會焉。周禮。卿大夫士之喪。職喪以國之喪禮。洫其禁令。孟子所稱。不歷位。不踰階之禮。卽職喪之禁令也。孫疏稱。公行子喪其子。故有子之喪。其義甚明。俗師云。有人子之喪。謬矣。問。沈猶之沈。當讀何音。曰。此字平上兩音皆可讀。廣韻。沈。直深切。漢複姓有沈猶氏。此平聲讀也。漢書。楚元王子歲。爲沈猶侯。王子侯表。作沈猷。晉灼。顏籀。並讀爲審。沈猶。蓋地名。魯有沈猶氏。朝飲其羊。而曾子

弟子亦有沈猶行。此必以地爲氏者。則讀沈爲上聲。亦可通。

同。負芻之禍。注疏異解。注云。時有作亂者曰負芻。來攻沈猶氏。是以負芻爲人名。疏云。有寇賊。自負其芻。艸來攻我室。是以芻爲芻。未審當何從。曰。春秋有曹伯負芻。史記有楚王負芻。負芻爲人名。審矣。朱注。時有負芻者作亂。玩其詞意。亦作人名解。朱氏謂孟子疏非。孫宣公撰。乃邵武士人僞作。故集注從不一引。

問。施從良人之所之。趙注。邪施而行。未審所出。曰。施古斜字。史記賈生列傳。庚子日施兮。漢書作斜。斜邪音義同也。

問。孟子言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而史記稱孔子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濁鄒卽讎由也。二說不同。當何從。曰。此條當以史公爲長。世家云。孔子教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衆。則讎由亦在受業之列。讎由因與子路有連。得請業於孔子。遂主其家。此事之可信者。

問。癰疽之名。亦見它書否。曰。孔子世家。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又報任安書云。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雍渠卽孟子所稱癰疽也。趙氏以爲癰疽之醫者。似是臆說。問。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陳氏陽謂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古人之



於嫡庶。若是其嚴乎。曰。陳氏之說。本於趙邠卿。謂王之庶夫人死。迫於適夫人。不得行喪親之數。其實不然也。禮家無二尊。故有厭降之義。父卒。爲母齊衰三年。而父在則期。厭於父也。禮尊君而卑臣。亦有厭降之義。天子諸侯絕旁期。大夫降。故士之庶子。父在爲其母期。大夫之庶子。父在爲其母大功。公子父在。爲其母無服。厭於尊也。儀禮喪服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繚緣。旣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大功章。公之庶昆弟。爲其母。傳謂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蓋公之庶子。雖父已先卒。猶厭於父之餘尊。不得伸母之服。不言厭於嫡母也。公羊傳。母以子貴。故春秋於成風。敬嬴定姒。齊歸之薨。葬曰。夫人曰。小君。成其爲君母也。惟適母在。則不得伸其母。然則天子諸侯。爲其生母。謂厭於嫡母。可也。公子爲其母。謂厭於嫡。不可也。邠卿俗儒。又烏知禮意。

問。放飯之義。曰。曲禮。母放飯。注。謂去手餘飯於器中。人所穢。疏中之云。放飯者。手就器中取飯。飯若黏著手。不得拂放本器中。當棄餘於筐。無筐。棄餘於會。會謂盥蓋也。趙岐注。孟子。以放飯爲大飯。似不如鄭注之的。如依鄭義。飯當讀去聲。非上聲。

問。趙氏注。若崩。厥角。云。額角。犀。厥地。厥地之義。未詳。曰。書。漢。諸侯王表。亦有厥角稽首之文。應劭云。厥者。頓也。角者。額角也。晉灼云。厥。猶豎也。叩頭。則額角豎。二義小有不同。應說近之。然則趙注。厥地者。猶頓地也。漢儒去古未遠。當有師承。訓厥角爲其角。起於東晉之古文。孫疏從之。誤矣。

問先儒解散宜生以散爲氏然否曰大戴帝繫篇堯娶于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廣韻引作女媧散宜蓋古諸侯之國散宜生殆其苗裔也孔氏君奭傳云散氏宜生名似未足信

問劉子駿移太常博士書言孝文皇帝時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據趙邠卿孟子題辭則論語孝經孟子爾雅孝文時皆立博士所謂傳記博士也此等博士未識罷於何時曰漢書贊武帝云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以本紀考之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則傳記博士之罷當在其時矣

問朱氏集注孟子王之臣章引趙氏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仁之勝不仁章引趙氏言爲仁不至而不反諸已也小弁章引趙氏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爲愆也今皆見於疏而注無之又齊人伐燕章引趙氏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說則天意得矣今亦見於疏而無民心說以下八字求則得之章引趙氏言爲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今亦見於疏而無如不可求二句此何以故曰孟子疏本南宋人僞作托名於孫宣公其每章之下有此章言云云皆掇拾趙氏章指而又多芟削且沒趙氏之名蓋於諸經疏中最爲淺妄故朱氏集注絕不采取隻字朱所引諸條皆出於章指朱猶及見趙氏全本也今日本國所刊七經孟子考文補錄趙氏章指頗爲完善可以訂疏文之謬

問唐初刪定五經正義孔穎達以官高獨專其名其時同修者周易則馬嘉運趙乾叶尙書則王德韶李子雲毛詩則王德韶齊威春秋則谷那律楊士勛朱長才禮記則朱子奢李善信賈公彥柳士宣范義顯張權分修既非一手如南郊祀感生帝此鄭康成說而王肅極詆之禮記疏是鄭而非王春秋疏又是王而非鄭使後人何所適從乎曰唐初正義曲徇一家之言彼經與此經相矛盾者甚多要其義據闕深則詩禮爲上春秋次之易書爲下書疏多采劉焯劉炫二家如舜典鞭作官刑疏云此有鞭刑則用鞭久矣日來亦皆施用大隨造律方使廢之呂刑宮辟疑赦疏云漢除肉刑宮刑猶在近代反逆緣坐男子十五以下不應死者皆宮之大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唐人修書不當仍稱大隋蓋沿二劉之文而未及檢正也開皇除宮刑之令不見於隋志當據疏以補之

問古以八音應八風說文鼓春分之音鐘秋分之音而冬夏至四立則未聞請引而伸之曰白虎通禮樂篇引樂記云壎坎音也管艮音也鼓震音也弦離音也鐘兌音也柷敵乾音也鼓震音故主春分鐘兌音故主秋分與說文合而尙闕巽坤二音依白虎通所列十二音次之簫當爲巽音磬當爲坤音矣然則壎冬至之音瑟夏至之音也即弦也管立春之音簫立夏之音磬立秋之音柷敵立冬之音說文所未及可以意補也一說笙在北方柷在東北方鼓在東方琴在南方埙在西南方鐘在西方磬在北方亦見白虎通而脫東南一方又重出北方今校正當云簫在東南方磬在西北方矣鼓鐘二方與前說同其餘皆異說文

以管爲十二月之音。笙爲正月之音。則前說近之。  
問。七經緯不載於漢藝文志。相傳昉於哀平之間。然太史公書引孔子云。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  
事之深切著明也。此語在春秋緯。又引易。失之毫釐。差以千里。亦易緯文。太史公豈嘗見緯書乎。曰。緯候  
多孔氏七十子之遺言。後來方士采取。又以誕妄之說附益之。光武應符讖以興。故其書大行於東漢。後  
儒惡其妄。并其言之醇者。一概屏之。未免不分皁白矣。

此页空白

# 潛研堂文集卷十

## 荅問七

爾雅 廣雅

問。權輿訓始。見於釋詁。或云造衡自權始。造車自輿始。其說然否。曰。此後儒臆說。不足信。予友孫星衍嘗說之。以爲權輿者。艸木之始。大戴禮誥志篇。孟春百艸權輿。揚雄賦。萬物權輿於內。徂落於外。釋艸云。其萌蘗濳。郭景純以濳屬下句。按說文。夢。灌淪。夢讀若萌。卽釋艸之蘗。濳。權輿與蘗淪聲相近也。

問。墳訓爲大。郭氏不注所出。何也。曰。此於毛詩屢見之。遵彼汝墳。大防也。牂羊墳首。大首也。汾王之孫。傳訓汾爲大。以汾墳同音。有頌其首。傳訓大首。亦以頌墳同音也。賁鼓維鏞。賁爲大鼓。則賁本有大義。

問。郭氏以宇宙至極。釋宇。陞爲大義。然乎。曰。宇者。居之大也。詩。君子攸芋。毛訓芋爲大。芋卽宇之異文。陞卽邳字。司馬相如封禪文。爰周邳隆。小司馬引樊光說。邳。可見之大也。則樊本作邳字。

問。省。繇。穀。之。爲。善。何。也。曰。省。與。鮮。連。文。省。卽。鮮。聲。之。轉。物。以。少。者。爲。善。省。鮮。俱。有。少。義。詩。帝。省。其。山。禮。大。傳。大。夫。有。大。事。省。於。其。君。鄭。君。皆。訓。爲。善。史。記。太。史。公。自。序。所。從。言。之。有。省。不。省。耳。亦。以。省。爲。善。也。穀。與。

攻穀介連文聲皆相轉。穀者射之善也。惟繚字不見於經。翟教授灝嘗引廣韻訓繚爲繕。詩鄭風序繕治甲兵。箋云繕之言善也。周禮繕人注亦云繕之言善。然則繚者器之善也。景純注爾雅未喻聲音相轉之原。故於文多所未詳。如雉與陳孟與勉。蹶與嘉猷與已。皆聲之轉。延轉爲寅。故寅有進義。動轉爲迪。故迪有作義。皆景純所未喻也。

問顓之爲靜。何也。曰說文顓謹莊貌。與靜義相近。論語云仁者靜。故周顓字伯仁。頃見翟教授說亦與子同。

問禱之爲告。何也。曰說文禱禮告也。禱與眇祈連文。眇爲致告。祈爲求告。禱爲禮告。皆告神之名。今本說文作禮吉。蓋轉寫之譌。

問雉之爲陳。何也。曰雉從矢聲。矢者陳也。古文雉又與夷通。春秋傳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服虔云雉者夷也。夷平也。正義云雉聲近夷。楊子雲甘泉賦列新雉於林薄。服虔謂雉夷聲相近。新雉卽辛夷也。秋官薤氏注薤或作夷。釋文云薤一本作雉。古音夷如稊。稊陳聲相轉。春秋夷儀。公羊作陳儀。夷有陳義。故雉亦訓陳也。

問繇之爲憂。何也。曰詩心之憂矣。我歌且謠。謠本又作繇。見廣韻。是繇有憂義。景純以繇役爲憂愁。似曲問。偷救之爲勞。何也。曰偷勞聲相近。救當爲勅。讀如來。來勞亦相轉也。景純不知聲音之轉。乃云偷理事。

務以相約。敕亦爲勞。斯爲鄉壁虛造矣。詩我生之初。尙無庸。鄭訓庸爲勞。此經典正文。而郭亦不能引。問。翦。簪之爲勤。何也。曰。詩實始翦商。翦者勤也。毛訓爲齊。鄭訓爲斷。皆失其旨。古文簪。从習。習有勤義。問。謹之爲敬。何也。曰。謹與禋音義同。孫炎云。禋。潔敬之祭也。見史記五帝本紀正義。詩克禋克祀。毛公釋禋爲敬。是謹卽禋也。

問。賤之訓早。經典說文俱無之。何也。曰。賤者。明之早也。尙書咎繇謨。夙夜浚明有家。史記夏本紀作蚤夜。翊明有家。則浚與翊義同。翊或爲翼。釋言翼。明也。則浚亦有明義。賤卽浚之異文。

問。治何以有故義。曰。古文治與始通。尙書在治。忽。史記夏本紀作來始滑。漢書律歷志作七始詠。是治卽始字。始者故也。鄭漁仲亦疑爲始。

問。載謨食詐。何以均有僞義。曰。古文僞卽爲字。書堯典。平秩南訛。史記作南爲。漢書王莽傳作南僞。荀子性惡篇。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蓋僞有兩義。載謨者。作爲之義。食詐者。虛僞之義。郭景純專主虛僞之訓。乃謂載者。言而不信。謨者。謀而不忠。失其旨矣。景純於經術本疏。往往不考古訓。望文生義。如鴻之訓代。鴻卽洪字。康誥。乃洪大誥。治。鄭釋洪爲代。可證。而景純乃以鴻雁知運代爲說。眡之訓厚。本詩福祿臙之。韓詩作眡。而郭乃以眡輔爲說。窕之訓閒。本詩窈窕淑女。毛釋窈窕爲幽閒。窈爲幽。則窕當爲閒矣。而郭乃以閒隙爲說。閱之訓恨。恨乃



很之譌。見詩毛氏傳。而郭乃以相怨恨爲說。苛之訓姤。苛卽疴。姤卽疥。皆字之譌。見內則鄭氏注。而郭乃以煩苛者多嫉妬爲說。庶之訓侈。侈乃膠之譌。見詩楚茨鄭箋。而郭乃以庶者衆多爲奢侈爲說。皆臆說也。

問。釗之爲見。郭引逸書。釗我周王。此語今有可考否。曰。孟子紹我周王見休。僞古文采入武成篇。作昭我周王。景純生於晉世。所見孟子書。當是古本。或有作釗者。故取以爲證。

問。寅之訓進。郭氏未詳其義。何也。曰。寅與延聲相近。人生於寅。寅者引也。漢書引達於寅。是寅有進意。問。擊之訓固。於經典有之乎。曰。易牽羊悔亡。子夏傳作擊。擊者牽之固也。

問。禕之訓美。郭以爲常語。疏以禕爲歎美。亦無所據。曰。禕與徽同。禮大傳。殊徽號。注云。徽或作禕。是也。張平子東京賦。吁漢帝之德。侯其禕而邢以爲歎美。蓋本平子賦。

問。神之訓重。何也。曰。重有重疊之義。又有尊重之義。從申加重疊之重也。神。弼。崇。尊重之重也。此與賚畀卜爲賜予之子。台朕陽爲予我之子。其例相同。景純止據重疊一訓。故於神字注云。未詳。又以弼輔增崇。傳合重疊之義。皆曲解也。

問。穀之訓盡。郭以爲今直語。於經典亦有徵乎。曰。史記李斯傳。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小司馬云。穀。盡也。言監門下人飯。猶不盡此也。穀。悉。連文。孟子。吾不忍其穀。棘。棘。卽穀。悉之轉。言其命將盡也。

問。阮。阮重文。郭以爲阮塹之稱。夾溱以其一爲衍字。然乎。曰。夾溱說是也。詩。具贅卒荒。毛訓荒爲虛。我居圉卒荒。鄭亦訓爲虛。正義云。荒虛釋詁文。又引某氏注。引周禮。野荒民散。則削之。謂惟某氏本有荒字。景純本多一阮字。少一荒字。是其失也。

問。滕。徵之訓。虛何也。曰。滕者。水之虛。說文。滕。水超涌也。玉篇。滕。虛也。引詩。百川沸騰。蓋水涌而上。有虛之義。易。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兌之上六。象口舌於歸。妹爲無實。於咸爲滕口說。則言之虛。亦爲滕矣。徵者。事之虛。春秋傳。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徵死者。徒死也。徒死猶虛死也。源从康。康者。穀之虛。釋器云。康謂之蠱。春秋傳。所謂穀之飛爲蠱也。說文。漈。从水爲水虛。獻从欠爲飢虛。郭引方言。漈。訓空。以爲邱墟之義。亦非也。

問。戮之爲病。郭旣以相戮辱。亦可恥病爲說。又云。戮逐未詳。何也。曰。戮當爲瘳。集韻。瘳有戮音。瘳者。病之瘳也。郭亦知戮辱之義未安。故仍闕之。

問。癘。字不見於詩。郭以拘攣釋之。然否。曰。癘當爲癘。癘者。瘦之病也。詩。棘人癘癘兮。說文作癘。癘正字。癘通字。癘則俗字也。

問。徽之爲止。何也。曰。徽从微省。古文微與尾通。故徽有止義。易。繫用徽纆。所以止罪人也。或云。徽當爲微。微與懲通。詩。寧莫之懲。毛訓懲爲止。懜莫懲。嗟。鄭亦訓止。易。君子以懲忿窒欲。懲者止也。漢儒傳易。皆作

徵字。劉表始作懲。而王弼從之。徵有止音。故宮徵字。讀如祉。漢書律志。徵。祉也。

問。豫之爲獸。何也。曰。豫與射。古文通用。鄉射禮。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鄭康成云。豫讀如成。周宣榭災之榭。今文豫爲序。孟子。序者射也。序之名。取於習射。古文或爲豫。亦讀如榭。說文無榭字。則臺榭之榭。亦當爲射。蓋因習射以得名也。詩。于邑于謝。王符潛夫論。引作序。則序與謝亦通矣。豫之與射。猶竺之與篤。文殊而義同。射有獸義。則豫亦訓獸矣。釋言。豫。敍也。郭注其義亦未了。若知豫卽序之古文。皆从予得聲。則豫之爲敍。昭然察矣。邵編修晉涵云。豫獸。猶易雜卦傳云。豫怠也。

問。楷。頌之爲直。何也。曰。詩。有覺德行。緇衣。引作楷。鄭訓楷爲直。春秋傳。周道挺挺。杜云。挺挺。正直也。挺卽頌字。

問。迪。俶之爲作。何也。曰。迪與動聲相轉。故亦有作義。說文。妯。動也。迪。妯文異義同。詩。崧高。有俶其城。傳云。俶。作也。郭注邢疏。俱失於徵引。

問。鷲之爲陞。景純但引方言證之。考洪範陰鷲下民。先儒本有訓升者。郭何以不引。曰。此馬融之說。東晉初。古文孔傳已行。故不用馬義。陞當爲升。詩。陟彼崔嵬。君子攸躋。傳皆訓爲升。升本字。陞俗字。

問。躡。假之爲嘉。何也。曰。躡當爲禕。禕與嘉同。訓美。故禕亦有嘉義。躡假與嘉聲皆相轉。躡者。動之嘉也。假者。大之嘉也。詩。假以溢我。說文引作譏。譏。嘉善也。譏亦假之異文。

問郡臻仍迺侯乃也。郭氏謂迺卽乃。餘皆未詳。可引伸其義否。曰。郡當爲君。詩君曰卜爾。春秋傳。鬪廉謂莫敖曰。君次於郊郢。皆以君爲乃也。乃有難義。故春秋傳曰。乃難於。而臻亦難於。至仍亦難於。因也。詩侯誰在矣。侯服于周。皆與乃同義。

問艾之爲歷何也。曰。詩訪落云。朕未有艾。謂年少未歷事也。庭燎云。夜未艾。亦謂五夜未更歷。

問愆神溢慎也。郭云。神未詳。神亦似有慎義。曰。說文。神。天神。引出萬物者也。鄭康成注。檀弓。讀愆爲引。則神慎二文。音本相近。義亦可通。又詩閟宮有恤。鄭訓閟爲神。正義謂閟與愆字異義同。竊意愆神一義。溢慎又一義。因愆又有慎義。誤合爲一耳。

問揚之爲續何也。曰。燕禮。主人媵觚於賓。注。媵。送也。讀或爲揚。檀弓。杜黃洗而揚。注云。禮。揚作媵。說文。媵。作賸。賸。物相增加也。禮。賓主獻酢畢。乃有媵觚。媵。爵者。則揚。觶之揚。蓋取義於續矣。書立政。以揚武王之。大烈亦當訓續。

問猷假之爲已何也。曰。猷之與已。聲相轉。假之訓已。則經典數見之。曲禮。告喪曰。天王登假。注。登上也。假已也。上已者。若仙去云爾。詩。烈假不瑕。鄭讀烈假爲厲痕。訓瑕爲已。謂爲厲痕之行者。不已之而自己也。正義謂瑕已釋詁文。瑕之與已。聲亦相近。登假字亦讀若遐。

問遏遯之爲逮何也。曰。遏卽曷字。詩小雅。曷云能穀。傳云。曷。逮也。遯卽噬字。詩唐風。噬芻適我。傳云。噬。逮

也。此皆經典正文。而景純不能疏通證明之。故云景純於經術疎。

問。蓋之爲裂何也。曰。鄭注緇衣云。割之言蓋也。正義謂割蓋聲相近。古者聲隨義轉。聲相近者。義亦相借。尙書割中勸寧王之德。割有蓋義。爾雅蓋割同訓。蓋有割義。皆取同聲之轉也。

問。邕支之訓載。郭以爲皆方俗語。又云未詳何也。曰。謝嶠謂邕字又作擁。擁者護之載也。古書載與戴通。故謝訓爲擁護之義。支之與載則聲相轉也。

問。浹之爲徹何也。曰。說文無浹字。當作挾。詩使不挾四方。釋文有子變子協二音。卽此浹也。毛訓挾爲達。漢儒諱徹爲通。通達義同。荀子儒效篇盡善挾洽之謂神。注挾讀爲浹。

問。凌之爲凜何也。曰。此當從樊光義。樊本作凌。謂冰凜也。凜當爲凜。詩二之日栗烈。說文作凜。凜。凜者。冰寒也。

問。洵之爲龕何也。曰。龕與堪通。洵本訓信。信與堪義相因。信其堪斯任也。

問。僊之爲聲何也。曰。說文僊讀若屑。蓋僊與屑通。漢書武帝紀。天地況施。著見景象。屑然如有聞。卽爾雅之僊也。陸德明以爲動艸聲。陋矣。

問。戎之爲相何也。曰。詩烝也無戎。毛訓戎爲相。此經典之明文。孔疏不云釋言文。邢亦失於徵引。蓋叔明於小學本疎。涉獵九經義疏。亦未賅博。如柢本也。當引詩維周之氏。郵過也。當引詩不知其郵。翻膠也。當

引春秋傳不義不暱。說文引作𪔐。或作𪔑。襄。駕也。當引詩終日七襄。里。邑也。當引詩于蹶之里。威。則也。當引詩既有淫威。遏。止也。當引詩無遏爾躬。幾。危也。當引詩維其幾矣。春秋傳。利人之幾。郤。合也。卽洽字。當引詩民之洽矣。倂。作也。當引詩有倂其城。

問。檢之爲同。何也。曰。檢當爲僉。書堯典。僉。曰。伯禹作司空。傳云。四岳同辭而對。是僉爲同也。郭本譌爲檢。因以模範同等說之。淺陋之甚。

問。陪闇之陪字。說文無之。當用何字。曰。本當爲陰。論語。高宗諒陰。鄭訓陰爲闇。說文亦訓陰爲闇。皆據此文。古書陰與音通。左傳。鹿死不擇音。是也。本借音爲陰。後人妄加頁旁。景純不援引經典。而望文生義。由於未通六書之旨。

問。芾之爲小。何也。曰。易。豐其沛。子夏傳作芾。云小也。詩。芾祿爾康矣。毛訓芾爲小。則芾與芾亦通。問。𪔒之爲愛。何也。曰。古書𪔒與𪔓通。漢書敍傳。𪔓𪔓公主。迺女烏孫。孟康云。𪔓𪔓。惕。愛也。是孟所見爾雅本作𪔓𪔓矣。說文。𪔓。愛也。又云。𪔓。美女也。或作𪔒。𪔒。正字。𪔓。𪔒。皆假借字。春秋傳。多見疏也。服虔本多作𪔒。論語。多見其不知量也。多與𪔒同。

問。說文襪字下。引爾雅襪襪。襪。句。今爾雅無其文。何也。曰。說文無襪字。當爲潰之譌。潛夫論救邊篇。洄潰潰。當何終極。卽用此語。今釋訓有云。儻儻洄洄。悒也。儻儻卽上文之夢夢。不應重出。必潰潰之譌也。

洄洄或作襴襴。見陸氏釋文。景純亦讀洄爲韋音。

問釋宮。衙門謂之闕。所以止扉。又謂之闕。何也。曰。止扉之闕。蓋閣之譌。說文。閣。所以止扉。則許君所見爾雅。本是閣字。陸德明釋文。於此闕字云。本亦作閣。

問餅金謂之鈔。餅鈔兩字。說文皆無之。據陸氏釋文。鈔本亦作版。周禮職金云。旅於上帝。則共其金版。是鈔當爲版也。但未審餅字所从。曰。餅當作并。孟子。王餽兼金。兼金者。并金也。說文釘字。有鍊餅黃金之訓。亦當爲鍊并。俗誤加金旁。

問角謂之鬻。鬻字說文未收。大徐以意補入。豈說文果有漏落與。曰。說文氏部。有鬻字。卽釋器之鬻。氏有本義。角亦有本末。故治角字从氏。許祭酒偶闕此注。徐氏輒有增補。失其旨矣。

問骨鏃不翦羽謂之志。郭以骨鈞當之。於它書有微乎。曰。儀禮既夕記。獲矢一乘。骨鏃短衛。志矢一乘。軒輶中亦短衛。鄭氏注。志猶擬也。習射之矢。志矢見於禮經。文甚明白。鄭又引盤庚。若射之有志。證記文。而諸家說爾雅者。不能徵引。蓋儀禮一經。能通其義者。尠也。

問璋大八寸謂之琫。說文無琫字。何也。曰。說文瑤。玉器也。讀若淑。卽此琫字。文異音同。

問釋天。濟謂之霽。按洪範曰。雨曰霽。史記宋世家作濟。則霽濟本一字。曰。說文雨部有霽字。注云。霽謂之霽。此經霽字。當爲霽之譌。叔重引經典。往往不顯書名。如詞之斟矣。烝然鯁鯁。鱣鮪魮魮。一之日澤。浚雨。

雪濼濼。不云詩。水曰潤下。不云書。地反物爲禛。不云春秋傳。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不云周禮。足躐如也。趨進趨如也。寢衣長一身有半。不云論語。戶牖之閒。謂之辰。闔謂之槩。一達謂之道。四達謂之衢。裳削幅謂之襪。不云爾雅。此霽謂之襲。必古本爾雅之文。當據以訂郭本之誤。

問。祭山曰廢縣。釋文云。廢或作度。又作妓。廢度妓三字。說文皆無之。不審許君意云何。曰。周禮。犬人職云。凡幾珥。沈辜。鄭司農讀幾爲妓。引爾雅。祭山曰廢縣爲證。是先鄭以廢當幾字。許君之意。當亦不殊。陸氏釋文云。或作妓。則妓之譌也。又周禮。肆師職云。及其祈珥。注。故書祈爲幾。杜子春讀幾爲祈。則幾祈同音。亦同義。管子。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謂廢縣之羊也。

問。釋地。陵莫大於加陵。郭云。所在未聞。不識猶可考否。曰。淮南人閒訓。晉厲公合諸侯於嘉陵。嘉與加同。卽春秋之柯陵也。杜元凱云。鄭西地。柯加聲相近。

問。小山。岌。大山。岵。釋文有桓。袁。恆。三音。如用桓。袁。兩音。則字當从亘。如用恆。音。則字當从亘。說文無岵字。不審所从。曰。予族子垢。嘗引晉書地道記。恆山北行四百五十里。得恆山。岌。號飛狐口。證岵卽恆之譌。此證甚分明。大山。宮。小山。卽南嶽之霍山。則小山。岌。大山。爲北岳之恆山。審矣。郭訓岌爲高過。亦未然。說文。岌。作馱。馱。馬行相及也。山相及。有繇互之象。故以恆得名。俗人妄加山旁。或誤讀爲桓音。陸德明疑而兩收之。



問。左右有岸。厠。厠字說文所無。未審所从。曰。厠蓋屢字之譌。說文屢。閉也。从戶。劫省聲。山左右有岸。似戶之閉。故以得名。俗師不通六書。誤作厠。或作隘。皆非也。釋文。厠。戶。閣反。或作口。閣反。予謂當爲口。閣切。乃與韻協。

問。帖。帖之名。詩傳與爾雅說文互異。未審孰是。曰。父尊母卑。帖必小於帖。帖之言。護也。山有艸木。所庇者廣也。帖或爲紀。紀之言。基也。又爲咳。咳之言。莪也。基莪初具。未有枝葉也。毛公詁訓。往往爲後師所亂。如崔嵬。廋二名。亦與釋山之文違反。皆當以爾雅爲正也。

問。孟。狼尾。唐石經作孟。或疑石刻爲誤。然否。曰。玉篇。艸部有蓋字。亡更切。訓爲狼尾艸。卽此經孟字。後人加艸耳。今監本毛本皆作孟。字形相涉而譌。考唐石經。及鄭樵本。皆是孟字。可證宋時猶未誤也。石經異於刊本者。如澤。烏。殤。刊本作瓊。苧。麻。毋。刊本作苧。味。莖。著。刊本作蔕。燕。白。脰。烏。刊本作烏。鸞。白。鴈。刊本分楊。鳥。爲二字。鴛。烏。醜。烏。鵠。醜。刊本鳥皆作鳥。鷹。大。鷹。刊本鷹作鷹。皆當據石本以正。今本之譌。金石文字記。乃轉以石本爲誤。斯不然矣。

問。菘。一名雀弁。是何艸。曰。廣韻。菘。栗也。說文。木耳。一名莢。雀弁。豈木耳之別名乎。

問。瓊。爲烏。殤。莖。爲菟。莖。爲菟。莖。注皆未詳。願聞其審。曰。莖。卽白。藪。見於玉篇。詩云。藪。蔓于野者也。孫星衍引本艸云。白。斂。一名菟。核。核本有莖音。則斂之爲莖。審矣。釋艸一篇。釋莖者三見。一云。皤。蒿。一云。由。胡。

與此而三。郭惟釋幡蒿爲白蒿。餘皆闕之。以夏小正證之。由胡幡蒿本是一物。則菟葵疑卽幡蒿矣。或云菟葵者。款冬也。與下文菟葵。類凍一物。烏菴疑亦菴蕪之類。篇中又有澤烏菴一條。郭云卽上瓊也。

問。蕪爲懷羊。是何物。曰。按類篇。芋之惡者曰蕪。疑卽此也。張衡西京賦。戎葵懷羊。

問。漚灌是何艸。曰。李登聲類。以漚灌與茵芝爲一物。

問。薺。虞蓼。疏謂薺一名虞蓼。然否。曰。此某氏之說。毛詩正義曾引之。說文訓蓼爲薺。虞則當於虞字斷句。問。菽。蚍。注引謝氏說。謝未知何時人。曰。詩東門之枌。疏先引舍人說。次引郭氏說。次引謝氏說。謝必在郭之後。陸氏釋文稱陳國子祭酒謝嶠撰爾雅音。當卽其人也。邢疏采自詩正義。後來校書者。又依邢疏。攙入注文。

問。菌。鹿藿之菌。說文作蕪。讀若剽。蕪菌二字。形聲全別。未審何從。曰。文字當從許氏。然其致誤。亦有由。春秋。楚子麋卒。穀梁作卷。卷麋聲相近。蓋因蕪譌爲麋。又以聲轉爲菌爾。釋艸又云。蕪。麋。豈亦鹿藿之別名歟。郭以蕪爲蕪。音。

問。瀟。侯。莎。其實媿。疏以侯爲語詞。然否。曰。說文。莎。鎬侯也。當於侯字斷句。說文無瀟字。當爲瀟。後人妄加艸耳。瀟。鎬。古文通。荀子議兵篇。湯以薄。武王以瀟。注。瀟與鎬同。史記。爲吾遺瀟池君。卽鎬池也。夏小正媿。瀟字。竝从糸旁。

問說文藟薺實也。今據釋艸薺實自名薺。而藟爲龍古之大者。說文殆誤矣。曰吾友江叔讓篤信許氏。亦疑此條有譌。予謂藟薺之文。上下相承。許祭酒所見本。當是薺在藟上。藟爲薺實。則薺爲龍古之大者矣。薺卽差字。龍古葉大下垂。有參差之象。

問釋艸以麋爲泉實。據禮記閒傳云。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泉。喪服傳云。苴者麻之有蕢者也。牡麻者泉麻也。泉亦麻之名。而有實爲苴。無實爲泉。謂泉爲麻可也。謂麋爲泉實。似非其倫。曰周禮籛人疏云。泉本無實。解蕢爲泉實者。舉其類耳。儀禮疏亦云。泉是雄麻。蕢是子麻。爾雅云蕢泉實者。舉類而言。若圓曰箆。方曰箐。而鄭注論語云。箆箐亦舉其類也。此二條。邢疏失引。

問蔦苻止是何艸。曰蔦苻卽貫衆。本艸有明文。止當屬下讀。蔦苻也。止。灤也。貫衆也。一物而三名也。士夫王蕤月爾亦一物而三名。王蕤蓋蕤之大者。猶艸有王芻魚有王鮪耳。郭必讀三字爲句。分爲二物。蓋泥於女蘿馬烏之例。謂三四名必重文。其實未必然也。陸德明引說文蕤。士夫也。與今說文不同。陸所見猶是唐初本。當取以正郭注之失。

問淺蕨攢之攢。釋文音亡。悲反。蓋从麤聲。而兼存孫炎居郡居羣二音。則字當从麤。不審宜何從。曰說文手部有攢無攢。當从孫叔然音作攢字。凡艸木蟲鳥之名。多取雙聲疊韻。釋艸一篇。如芡芩。薜蔚。鼎鼈。蓬葛。莖藉。被絳。叩鉅。銚芄之類。皆雙聲。蕨攢亦雙聲。故知攢爲轉寫之譌。又考說文廣雅。皆以薜蔚爲淺芡。

之別名。獨釋艸薜薜與蕩分爲兩條。薜薜卽芙蓉。蕩卽蕨攢。說者疑之。予謂芙蓉與蕨攢聲相近。其實一物而四名也。

問。濼。百足。是何艸。曰。說文無濼字。蓋卽鉞也。說文鉞。山韭。百足。殆山韭之別名歟。

問。荒。小葉之荒。有兩音。一爲豬葉反。則字當从耳。一爲阻留反。則字當从取。陸氏疑而兩存之。願聞其審。曰。說文有菼無荒。菼乃傳寫之譌。史記。鮪生說我服虔以爲小人貌。鮪與菼皆从取聲。亦得有小義。春秋傳。叢爾國。杜云。叢。小貌。說文無叢。疑卽此菼字。

問。樓橐含之義。曰。此當連下華苓爲一句。樓當爲樓。說文。樓卽樗之異文。讀若華。故與華同訓。橐當爲棟。讀胡感切。說文。棟。木垂華實。棟與橐字形相涉而譌耳。含與弓同。說文。弓。艸木之華。未發。函然。讀若含。此三者皆華苓之別。孫季仇讀橐爲易甲坼之坼。解樓亦與予異。然以三字連下句讀。則先得我心矣。景純注。莠。莠義亦不了。予謂莠當爲莢。說文。莠。莢也。茅根也。莢。艸根也。莠莢連下。莠根爲句。莠莢皆根之異名。樓橐含皆華苓之異名。

問。輔。小。木。何。木。也。曰。予弟晦之云。詩。山有扶蘇。毛云。扶蘇。扶胥。小。木。也。扶輔。聲。義。皆。相。近。長。言。爲。扶。蘇。急。言。爲。輔。孔。沖。遠。以。爲。釋。木。無。文。不。知。小。木。卽。木。之。名。也。

問。狄。藏。棹。貢。棊。枕。槩。梅。杓。者。聊。十。一。字。郭。惟。解。枕。爲。槩。梅。餘。皆。未。詳。何。也。曰。石。經。藏。爲。臧。狄。玉。篇。廣。韻。皆。

作楸。楸，臧棹也。樊光本棹作楷。說文：楷，木也。疑卽臧棹矣。貢綦疑與杙槩爲一物，聲相近也。梅字當屬下句。謂梅之杙者，名聊也。景純斷句似失之。

問：周禮壺涿氏以牡棹午貫象齒，杜子春以枯榆當之。然否？曰：牡棹卽無姑，牡無聲相近。易：枯楊生稊，鄭讀枯爲姑，謂無姑山榆也。稊，鄭本作莢，木更生，讀如夷，謂山榆之實。爾雅之文皆出六經，景純於經義甚疏，故失於徵引。

問：樸枹者，謂樸采薪，采薪卽薪。諸家讀法不同，解亦互異。當主何說？曰：謂當從舍人本作彙，連上句讀，謂樸之枹者，名彙也。說文：彙，作常，亦卽蝟字。本从冒得聲，故譌爲謂也。樸采聲相近，樸一名采薪，又名卽薪，與櫬梧之櫬名同而實異。

問：大而敲楸，小而敲榎。釋文：敲或作撒，撒敲似皆俗字。曰：考工記：老牛之角，紆而昔。鄭司農云：昔讀爲交，錯之錯，謂牛角拗理錯也。此敲亦當爲錯，或省文作昔。其从皮者，經師附益也。

問：枹，適木，魁，塊。郭以五字爲句，義似不了。曰：此本二物，而郭誤合之。枹，一名適木，適，訓聚，聚木叢木也。魁，塊，別爲一句，卽塊木，魁其別名耳。

問：蚻，蟻，郭云：江東呼爲黃蚻。邢疏謂蚻一名蟻，然否？曰：說文：蚻，蟻，蝗以翼鳴者。考工記：以翼鳴者，鄭君注：發皇屬，發皇卽爾雅之蚻，蟻也。古書从友與从發之字，多相通。說文：馘，讀若撥，國語：王耕一壥，或作

坡詩。鱣鮪發發。說文作𩺰𩺰。此亦以發皇爲𩺰𩺰。𩺰皇音同。𩺰𩺰一名𩺰。注疏斷句。非是。  
問。邢疏。蠶與父一名守瓜。蠶與父豈三字名乎。曰。此見莊子至樂篇。螽生乎腐蠶。司馬彪注。蟲名。爾雅云。一名守瓜。蓋此蟲名蠶。又名與父。邢叔明未檢莊子。不能得其句讀也。  
問。郭注。莫𩺰。蠶娘。𩺰。既以石娘當之。又譏孫叔然。引方言說此義。亦不了何也。曰。蠶娘卽蠶娘。叔然注已失傳。據方言。蠶娘謂之髦。或謂之𩺰。或謂之芊芊。髦卽𩺰之轉。芊芊卽莫𩺰之轉。則叔然所引。信而有徵矣。說文。𩺰卽狐貉之貉。貉有陌音。莫與貉古文又通用。則莫𩺰異文而同音。莫𩺰猶莫莫。亦猶芊芊也。景純未喻古音。故譏其不了。

問。蛭。至掌。是何物。曰。此卽釋魚之蛭。蟻。本艸。水蛭一名蚊。一名至掌。

問。密肌。繼英。釋蟲。釋鳥。二篇俱有之。郭氏皆未之詳。究係何物。曰。周禮。赤友氏。凡隙屋除其狸蟲。注。狸蟲。廣肌。蛛之屬。密肌。疑卽肌蛛也。說文。蠹。多足蟲也。或作蠹。

問。鵓。鵓字。从并。釋文所載。謝郭字林諸音。皆不相近。何故。曰。古本作裨笠。淮南說林訓。鳥力勝日。而服於離禮。高誘注。離禮。爾雅謂裨笠。蠶時晨鳴。人舍者。鴻鳥皆畏之。高氏後漢人所見本。尙是裨字。離裨音相近。禮笠聲相轉也。今本字从并。蓋卑之轉。而諸家音。猶从卑聲。謝氏讀符悲切。讀鵓爲裨也。

問。魑。白虎之魑。釋文有下甘亡狄二切。此字从甘。何緣有亡狄之音。曰。魑當爲魑字之譌。說文。魑。白虎也。

从虎省聲。讀若一。與亡狄切相合。从甘之字。說文無之。其誤始於字林。

問。威夷長脊而泥。郭訓泥爲少才力。何也。曰。泥當爲鬪。聲相近而借用也。說文鬪。智少力劣也。漢書或作茶。古音爾與尼相近。易繫于金柅。說文作柅。詩飲餞于禰。韓詩作坭。書典祀毋豐于昵。謂禰廟也。俗人不通古音。乃於爾旁著人。讀爲奴禮切。又省作你。不知奴禮切乃爾之正音。故爾轉爲乃。籥从爾聲。而音轉爲尼輒切也。

問。犬生三獾。二師一獾。景純謂與豬生子義同。名亦相出入。今按豕子之名。惟二師與犬同。縱獾聲尙相近。而說文無獾字。何故。曰。獾當爲猥字之譌。玉篇猥。犬生三子也。景純本譌作猥。疑與豕縱音相似。傳會不足信。

問。毛公說詩訓詁。皆取爾雅。而文字與今本多有異同。何故。曰。毛公所見爾雅。勝於今本。如艸木蟲魚。增加偏旁。多出於漢以後經師。而毛公猶多存古。夫不枯鞠脊令卑居之屬。皆當依毛本改正者也。丁丁嚶嚶相切直。憲憲洩洩制法則。見於鄭箋。而毛無之。此類爲叔孫通梁文輩所增無疑也。以衣涉水爲厲。由膝以上爲涉。逆流而上曰泝。洄。順流而下曰泝游。目上爲名。此又後人采毛義以益之。非爾雅本文也。陽湖孫季仇謂周公著爾雅一篇。後人分爲釋詁釋言諸目。而以意附益之。陸德明以釋詁一篇爲周公作。蓋誤會張揖之旨。其實十九篇中。皆有周公正文。釋詁一篇。非無後儒增入。斯爲篤論矣。

問。廣雅。北辰謂之天堂。天淵謂之紐茲。妃星謂之天堂。天淵謂之三淵。此數語似有舛譌。曰。天堂天淵。前後重出。必是轉寫有誤。竊意上天堂爲天皇之譌。下天堂則大當之譌也。北極最尊者曰天皇大帝。其神曰耀魄寶。故云。北辰謂之天皇也。御覽引樂汁圖云。大當。正妃也。注云。大當。鉤陳末大星。唐碧落文。大當叶曜中。閨以睦。正用樂緯語。故知妃星謂之大當也。天淵謂之三淵。疑指天潢而言。紐茲未詳。



此页空白

# 潛研堂文集卷十一

## 荅問八

### 說文

問許叔重說文解字十四篇九千三百五十三文。不見於經典者幾十之四。文多而不適於用。竊所未喻。曰。今世所行九經。乃漢魏晉儒一家之學。叔重生於東京全盛之日。諸儒講授。師承各別。悉能通貫。故於經師異文。采摭尤備。姑卽予所知者言之。如塙。卽易確乎其不可拔之確。昏。卽括囊之括。𠂔。卽跛能履之跛。揆。卽哀多益寡之哀。拵。卽介于石之介。𦉳。卽朋盍簪之簪。𦉳。卽觀我朵頤之朵。觀。卽虎視眈眈之眈。𦉳。卽其欲逐逐之逐。𦉳。卽咸其輔頰舌之輔。睇。卽夷于左股之夷。𦉳。卽婦子嘻嘻之嘻。𦉳。卽其行次且之次。論語造次必於是亦从此欄。卽繫于金柅之柅。𦉳。卽漸進之漸。孀。卽歸妹以須之須。𦉳。卽豐其蔀之蔀。𦉳。卽豐其屋之豐。𦉳。卽極深研幾之研。𦉳。卽探賾索隱之索。屨。卽天地位之定。周禮奠繫世亦从此知。卽書方鳩僝功之鳩。𦉳。卽明明揚側陋之揚。𦉳。卽類于上帝之類。支。卽扑作教刑之扑。訇。卽詢于四岳之詢。𦉳。卽稽首之稽。𦉳。卽稷契之契。𦉳。卽播時百穀之時。𦉳。卽典朕三禮之典。𦉳。卽分北三苗之北。𦉳。卽翕受敷施之施。𦉳。卽粉米之

米。脞。卽叢脞之脞。齧。卽厥貢壓絲之槩。漚。卽沱潛旣道之潛。齧。卽岷山導江之岷。墘。卽四隩旣宅之隩。  
楨。卽若顛木之顛。愠。卽不匿厥指之指。彤。卽高宗彤日之彤。昱。卽翌日乃瘳之翌。郤。卽王來自奄之奄。黠。  
卽盧弓之盧。縵。卽詩參差荇菜之差。現。卽左右芼之之芼。壽。卽于以湘之之湘。鬻。卽維錡及釜之錡。賊。卽  
素絲五緘之緘。徐。卽舒而脫脫之舒。佇。卽佇立以泣之佇。跣。卽母氏劬勞之劬。颯。卽北風其涼之涼。變。卽  
愛而不見之愛。媿。卽燕婉之求之媿。櫛。卽椅桐梓漆之椅。溝。卽綠竹猗猗之竹。邨。卽有匪君子之匪。覩。卽  
且往觀乎之且。媿。卽子之還兮之還。緬。卽葛屨五兩之兩。媿。卽好人提提之提。澤。卽彼汾沮洳之洳。某。卽  
椒聊之實之椒。趨。卽獨行覈覈之覈。鞞。卽五檠梁軛之檠。馘。卽蒙伐有苑之伐。釋。卽與子同澤之澤。嫫。卽  
倭人僚兮之僚。迺。卽神之弔矣之弔。蠶。卽雨雪霏霏之霏。漱。卽載渴載飢之渴。岳。卽節彼南山之節。傷。卽  
我心憂傷之傷。溷。卽不敢馮河之馮。昇。卽弁彼鬻斯之弁。疔。卽怒焉如擣之擣。剗。卽子忖度之之忖。翼。卽  
無拳無勇之拳。嬖。卽佻佻公子之佻。瞠。卽監亦有光之監。牂。卽無將大車之將。唼。卽有滄萋萋之滄。椌。卽  
天子葵之之葵。餽。卽如食宜齏之齏。鬢。卽綢直如髮之綢。黻。卽其麗不億之麗。雝。卽白鳥鶴鶴之鶴。率。卽  
先生如達之達。筭。卽于豎之豎。管。卽篤公劉之篤。悋。卽以謹愔愔之愔。齋。卽天之方儕之儕。集。卽荏  
染柔木之荏。疹。卽癩我以旱之癩。懇。卽旣成藐藐之藐。鄙。卽出宿于屠之屠。扔。卽仍執醜虜之仍。甬。卽佛  
時仔肩之佛。甞。卽烝烝皇皇之皇。搯。卽百祿是適之適。挺。卽松栢有槩之槩。僞。卽春秋鄭伯克段于鄆之

鄢。鬪。卽隧而相見之隧。衛。卽帥師之帥。苒。卽去順效逆之逆。鄩。卽觀魚于棠之棠。戡。卽伐戴之戴。劇。卽工則度之之度。鸞。卽鄭伯入許之許。郟。卽溫原絺樊之絺。瞻。卽祝聃射王之聃。殪。卽不疾瘕蠹之蠹。隸。卽泚盟之泚。彼。卽生急子之急。悒。卽余心蕩之蕩。撻。卽批而殺之之批。穀。卽穀於菘之穀。爪。卽築臺臨黨氏之黨。讀如掌。鄴。卽盟於葵邱之葵。頤。卽作爰田之爰。駮。卽終朝而畢之畢。鑿。卽鞮鞢之鞮。踟。卽別鍼莊子之別。徑。卽匹夫逞志之逞。望。卽作僖公主之主。顯。卽請食熊蹯之蹯。玲。卽來含且贈之含。鄧。卽舒蓼之蓼。鹵。卽埋諸馬矢之矢。瘤。卽三進及溜之溜。眯。卽提彌明之彌。壘。卽寡君須矣之須。鑄。卽西鉏吾之吾。取。卽鄭公孫輒之輒。玎。卽君出自丁之丁。盪。卽四嬰不蹕之嬰。鞣。卽轡之柔矣之柔。鄰。卽馮滑之馮。鑿。卽罪戾是懼之戾。叁。卽糞除之糞。造。卽蘧氏之籓。之籓。鄒。卽祭公謀父之祭。矧。卽周走而呼之周。嫫。卽琴瑟專壹之專。鄴。卽乾祭之門之乾。頤。卽使髡之之髡。緝。卽渴葬之渴。儻。卽及者何累也之累。疴。卽悵也之悵。聒。卽卒怙荆之怙。齧。卽賁渾之戎之賁。鬻。卽視歸乎齊侯之歸。劑。卽禮記恭敬擗節之擗。藁。卽悼與耄之耄。窘。卽羣居五人之羣。篋。卽不同樵枷之樵。齧。卽毋嚙羹之嚙。攷。卽笑不至矧之矧。粹。卽大夫曰卒之卒。犢。卽四足曰漬之漬。爰。卽拜而夔拜之夔。粟。卽瞿瞿如有求之瞿。休。卽畏厭溺之溺。拙。卽負手曳杖之曳。蓐。卽寢苦之苦。顛。卽不爲魁之魁。擬。卽疑女於夫子之疑。頤。卽喪之有踊之踊。辟。卽辟雍之辟。邈。卽山澤列而不賦之列。迢。卽移之郊之移。涎。卽其器疏以達之疏。秬。卽鈞衡石之石。斲。卽角斗甬之角。笛。卽具曲植之曲。簾。

卽籟篁之籟。魑卽命國讎之讎。髡卽天多沈陰之沈。爽卽黼黻文章之文。翳卽其音羽之羽。嬰卽是察阿黨之阿。僂卽數將幾終之幾。增卽夏則居槽巢之槽。趨卽則鳥不猶之猶。甸卽器用陶匏之陶。塗卽玉藻十有二旒之旒。黹卽繭繭之繭。脂卽柔色以溫之之柔。魑卽免藁之免。滌卽滌魚醢醬之滌。禡卽朝元端之端。齷卽疏屏之疏。鬻卽夏后氏楛豆之楛。牒卽聶而切之之聶。緝卽其聲暉以緩之暉。傷卽暉諸慢易之易。姁卽煦嫗覆育之煦。匱卽回邪曲直之回。鄴卽封黃帝之後於薊之薊。纒卽其轄有綫之綫。尪卽頃步之頃。達卽率性之謂道之率。叙卽陷阱之阱。魁卽睨而視之之睨。傲卽行險以徼倖之徼。侶卽序昭穆之昭。塿卽恂懷之恂。蓋卽合盃而酌之盃。瓌卽縝密以栗之栗。僭卽周禮府史胥徒之胥。嫫卽女奚之奚。奚卽匪頌之頌。醜卽盎齊之盎。藻卽深蒲之深。榘卽帷幕幄帟綬之幄。醜卽夏纁元之纁。髮卽教幘舞之幘。翌卽教皇舞之皇。擢卽恤民艱阨之艱。媢卽以媢詔王之媢。埜卽駢剛用牛之駢。認卽以認辟忌之忌。穢卽公執桓圭之桓。趨卽鞮鞻氏之鞮。牝卽掌三兆之兆。條卽龍勒條纓之條。搢卽犬禡尾囊疏飾之疏。蘋卽素車焚蔽之焚。幘卽革車之萃。萃卽爲邦朋之朋。鐮卽夫遂取明火之遂。透卽諸侯邦交之交。枒卽輪牙之牙。韉卽雖敵不匡之匡。操卽揜其藪之藪。椎卽參分較圍之較。絹卽刺兵欲無絹之絹。瑒卽裸圭尺有二寸之裸。玼卽駟琮七寸之駟。鰓卽弓之畏之畏。擗卽儀禮賓厭介之厭。粗卽朱羽糅之糅。搗卽直徑大鬲之鬲。扱卽筮用塊之筮。酌卽醢尸之醢。眇卽論語鮮矣仁之鮮。搯卽因不失其親之因。

穢卽郁郁乎文哉之郁。蹟卽顛沛之顛。遜卽行不由徑之由。敕卽策其馬之策。楓卽觚不觚之觚。惟卽弋不射宿之弋。攢卽君子不黨之黨。認卽愼而無禮則愼之愼。啓卽啓予足之啓。懇卽與與如也之與。纒卽紺緞之緞。坳卽附益之附。銜卽不踐迹之踐。誓卽察言而觀色之察。券卽無倦之倦。墮卽溝瀆之瀆。憊卽譎而不正之譎。原卽鄉原之原。籥卽博奕之博。受卽孟子野有餓莩之莩。粹卽卒然問曰之卒。曠卽擴而充之之擴。鄙卽蓋大夫之蓋。隱卽隱几而臥之隱。倅卽倅倅然之倅。醜卽以釜甑爨之甑。藹卽艸木暢茂之暢。僚卽眸子瞭焉之瞭。慝卽忸怩之忸。忝卽自怨自艾之艾。嫫卽草莽之莽。美卽僕僕爾亟拜之僕。屐屐卽亦僕僕也。訛卽人皆曰訛。訛之訛。歎卽自視欲然之歎。踵卽摩頂放踵之踵。狃卽以言餌之之餌。坳卽爾雅俶落權輿之俶。訛卽擊仍之仍。漿卽咨嗟之嗟。僂卽鬱陶繇之繇。侈卽侈侈之侈。徕卽徕復之徕。遜卽駟傳之駟。媢卽恠恠惕惕之恠。桴卽桴謂之梁之桴。坳卽墳大防之墳。漦卽水醮曰醮。荒卽朮山薊之朮。芋卽芋麻母之芋。醜卽莞苻離之莞。苦卽栝樓之栝。荒卽旣魚毒之旣。桴卽栲山樗之栲。櫛卽柚條之柚。枳卽時英梅之英。鬪卽長脊而泥之泥。又如凜冽卽臀發之異文。凜瀨颯颯皆卽栗烈之異文。嚮律卽粵肇之異文。簪糕卽參差之異文。彳亍卽躡躡之異文。遺遺卽攢瀆之異文。巳巳卽節奏之異文。趁趨卽屯邇之異文。招搖卽招搖之異文。哥胥卽歌謠之異文。蔽類卽蒯聒之異文。矍矍卽提攜之異文。嬰媿卽嬰兒之異文。搯滅卽翦滅之異文。弓潭卽茵菑之異文。營窳卽鞠窮之異文。時踞卽踟躕之

異文。跌踣卽佚宕之異文。離顛卽蕉萃之異文。今人視爲隱僻之字。大率經典正文也。經師之本。互有異同。叔重取其合乎古文者。稱經以顯之。其文異而義可通者。雖不著書名。亦兼存以俟後人之決擇。此許氏所以爲命世通儒。異於專已守殘黨同門而妒道真者也。

問說文顛好貌。詩所謂顛首。今詩無此文。何也。曰許氏引詩。往往不舉全文。如詁訓卽古訓是式。顛首卽螾首蛾眉。螾與顛文異而義同也。釋蟲云蜚蜻蜻。郭讀蜻如情。與螾聲近。顛讀疾正切。聲亦相近。古文靖與蟾通。故蜻或作顛。

問古者鼎有肩有鬲。士喪禮有抽肩取鬲之文。注謂加肩於鬲上。則肩與鬲非一物矣。今文肩爲鉉。鉉卽肩也。說文以鬲與鉉爲一。似與禮文乖刺。曰說文鬲以木橫貫鼎耳而舉之。从鼎。冂聲。又引周禮廟門容大鬲七箇。則叔重固讀若肩。未嘗讀若冂也。冂與冂同。鬲卽肩之異文。易謂之鉉。鉉又肩之轉聲。古音姑也。鬲从一。所以覆鼎。此別是一字。叔重於鼎部蓋兼收之。學者多聞鬲。少聞鬲。疑爲重出。而刪其一。又以

覓狄切注於鬲字之下。此二徐輩之誤。非叔重元本如是也。石部𦣻字。訓厲石。引春秋傳鄭公孫𦣻字子石。文从段。不从段也。徐氏誤以爲乎加切。乃改篆文从段借之段。亦此類也。

問說文有不宜有也。引春秋傳日月有食之爲證。按春秋書日食不書月食。有字从月。不从日。叔重乃似未讀春秋者。何故。曰漢儒說春秋以爲有者不宜有之辭。如有蜚有蠹有鸛鵒來巢有星孛入於北斗之

類皆是。日有食之。月食之也。不言月食而言有食之者。扶陽抑陰之義。亦見其不宜有也。說文有从月以月食。日爲不宜有。正與春秋義合。許氏引經。往往以己意足成其義。如團。升雲半有半無。本解洪範曰。團之文。而後人乃以團團升雲爲句。疑爲逸書。竊意此文當云。春秋傳曰。日有食之。月食之。後人妄有改竄。遂失其旨耳。春秋不書月食。三尺童子知之。以五經無雙之大儒。而漫不省憶。必不然矣。

問。孟子母仇氏。相傳讀如掌。說文卻未見此字。且从人从几。何以有掌音。曰。說文反爪爲爪。與掌同音。隸變爪爲仇。非真从人从几也。春秋傳莊三十二年。公築臺臨黨氏。哀十一年。俟於黨氏之溝。先儒讀黨爲掌。黨氏蓋出任姓。而仕於魯者。孟母當亦黨氏之族。爪與黨文異而實同也。

問。說文訓德爲升。未審其義。曰。古文德與得通。公羊傳。登來之也。齊人語以得爲登。登與升同義。

問。說文訓沮爲水吏。何也。曰。水吏不見於經典。當是水文之譌。廣韻。踏沮。水文聚於易。物相雜爲文。凡从丑之字。扭鈕皆爲雜飯。則沮爲水文。審矣。木華海賦。葩華踈沮。李善注。踈沮。蹙聚也。踈沮卽踏沮。

問。左塾右塾。見於尙書。家塾術序。見於學記。門側之塾。謂之塾。釋宮文也。說文無塾字。何故。曰。後漢書。王莽令天下鄉亭。皆畫伯升像於塾。旦起射之。東觀記。續漢書。竝作埠。則埠卽塾也。說文。埠。从土。羣聲。羣讀如純。純塾聲相近。故孰亦从羣得聲。埠者。射臬之名。古之男子。無不習射。故常設埠於門側。而堂以是得名。後儒不通古音。誤分埠塾爲兩文。而音讀亦異。徐鉉又於土部增入塾字。世遂無識埠字者矣。



問。說文豕字下云。今世字誤以豕爲彘。以彘爲豕。何以明之爲啄。啄从豕。彘从彘。皆取其聲。以是明之。徐鉉未詳其語。疑爲後人所加。信乎。曰。此許君辨當時俗字之謬。非後人所能加。但轉寫有譌混耳。漢時隸書多不正。啄。啄本取豕聲。而誤从豕。蠹本取豕聲。而誤从豕。若婁機所舉韓敕碑。張公神碑。楊著碑。陰劉寬碑。陰涿字皆从豕。亦以豕爲豕之證也。故特於此辨之。以彘代豕。恐與豕相混。後人妄改豕爲豕。而其義晦矣。

問。說文殺从殳。彘聲。徐常侍謂彘相傳音察。未知所出。此字豈从殳而尢聲乎。曰。彘不成字。字當从古文作彘。彘本古文肆字。尙書肆類于上帝。古文作彘。从兩彘。與彘通。肆與殺聲相轉。故論語檀弓。皆有肆諸市朝之文。殺从殳。彘聲。古文又作彘。卽借肆爲殺耳。隸楷變彘爲彘。非別有彘字。徐氏謂相傳音察。蓋因佛刹字。刹本刹之譌。與殺義無涉。今本从殳。从尢之彘。後人妄作。非許祭酒之旨也。

問。說文穠从禾。彘聲。徐鉉謂說文無希字。當从殳。从巾。巾象禾之根莖。其義如何。曰。說文穠。蓋穠皆取希聲。明有彘字。周禮司服。祭社稷五祀。則彘冕。鄭氏讀彘爲穠。彘卽古文穠也。古文穠。給皆从巾。今本說文有穠無彘。蓋轉寫漏落。徐氏巾象禾根莖之說。穿鑿不足信。

問。說文訓策爲識。未審其義。曰。釋詁。皆與茲。斯咨已。竝訓爲此。皆語絕之詞。楚詞招魂。些字。卽些之異文。許君以些爲些。苛字。些爲些。窳字。而以策爲楚些字。大徐不知些卽策之俗。而別補些字。非也。

問。說文。窆从又。从灾。灾與窆義不相應。故疑而闕之。許君所闕。今亦可引申其義否。曰。先儒說詩。以幼爲冥。長爲晝。則老爲夜矣。窆之言宵。昏昧無所見也。然則窆當从宵省聲。學記。宵雅肄三。注云。宵之言小也。又足以諉聞。注亦云。諉之言小也。窆宵同義。雖由意揣。或未悖古訓歟。或云。窆卽窆字。禮記。食三老五更於太學。蔡邕以爲五窆。列子。黃帝篇。禾生子伯。宿於田。更商邱開之舍。注云。更當作窆。史記。韓世家。虜得韓將鱖申差。徐廣曰。一作鰓。晉人法帖。亦書鰓爲窆。窆與更通。似非無徵。然說文窆更二字。分在兩部。并而一之。非許意也。

問。說文。戠从戈。从音。而闕其義。考易。朋盍簪。虞翻本。簪作戠。戠叢合也。然與从戈之義。亦未協。如何。曰。戠與埴同義。說文。埴。黏土也。禹貢。厥土赤埴墳。鄭康成本作戠。徐鄭王皆讀曰熾。考工記。搏埴之工。鄭亦訓埴爲黏土。是埴戠同物也。弓人職云。凡昵之類不能方。注。故書昵或作熾。杜子春讀爲不義。不昵之昵。或爲黏。黏黏也。元謂熾。脂膏臄敗之臄。臄亦黏也。埴與臄。戠與熾。文異而義同。皆取黏黏之意也。詩。俶載南畝。凡三見。鄭皆讀爲熾。當方言。入地曰熾。反艸曰蓄。熾卽戠也。戠蓄卽俶載之轉。或譏鄭好改字。此未達於古音也。土之黏者曰戠。必以耜入之。詩。三言俶載。其上文或五覃耜。或云良耜。或云有略其耜。故知熾當用鄭義。毛公傳不訓俶載意。當與鄭不殊。以俶爲始。出於王肅。雖本釋詁。未必合毛意也。人戠曰戠。猶之治亂曰亂。故其文从戈。而取意省聲。許君所闕。請以鄭義補之。

問說文屨行屨屨也。讀若僕。文从久而未得从尸从八之義。故許君闕之曰。尻當爲屨之省。屨屨與屨屨義相近。孟子僕僕爾亟拜。卽屨屨之異文也。

問說文𠂔白不見也。字書無𠂔字。未省何从。曰。此字經典無之。許君又不言其所从。存而不論可也。無已。則姑妄言之。蓋从𠂔从𠂔省。𠂔古文次。次不前不精也。𠂔遠也。白部有𠂔字。亦訓𠂔。𠂔不見。莊子逍遙游篇。眇然喪其天下。郭象讀武駢反。當卽𠂔字之譌。

問說文軼部有𠂔字。注闕其義。唐韻亦無音。何也。曰。此軼之籀文。乾籀文作𠂔。卽从此字。叔重注當有籀文字。傳寫遺失。後人疑爲別一字。而妄加闕字於下。并非徐氏之舊矣。

問說文。𠂔讀若抵。破之抵。徐鉉謂抵音瓦。字書無从手从瓦之字。不知大徐何據。曰。廣雅。鼓鞀謂之𠂔。此字當从木旁。然亦漢魏閒俗字。不可以證說文。蓋古人言讀若者。往往卽用本字。而以方俗語曉之。高誘注淮南書。屈讀秋雞无尾。屈之屈。易讀河閒。易縣之易。是其證也。𠂔破當是漢人方言。如春麥爲𠂔之類。徐氏疑讀若者必異文。輒改𠂔爲𠂔。不知說文元無𠂔字也。以是推之。諸部言讀若字。爲後人竄易者。諒不少矣。

問說文。弔从人持弓。會毆禽。近儒譏其穿鑿。而遠於理。信有是乎。曰。愚嘗讀吳越春秋。而知許君之可信。其言曰。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起古之孝子。古者人民朴質。死則裹以白茅。投於中野。孝子不忍見父母。

爲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此陳音之言。與孟子上古親死委壑之說略同。爲人子者。旣挾彈以防禽獸之害。則弔者各持弓以助。又怪焉。後人罕讀古書。輒譏漢儒爲妄作。不知古人淳厚。各尊所聞。未嘗有鑿空之論也。

問說文雉字注云。姿雉。姿也。此語難解。曰。姿雉。卽姿睢之異文。姿與恣通。釋姿雉爲恣義也。

問說文伶訓使何也。曰。詩。寺人之令。韓詩作伶。云。使伶也。許君蓋用韓義。

問說文訓縗爲鬼衣。縗字未見所出。曰。士喪禮。幙目用緇。鄭讀幙爲葛。葛縗之之縗。而許亦讀縗如葛。縗之則縗卽幙也。幙者。覆面之衣。小斂所用。故有鬼衣之稱。

問釋詁孟勉也。郭注云。未聞。按班孟堅幽通賦。蓋孟晉以迨羣。曹大家服虔。竝訓孟爲勉。景純何以不引。當以六經無明文故邪。曰。書洛誥。汝乃是不蘧。蘧莫剛切。孔馬鄭王皆訓爲勉。而說文爾雅俱無蘧字。蓋卽孟之轉聲。戰國有芒卯。淮南子作孟卯。是孟有芒音也。莊子孟浪之言。徐仙民音武黨。武葬二切。亦芒之上。去兩音也。古文尙書必有作孟字者。孟轉爲蘧。猶蘧沒轉爲密勿。經師授受。文字互異。各有所自。自熹平勒石以後。文字漸趨畫一。而古文古訓之失傳者多矣。

問易詩蠱字。崔靈恩改从媿。是已。然此字之譌。必非無因。疑卽蠱字。蠱分聲。古文微相轉。或聲卽近媿。周禮蠱。鄭司農多讀爲微。爲有文飾之義。微音亦近媿。此豈斐之假借。而後人字誤作蠱。案晉書及沈約宋

書凡嫌疊字俱已作疊也。曰疊卽釁字。其从文者。後人妄增。開成石經。及宋板易詩。絕無作釁者。廣韻釁下重出釁字。注云俗。此其證也。先鄭讀釁爲徽。徽从微省。微與尾古文通用。周官之媿。卽說文之媿。詩誰俯予美。韓詩作媿。媿卽媿也。媿讀若媚。與今人讀異。釁媿古今字。徽訓美。同訓亦必同音。後人讀徽許歸切。因轉釁爲許覲切。失先鄭之音矣。古鐘鼎文眉壽字。多作釁。或作豐。楊南仲謂釁眉古同文。眉轉爲門。詩鳧鷖在釁是也。門又轉爲勉。詩勉勉我王。荀子引作釁釁是也。釁者釁之省。隸變爲釁。只是一字。而後人分而二之。猶卞與弁。只是隸體之變。而後人二之矣。嘗見顏師古等慈寺碑。有釁釁恆沙句。釁釁卽釁釁。可證釁釁非異文。予又疑釁鐘字。亦當讀如門之去聲。詩維糜維芑。說文作釁。釁聲。方言秦晉器破而未離謂之豐。豐音問。今吳人正讀如悶。當是古音之僅存者。豐卽釁也。

問春秋傳實沈主參。參爲晉星。闕伯主辰。辰爲商星。於天文參在西方。商在東方。故楊子雲云。吾不睹參辰之相比也。說文訓參爲商星。何昧於天象。乃爾曰。讀古人書。先須尋其義例。乃能辨其句讀。非可妄議。如此文。本云參商星也。參商二字連文。以證參之从晶。本爲星名。非以商訓參。承上篆文參。故注不重出。說文十四篇中。似此者極多。如胼響布也。湫隘下也。話訓故言也。味爽旦明也。夔燧候表也。顛癡不聰明也。皆承上篆文以足句。諸山水名云。山在某郡。水在某郡者。皆連上字讀之。古書簡而有法。麤心人未易通曉。句讀之未分。而哆口譏之。是惑之甚也。予友朱學士竹均。重刊說文。撰序一篇。頗取予說。

問。徐鼎臣世稱精於小學。其校定說文。新附四百餘字。大半淺俗。且如喚卽兔。眸卽牟。權卽濯。苟卽郇。藏卽臧。犗卽童。蹉跎卽差池。逍遙卽消搖。睪艸卽餘皇。鼎臣旣已知之。而率意埒益。何其自相刺謬。乃爾曰。大徐雖疏於經學。然能尊信說文。固已加人一等。乃考其所增。多委巷流傳。鄉壁虛造之字。至若梵刹僧塔。西域之野文。釵釧襖衫。閨閣之俗號。勘辦椿打。出於吏牘。拋攤賭謎。行於街談。欲以補斯籀之遺。點蒼雅之籍。雖小夫猶知其不可。矧在究心小學者乎。觀其進表云。復有經典相承傳寫。及時俗要用。而說文不載者。承詔皆附益之。乃知增入俗書。出於太宗之意。鼎臣羈孤疏遠。處猜忌之朝。不敢引古義以力爭。而開於注中。微見其旨。千載以下。當原其不得已之苦心也。而張謙中輩。乃據新附字以爲正文。又未喻大徐之微悞矣。

此页空白

# 潛研堂文集卷十二

## 荅問九

諸史

問太史公三代世表謂堯舜禹稷契皆出黃帝。稷契與堯同父。堯不能用。至舜始舉之。舜娶堯二女。乃是曾祖姑。此皆昔人所疑。不審何以解之。曰史記敘世表本之五帝德。帝繫篇。惟王符潛夫論五德篇。謂帝嚳爲伏羲之後。其後爲后稷。堯爲神農之後。舜爲黃帝後。禹爲少昊後。契爲顓頊後。少昊顓頊不出於黃帝。堯不出於嚳。則舜無娶同姓之嫌。而稷契之不爲堯所知。亦無足怪。於情事似近之。又考春秋命歷序。稱黃帝傳十世。二千五百二十歲。少昊傳八世。五百歲。顓頊傳二十世。三百五十歲。帝嚳傳十世。四百歲。然則顓頊非黃帝孫。堯亦非帝嚳子。可以正史記之謬。與潛夫論亦相合。

問秦本紀昭王四十四年攻韓南郡。取之。六國表作南陽。考江陵之南郡。楚地。非韓地。當以南陽爲是。但昭王三十五年已置南陽郡。此又云攻韓南陽取之。亦似可疑。曰戰國之際。韓魏皆有南陽。魏之南陽。卽漢河內郡之修武。昭王三十三年。魏入南陽以和。是也。韓之南陽。卽秦漢之南陽郡。昭王三十五年初置。



南陽郡者是也。昭王十六年拔韓宛城。又魏毋封穰侯。皆南陽郡地。是南陽屬秦已久。而此時又云攻取韓南陽。蓋戰國時大郡或領十數城。非一時所能盡拔。秦雖置南陽郡。尙未全有其地。至是始悉取之。如上黨亦韓郡。桓惠王十年郡守馮亭以郡降趙。十四年爲秦所拔矣。而二十六年又云秦拔我上黨。亦其類也。

問。漢書高帝紀。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有意五字難解。曰。文選注引漢書。意稱作懿稱。懿稱者。美稱也。與明德對文。當以懿爲正。書金縢。噫。公命馬融本噫作懿。云。懿猶噫也。詩大雅抑篇。國語作懿戒。韋昭云。懿讀曰抑。又小雅抑此。皇父箋。抑之言噫。論語抑與之與。蔡邕石經。抑作意。蓋古書懿抑意相通。故本或作意。小顏於意稱闕而不解。由於未識古音。

問。漢地理志。諸侯王國二十。趙真定。河閒。廣陽。城陽。廣陵。皆止四縣。菑川。泗水。止三縣。高密。六安。皆五縣。魯六縣。東平。楚。皆七縣。竊疑漢初大封同姓。幾據天下之半。文景以後。雖稍有裁制。然諸侯王始封。往往兼二三郡之地。其以罪削地者。史亦不多見。何至封域若此之小。曰。予初亦疑其說。後讀中山王勝傳云。武帝用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爲定制。封號。輒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始悟諸侯王國所以日削者。由王子侯國之多。今以王子侯表考之。城陽五十四人。趙三十五人。河閒二十三人。菑川二十一人。魯二十人。王子侯之食邑。皆改入漢郡。無怪乎封域之日蹙矣。

郡領縣多者無過於琅邪。東海、琅邪縣五十一，而侯國三十有一。東海縣三十八，而侯國十有八。琅邪與城陽、菑川、膠東、高密諸國鄰。東海與魯、泗水、楚、城陽諸國鄰。侯國之析置者多屬焉。此所領之所以多於它郡也。中山之陸成。表作陸城新處。表作新處安險皆嘗爲侯國，改屬它郡矣。表於陸城新處皆注涿字安險失書所屬亦當屬涿郡也宣元之世，中山絕而復封，所封又是帝子，故稍以舊封益之。如北新成縣，劉向以爲涿郡。志未論十二國分而志屬中山國，亦是後來益封之證也。

問家貧子壯出贅，賈生以爲秦俗之薄，竊疑昏姻論門戶，貧富諒必相當。子就婦家，貧者固得所願，恐非女家所樂。若富家有女，安肯與貧人昏？漢時七科適戍，贅壻與吏有罪亡命者竝列，又何故也？曰：說文，贅以物質錢也。从敖，敖者猶放，放貝當復取之也。漢書嚴助傳：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如淳云：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婢，名曰贅子，三年不能贖，遂爲奴婢。然則贅子猶今之典身，立有年限取贖者，去奴婢僅一聞耳。秦人子壯出贅，謂其父子不相顧，惟利是嗜，捐棄骨肉，降爲奴婢而不恥也。其贅而不贖，主家以女匹之，則謂之贅壻。故當時賤之。師古謂家貧無有聘財，以身爲質者，非也。今人以就壻爲贅壻，亦失之。若賣妻與人作婢，謂之贅妻。淮南子云：贅妻鬻子，是也。太公陰符曰：奪人田宅，贅人妻子。

問漢景帝時七國起兵，齊未嘗反而吳王濞傳云將軍變布擊齊，功臣表亦稱布以將軍擊齊有功，當是史公之誤。曰：齊雖未反而濟南、菑川、膠東、膠西皆故齊地，史言擊齊謂擊齊地之反者耳。言齊可以該四

國。非謂擊齊王也。史公據當時文簿書之。不當有誤。

問。竇嬰與吳王濞傳俱云。嬰以大將軍屯滎陽。監齊趙兵。而功臣表則言屯滎陽。捍吳楚七國反。且其時擊齊者有欒布。擊趙者有酈寄。何煩嬰監其兵乎。曰。當時竇嬰與周亞夫竝命。本紀惟載嬰亞夫二人。不及別將。以二人固元帥也。滎陽在南北之衝。東捍吳楚。北拒齊趙。委寄至重。然吳楚之兵。既有亞夫自將。非嬰所得監。若齊趙雖各遣將。而嬰爲大將軍。得遙制之。欒布又嬰所薦。則嬰之監齊兵。何疑。

問。史記以徐樂爲趙人。而漢書稱燕郡無終人。是史記誤也。但地理志無終屬右北平。項羽封韓廣爲遼東王。都無終。則自來非燕之屬縣。漢書本傳亦似難信。曰。地理志所載郡縣。以元始初版籍爲斷。一代沿革。不能悉書。志末所載十二國分域。如新汲之屬汝南。酸棗之屬河南。北新成之屬涿郡。與本文旣已抵牾。蠡吾故屬河閒。良鄉。安次。文安。故屬燕。涇城。故屬趙。皆見列傳。而志不書。衛綰稱代大陵人。公孫弘稱菑川薛人。鄧通稱蜀郡南安人。較之本志皆不合。蓋傳所據者。孝武以前之郡縣。徐樂稱燕郡無終。亦其類也。漢初諸侯王封國甚大。涿郡。遼東西。右北平。皆燕故地。韓廣封遼東王。都無終。未幾卽爲臧荼所滅。則仍屬燕矣。徐樂武帝時人。其時無終屬燕郡。當得其實。未可斷以爲誤。

問。漢初功臣侯者百四十餘人。其封邑所在。班孟堅已不能言之。酈道元注水經。始考得十之六七。小司馬又以漢志表證之。所得尤多。似可補孟堅之闕。曰。此史家之謹慎。卽其闕而不書。益知其所書之必可。

信也。酈氏生於後魏。距漢已遠。雖勤於采獲。未必皆可盡信。如成安侯韓延年。在汝水篇。以爲潁川之成安。在汝水篇。以爲陳留之成安。安成侯劉蒼。在贛水篇。以爲長沙之成安。在汝水篇。以爲汝南之成安。桃侯劉襄。在沛水篇。以爲酸棗之桃虛。屬東郡在濁漳水篇。以爲信都之桃縣。建成侯劉拾。在淮水篇。以爲沛之建成。在贛水篇。以爲豫章之建成。果孰是而孰否乎。河水篇。以臨羌爲孫都封國。不知孫都本封臨蔡侯。其地在河內。不在金城也。濁漳水篇。以辟陽亭爲審食其封國。考本傳云。辟陽近留川。則非信都之辟陽也。汾水篇。以河東之平陽。爲范朋友封國。考漢表。朋友本封平陵侯。其地在南陽之武當。不在河東也。淮水篇云。山陽城。卽射陽縣之故城也。漢世祖封子荆爲山陽公。治此。考漢之山陽郡。本治昌邑。其僑治射陽。乃在晉安帝之世。以典午之僑郡。爲東漢之故封。其誤更不待辯矣。索隱雖知討尋表志。亦多疏漏。如城陽有陽都。北海有都昌。遼西有海陽。東萊有曲成。膠東有昌武。楚有武原。東海有戚。南陽有山都。沛有廣戚。臨淮有盱眙。涿有阿武。樊輿。志文具在。而小司馬皆以爲闕。南陽清河。皆有復陽。南陽濟南。皆有朝陽。平原琅邪。皆有平昌。而小司馬僅舉其一。又如傅寬封陽陵侯。非馮翊之陽陵。蟲達封曲成侯。非涿郡之曲成。吳程封義陵侯。非汝南之義陽。劉勃封安陽侯。非馮翊之安陵。父城侯劉光。非遼西之文城。名同實異。小司馬皆不能別白。乃知班氏得古史闕文之遺意矣。

問。漢時列侯。多不願就國。故文帝二年。詔遣列侯之國。其明年。又免丞相周勃。令率列侯之國。當時宜無

不就國者矣。而竇田傳言諸外家爲列侯。列侯多尙公主。皆不欲就國。則後來亦不盡用此詔也。曰漢初侯國百四十餘人。國除之後。子孫卽占本籍者。蓋亦無多。以漢表所載。成哀閒復除之家數之。惟南安侯宣虎之後。爲南安簪褭。肥如侯蔡寅之後。爲肥如大夫。高宛侯丙倩之後。爲高宛大夫。涅陽侯呂騰之後。爲涅陽不更。宋子侯許癩之後。爲宋子大夫。猗氏侯陳遼之後。爲猗氏大夫。昌侯旅卿之後。爲昌上造。廣阿侯任敖之後。爲廣阿簪褭。郟侯黃極忠之後。爲郟公乘。穀陽侯馮谿之後。爲穀陽不更。此足爲就國之證。其餘占籍三輔者。殆十之八九。然則文景之世。亦未能悉如詔書也。此外列侯子孫占居它籍。若汾陰侯周昌之後。爲沃侯國士伍。梁鄒侯武虎之後。爲夫夷侯國公乘。陽都侯丁復之後。爲臨沂公士。都呂侯朱軫之後。爲昌侯國公士。河陽侯陳涓之後。爲卽邱公士。宣曲侯丁義之後。爲陽安公士。終陵侯華毋害之後。爲於陵大夫。東茅侯劉到之後。爲銅陽公乘。安平侯鄂秋之後。爲解大夫。平棘侯林摯之後。爲項圉大夫。武原侯衛肱之後。爲郭公乘。清侯室中同之後。爲高宛簪褭。彭侯秦同之後。爲費公士。平侯張瞻師之後。爲敏上造。陸量侯須無之後。爲酈陽乘鐸。土軍侯宣義之後。爲阿武不更。平州侯昭涉掉尾之後。爲涪不更。陽羨侯靈常之後。爲南和大夫。期思侯賁赫之後。爲壽春大夫。嚴侯許猜之後。爲平壽公士。將國除之後。返其故鄉乎。抑國已省入它縣。而卽占其籍乎。或以它故遷徙乎。是皆不可考矣。

問。蒯成侯周緹。或讀蒯爲菅蒯之蒯。則字當从艸从𠂔。或讀陪憑二音。則字當从崩从邑。且漢表云在長

沙而小司馬引晉書地道記屬北地。讀史者將奚從。曰說文鄜右扶風鄠鄉。又沛城父有鄜鄉。讀若陪。晉書地理志始平郡有蒯成縣。蓋析鄠之鄜鄉置。字譌爲蒯耳。索隱以爲屬北地。誤矣。然周繅之封。則當在長沙。不在扶風。何以明其然也。高祖功臣百四十七人。班表皆不言封邑所在。獨繅父子之封於蒯成。則云在長沙。於鄠。則云在沛。其必確有所據矣。長沙之蒯成。它無所見。然楚漢春秋作憑城侯。陪憑聲相近。亦當作鄜。無疑也。或又疑長沙爲吳芮封國。何以繅得食邑其閒。此又不然。彭城。楚王封地也。而張良封彭城之留。琅邪。齊王封地也。而周定封琅邪之魏。其鉅鹿。趙王封地也。而任敖封鉅鹿之廣阿。曲逆縣亦在燕趙之閒。而陳平得食之。然則漢初列侯食邑。豈皆在天子所有十五郡之內乎。而又何疑於蒯成之封焉。景武以後。王國日益削。而王子封侯者。皆割屬漢郡。自是列侯食邑。無有在王國者矣。

問諸侯王都。見於漢志者。惟清河之清陽。信都之信都。廣陵之廣陵。及衡山王吳芮都鄴。濟北王都盧。而已。此外尙有可考者否。曰韓信爲楚王。都下邳。彭越爲梁王。都定陶。英布爲淮南王。都六。韓王信爲韓王。都陽翟。後徙代王。都馬邑。吳芮爲長沙王。都臨湘。盧綰爲燕王。都薊。楚王交都彭城。荆王賈都吳。齊王肥都臨菑。淮南王長都壽春。趙王如意都邯鄲。梁王恢都睢陽。代王恆都晉陽。又徙中都。淮陽王友都陳。城陽王章都莒。菑川王賢都劇。膠西王卬都高苑。膠東王雄渠都卽墨。河閒王辟疆都樂成。臨江王闔都江陵。廣川王彭祖都信都。中山王勝都盧奴。泗水王商都郟。此見於史記者也。濟南王都東平陵。濟川王都

濟陽山陽王都昌邑。濟陰王都定陶。魯王都魯。東平王都無鹽。廣平王都廣平。眞定王都眞定。昌邑王都昌邑。高密王都高密。六安王都六。則以水經注。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諸書參考而得之。

問漢史五行志兼采董仲舒二劉之說。劉知幾舉其錯誤多矣。昨接高論謂劉氏所譏亦有未盡然者。願聞其審。曰姑卽一條言之。恆寒篇先云釐公十年冬大雨雹。次引公羊經曰大雨雹。此劉所譏爲首尾紛拏章句錯糅者也。今考班史敍恆寒以雪爲首而霜次之雹又次之釐公十年冬大雨雪。此左氏穀梁經文也。故引劉向說次引公羊經作大雨雹兼采董生說蓋以經有異文特附出之其餘書大雨雹者別見於後。班史義例之嚴如此。知幾偶見誤本不尋其上下文義輒生駁難不知其見笑於大方甚矣。今南北監本皆作雪與左氏穀梁經文正合。乃歎今本固有勝於古本者而古人讀書麤率轉或不如後人之精審也。太史公著書未嘗以史記自名。班氏藝文志云太史公百三十篇。馮商續太史公七篇亦未有史記之名。此志引國語單襄公晉惠公諸條皆稱史記。此前代紀載之通稱。非指太史公書。知幾謂班志不云國語唯稱史記譏其忘本徇末。又未諭班氏之旨矣。

問揚子雲自序先世自張衡晉灼顏籀諸人皆譏其疏謬譜牒之學。雖通人猶或失之信乎。曰以愚考之揚氏之先出自有周伯僑初非出於羊舌且羊舌食采之楊本从木此文从手其稱侯者非五等之侯如邢侯張侯之類耳。六卿爭權之時安知不別有揚侯畏偪而犇楚者乎。

問成帝幸長楊大校獵。在元延二年。而揚雄傳上長楊賦。在祠甘泉汾陰之明年。則是三年事。或以爲傳誤。其信然乎。曰。此吾友戴東原之說。然本傳全寫子雲自序。不宜有誤。且與帝紀敘事正相應。如云。正月從上甘泉。卽紀所書元延二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也。又云。其三月將祭后土。上迺帥羣臣橫大河。湊汾陰。卽紀所書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也。又云。其十二月。羽獵。卽紀所書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也。惟明年秋。復幸長楊射熊館。則紀無之。蓋行幸近郊校獵。但書最初一次。餘不盡書耳。但二年校獵。無從胡客事。至次年乃有之。并兩事爲一。則紀之失也。羽獵長楊二賦。非一時所作。羽獵在元延二年冬。長楊則在三年秋。子雲自序。當不誣矣。

問漢書西域傳。漢使侍郎殷廣德責烏孫。求車師王烏孫貴。將詣闕。顏師古云。烏孫遣其將之貴者入漢朝。劉敞謂當云烏孫遣其貴人將詣闕。未審孰是。曰。二說皆非也。烏貴者。車師王之名。是時車師已別立王。故稱其前王名以別之。當以求車師王烏貴六字爲句。將詣闕三字爲句。因上文烏孫相涉。誤衍一孫字。顏劉不能校正。曲爲之說。由未檢上下文故耳。

問光武建武六年。詔并省四百餘縣。郡國志云。凡前志有縣名。今所不載者。皆世祖所并省。與紀文正相應。曰。以愚考之。亦未盡然。泰山之華。續志所無也。而光武十王傳。稱永平二年。以華縣益琅邪。是明帝之世。尙有華矣。廬江之攢陽。亦續志所無也。而謝承後漢書。稱劉騶除攢陽長。見太平御覽。騶除仕於鄧太后。



時是安帝之世。尙有撻陽矣。豈皆世祖所省乎。但史文闕略。後人難以盡知耳。

問。劉知幾譏范蔚宗載王喬臯履左慈羊鳴二事。以爲朱紫不別。又譏列女篇不書徐淑。而書文姬。是皆然矣。此外更有可議者否。曰。野王二老。漢濱陳留二老父。此子虛亡。是公之流。列諸逸民可乎。向栩蹤迹詭異。無善可稱。列諸獨行可乎。方術一篇。如徐登。劉根。費長房以下。皆誕妄難信。不特王喬左慈已也。計子勳與薊子訓。本一人。則前人已辨之矣。

問。劉知幾之論范史曰。更始升壇改元。世祖稱臣北而作者。乃抑聖公於傳內。登文叔於紀首。事等躋僖。其信然乎。曰。南陽宗室。同時舉義。非有素定之分。伯升見戮。光武勢不能安。雖受襲始官爵。亦猶漢高之於義帝耳。更始前無所承。後無所授。始則因人而成事。繼以失道而破亡。史家惡莽之篡。黜地皇而紀更始之年。固爲得之。若欲列諸本紀。則失地之君。春秋所貶。豈宜躋於中興令主之上哉。范史登諸傳首篇。中稱字而不名。準以史法。最爲得中。劉氏以兄終弟及例之。未免擬不於倫矣。

問。後漢書載盤瓠九隆事。章懷注以爲出風俗通。今風俗通無此文。豈注有誤乎。曰。應氏風俗通義本三十卷。今世所傳十卷者。非足本也。續漢五行志注引風俗通說。今本亦無之。

問。陳壽之評蜀後主也。曰。經載十二。而年名不易。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裴松之以爲赦不妄下。誠爲可稱。至於年名不易。猶所未達。建武建安之號。皆久而不改。未聞前史以爲美談。經載十二。蓋何

足云。不審承祚之評。何義。曰。昭烈之歿。政由葛氏。禮樂征伐。自下出者十餘年。以曹馬之輩當此。改元自立必矣。自古大臣握重權者。身死之後。嗣王親政。亦必改元。更革其舊。後主信任武侯。不以存沒二三其德。張邈上書詆亮。下獄誅死。其任賢勿疑。有足稱者。孔明卒於建興十二年。前此不改元。孔明事君之忠也。繼此不改元。後主知人之哲也。君明臣忠。不亦卓乎。不然。建興之號。終於十五。何以不云十五。而云十二。知承祚之意。別有在矣。裴氏所譏。殊未達其旨趣。

問。晉地理志。濟南郡。漢置。領縣五。平壽。下密。膠東。卽墨。祝阿。考漢之濟南。治東平陵。今歷城縣地。領縣十四。與

此所領無一同者。輿地記云。晉以平壽爲濟南郡治。考其屬邑。乃漢北海平原膠東地。非濟南地也。然則晉之濟南。與漢之濟南。名同而地異。志以爲漢置者。似屬未核。曰。予蓄此疑久矣。後讀宋書州郡志。濟南

太守領廣城。廣城蓋歷城之譌。朝陽。著。土鼓。逢陵。平陵。卽東平陵。六縣。土鼓。逢陵。二縣云。晉無。則歷城等四縣。皆晉所

有也。又云。朝陽。晉曰東朝陽。太康地志。屬樂安。則歷城著。平陵。三縣。仍屬濟南可知也。又北海太守領都

昌。膠東。劇。卽墨。下密。平壽。六縣。惟劇縣云。晉太康地志。屬琅邪。則其餘五縣。仍屬北海可知也。且膠東卽

墨。下密。三縣。竝云太康地志。屬北海。其無改隸濟南之事。明矣。又考杜預左傳集解。濟南郡有歷城縣。見桓

十八年。有平陵縣。見莊十年。有於陵縣。昭十年。有溼陰縣。哀十年。而平壽。襄四年。及卽墨縣。襄六年。自屬北海郡。北海又別

有都昌縣。莊元年。皆不與晉志同。又考武帝紀。泰始元年。封皇從叔父遂爲濟南王。凌爲北海王。北海與濟

南同時竝立。志何以不及北海郡。反覆思之。始悟志有脫文。蓋晉之濟南。本領歷城著平陵等縣。而平壽下密膠東卽墨四縣。自屬北海。未嘗改隸濟南。乃自史文斷爛。校書者不加詳審。遂以北海所領之縣。誤連綴於濟南郡下。或遂謂晉之濟南。不治歷城。乃治平壽。豈其然乎。惟祝阿一縣。杜元凱明言今屬濟南郡。則不當列於平壽四縣之下。疑史文爛脫之餘。後人妄爲補綴耳。

問。魏晉以後。立九品中正之法。州郡皆設中正。以品第人才。其任亦不輕矣。而中正之名。不見於史志。不識有可考否。曰。予嘗以諸史參考。得其大略。蓋每州置大中正一人。郡國皆有。大中正一人。又以小中正貳之。其屬則有清定訪問諸名員數則未之詳矣。晉書劉毅傳。年七十告老。司徒舉毅爲青州大中正。尙書以毅縣車致仕。不宜勞以碎務。陳留相樂安孫尹言。臣州茂德。惟毅不用。則清談倒錯。於是青州自二品以上。光祿勳石鑒等共奏曰。前被司徒符。常參舉州大中正。僉以毅行高義明。出處同揆。實臣州人士所思準繫。臣等虛劣。雖言廢於前。今承尹書。敢不列啓。由是毅遂爲州都。然則州大中正缺。許本州二品以上參舉。上之司徒。司徒以聞於朝。有不當者。尙書得駁之矣。又知致仕官亦可爲中正也。文獻通考云。州郡縣俱置大小中正。各取本處人在諸府公卿及臺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充之。區別所管人物。定爲九等。其有言行修著。則升進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或行義虧缺。則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矣。則縣亦有中正也。王濟爲并州大中正。訪問銓邑人品狀。至孫楚。濟曰。此人非卿所能目。吾自爲之。

乃狀楚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見晉書孫楚傳所云狀者。若今之考語也。

問。晉時刺史當方面之任。而委寄輕重。又各不同。其故何在。曰。晉初承魏制。刺史治民。都督治軍。各不相兼。如羊祜以車騎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而別有荊州刺史楊肇。王渾以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而別有揚州刺史周浚。山簡以征南將軍都督荆湘交廣四州諸軍事。而別有荊州刺史王澄。是刺史在都督之下也。惠帝之末。始有兼任者。而刺史之權遂重。其時仍有不兼督軍者。則謂之單車刺史。南渡以後。都督例領本州刺史。其兼督它州。則視其權任之輕重。而損益焉。揚州政本所在。多以公輔居之。而荊州兼督八州。地居分陝。權任在諸州之上。此外江豫徐兗。亦稱重鎮。然庾亮及弟冰翼。在江州兼督荆益交廣。其權在荊州之上。桓溫在荊州。都督中外諸軍。及桓豁代之。僅監本州。及雍揚之二郡而已。是又不可執一而論也。綱目例書以某人爲某州刺史。雖取省文。然未免溷而無別矣。

問。李延壽南北史。本紀多尊北而輕南。如魏周諸帝之殂。書於南史。則曰崩。宋齊梁陳諸帝。書於北史。則曰殂。說者謂延壽先世爲北臣。故其言如此。信乎。曰。唐高祖受禪於隋。隋又受於周。周又受於魏。且唐之先世。仕於西魏及周。居八柱國之一。故唐初史臣。大率偏袒北朝。但各爲一書。讀者猶或未喻。延壽并而爲一。則詞意軒輊判然矣。若云以世爲北臣之故。則延壽之曾大父曉。大父仲舉。皆仕於齊。故國之思。當在鄴都。而南史本紀。於魏周隋改元皆書。齊之改元。則不書。又魏周諸帝書崩。而齊帝書殂。高歡宇文泰

之薨。皆書於南史。而秦獨不名。其尊周抑齊如此。北史紀先齊後周。雖以禪代之前後爲次。而紀中書法。仍右周而左齊。蓋延壽爲唐臣。故以唐所承爲正。非因先世仕北之故也。太平御覽以北魏後周入皇王部。宋齊梁陳北齊入偏霸部。與延壽之意正同。但宋初距唐已遠。而猶徇唐人偏黨之私。益爲無謂。不若司馬溫公資治通鑑。朱文公綱目。書法之得其正也。

問。史以勸善懲惡。父子兄弟。趨向不同。往往各自立傳。況事隔數朝。賢否非一。而延壽列傳。但以家世類敘。不以朝代爲限斷。是以家乘之體。豈史法乎。曰。延壽旣合四代爲一書。若更有區別。則破碎非體。又必補敘家世。詞益繁費。且當時本重門第。類而次之。善惡自不相揜。愚以爲甚得史記合傳之意。未可輕議其失。

# 潛研堂文集卷十三

## 荅問十

### 諸史

問。經史子集之名。何昉乎。曰。漢時分羣書爲六略。曰六藝者。經部也。詩賦者。集部也。諸子。兵書。術數。方技。皆子部也。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漢著紀。則入之春秋類。古封禪羣祀。封禪議對。漢封禪羣祀。入之禮類。高祖傳。孝文傳。河閒獻王對上下三雍宮。入之儒家類。是時蓋無四部之名。而史家亦未別爲一類也。魏文帝典論自敍。稱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所謂四部者。似在五經諸子之外。亦不知其何所指。晉荀勗撰中經簿。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二曰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三曰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讚。汲冢書。四部之分。實始於此。而乙部爲子。丙部爲史。則子猶先於史也。及李充爲著作郎。以典籍混亂。刪除煩重。以類相從。分爲四部。五經爲甲部。史記爲乙部。諸子爲丙部。詩賦爲丁部。而經史子集之次始定。宋元徽初。祕書丞王儉撰七志。曰經。典。志。紀。六。藝。小。學。史。記。雜。傳。曰。諸。子。志。紀。今。古。諸。子。曰。文。翰。志。紀。詩。賦。曰。軍。書。志。紀。兵。書。曰。陰。陽。志。紀。陰。

陽圖緯曰術藝志紀方技曰圖譜志紀地域及圖書而以道佛附見合爲九條蓋仿漢之七略而改輯略爲圖譜又附入老釋書則儉自立新意也齊永明中祕書丞王亮監謝朓造四部書目梁祕書監任昉殷鈞亦撰四部目錄而術數之書別爲一部令奉朝請祖暉撰次故稱五部目錄普通中處士阮孝緒更爲七錄曰經典錄紀傳錄子兵錄文集錄技術錄佛錄道錄釋老二氏各爲一錄而進佛於道之右則以梁武方崇其教故也其前五錄蓋沿五部之舊然則齊梁四部亦史先於子可知矣隋唐以後敍書目者大率循經史子集之次而子家寥寥常并釋道方技而一之自道學興於宋儒人人各有語錄而儒家之目亦滋多矣

問唐人稱中書門下爲北省尙書爲南省見於文苑英華但三省竝列何以有南北之分曰予於此蓄疑已久近讀宋次道長安志云西內太極殿東廊有左延明門西廊有右延明門門下省在左延明門東南中書省在右延明門西南東內宣政殿前東廊曰日華門東有門下省西廊曰月華門西有中書省是門下中書兩省東西相對而皆在宮城內也宮城之南爲皇城則臺省寺衛皆在焉尙書省在承天門街之東而第四橫街之北以方位言之尙書省在兩省之南明矣中書門下在禁中而尙書在宮城外則尙書不如兩省之清切故唐初三省長官竝爲宰相及睿宗以後但以中書門下爲政府尙書左右僕射品秩雖崇而不加平章事卽不得與政事亦其勢使然也

問中書門下長官。既均爲宰相。又有它官。而預平章者。則必有議政之所。將別設一署乎。曰。此所謂政事堂也。舊唐書職官志云。舊制。宰相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永淳二年七月。中書令裴炎。以中書執政事筆。遂移政事堂於中書省。開元十一年。中書令張說。改政事堂爲中書門下。其政事印改爲中書門下印也。新唐書亦載其事於裴炎傳中。予家藏後唐升元觀牒石刻。有數印。其文曰中書門下之印。蓋宰相印也。

問。唐宋以翰林學士掌內制。中書舍人掌外制。兩制皆清要之職。而內制尤重。顧其敍遷。往往由學士而進舍人。此何說也。曰。唐自中葉以後。常以它官知制誥。行中書舍人之職。其真除舍人者少矣。宋初。專以知制誥掌外制。其除中書舍人者。皆不任職。所謂寄祿也。翰林學士雖華選。而初無品秩。常假它官以寄祿。故學士初入。或畿縣尉。或拾遺補闕。或諸曹郎中員外郎。久之。遷中書舍人。給事中。亦有至侍郎以上者。皆食其祿。不任其職。舍人秩五品。爲兩省清望官。故學士敍遷。必歷此階。非兼掌外制。亦非由內制改外制也。凡兩制官結銜。云翰林學士知制誥者。內制也。其但稱知制誥者。外制也。其云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者。以舍人爲寄祿官。仍內制也。其但稱中書舍人者。外制也。唐末。趙光逢以中書舍人爲翰林學士。其弟光裔。亦由膳部郎中知制誥。對掌內外命書。士歆羨之。後晉時。陶穀以虞部員外郎知制誥。會晉祖廢翰林學士。遂兼掌內外制。周廣順中。竇儼以主客員外郎知制誥。其兄儀自閣下入翰林。兄弟同日拜命。



分居兩制。時人榮之。又扈蒙以右拾遺知制誥。從弟載時爲翰林學士。兄弟竝掌內外制。時稱二扈。蓋知制誥與翰林學士對掌兩制。唐五代及宋元豐以前皆然矣。元豐改官制。始正中書舍人之名。與學士對掌兩制。資淺者則稱直學士院。直舍人院。亦有稱權直者。嗣後無單除知制誥者矣。

問翰林學士帶知制誥。唐五代及宋皆然。又有翰林學士而結銜無知制誥者。何也。曰學士不帶知制誥。有二例。洪遵翰苑遺事云。唐以來至國朝熙寧。官至中書舍人。則不帶三字。元微之承旨學士院記。題銜稱中大夫行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續翰林志。題銜稱翰林學士承旨。朝請大夫中書舍人。皆以官至舍人。故不帶知制誥。此一例也。徐度卻掃編云。翰林學士。祖宗時多有別領它官。如開封府三司使之類。則不復歸院。供視艸之職。故銜內必帶知制誥。則掌詔命者也。蓋宋初學士六員。故有以學士而別領它職者。其結銜亦不帶知制誥。此又一例也。元豐以後。中書舍人不爲寄祿官。則無以學士帶舍人者矣。南渡以後。直學士院者。不過二三人。卽學士之名。亦不輕授。則亦無以學士領它職者矣。問韓退之平淮西碑。李義山以堯典舜典清廟生民擬之。宋子京修唐書。取其文入藩鎮傳。說者謂其文可當國史。然乎。曰退之斯文。工則工矣。繩以史法。殊未盡善。如光顏重嗣。除授於元和九年。公武文通於十年。勲於十一年。竝不同時。碑但云曰某曰某。而總之云各以其兵進戰。文雖簡。而事未核也。又碑云顏嗣皆加司空。不書檢校。何以別於正授之司空。云道古進大夫。不書御史。何以別於散官之大夫。光顏重

嗣公武皆二名。篇中兩稱顏嗣武。一稱顏嗣。非史法也。書裴度爲丞相。則唐時無丞相之名。云庚申子其臨門送女。有日而無年月。此學尙書而失之者也。且淮西之役。裴相雖以身任之。然所責功者。厯光顏一路。其勝負正未可知也。唐鄧隨之帥。始用高霞寓。再用袁滋。三易而得李愬。不逾年。遂成入蔡之功。視光顏等合攻三年。纔克一二縣者。優劣懸殊矣。退之敘其功。但與諸將伍。得毋以雪夜之襲。不由裴相所遣。有意抑之邪。門戶之見。賢者不免。斲碑之舉。有自來也。

問。唐史以白居易與武平一。李父賈曾合傳。前後旣不同時。行事亦不相類。何也。曰。樂天文章風節。固非平一輩所及。晚節蕭然物外。有古人止足之風。自當別爲一篇。敏中齷齪守位。當入宣宗朝宰相之列。較之樂天人品。清濁懸殊。豈宜在附傳之例乎。至若張昌宗易之昆弟。嬖倖小人。士大夫羞與爲伍。而新舊二史俱附之。張行成傳。不特皁白不分。重爲膏粱之玷矣。

問。歐陽公新五代史。剏立世家。以紀吳蜀諸國。元人修宋史。亦承其例。蓋以羣雄割據。非中朝所得而臣。旣不可編諸列傳。乃借世家以名之。其義然乎。曰。此例非歐公所剏。梁武帝通史。敘三國事。別立吳蜀世家。實開其先矣。然李茂貞。王岐。與楊行密。王建。鼎峙。拓拔李氏。世有夏綏。銀宥。靜五州之地。亦南平之亞也。皆當列世家之數。不宜散入雜傳。此又義例之未盡善者也。宋初削平僭僞。錢俶。陳洪進。皆爲內臣。當在功臣之列。南唐後蜀。閩粵北漢。本末已具五代史。入宋以後。無世可傳。而宋史依歐陽之例。仍立此名。

殊無當矣。當依陳勝項籍世充建德之例。列於開國功臣之前。乃合史法。

問。歐公五代史。竊立雜傳。及唐六臣傳諸名。以貶人臣之事。二姓者。詞嚴而義正矣。乃又謂五代無全臣。則自死節三人而外。槩無足取乎。曰。史家之病。在乎多立名目。名目既多。則去取出入。必有不得其平者。康懷英。楊師厚。王景仁。劉鄩之徒。其始固非梁臣也。謂之不事二代。可乎。安全全。袁建豐。西方鄴等。唐莊宗之臣。而仕於明宗。其與事二姓。又奚異乎。王鎔。王處直。朱宣。王珂。雷滿。鍾傳。皆唐之藩鎮。未嘗臣梁。亦未嘗臣晉。置之雜傳。更非其倫矣。

問。韓通。周之忠臣。以歐公史例言之。當在死事之列。歐公著書。竊取春秋之義。何故沒而不書。曰。歐公一部五代史。無一字及藪祖。卽恭帝紀亦但云。顯德七年春正月甲辰。遜於位。宋興而已。此尊本朝之義也。藪祖受禪。事旣不見於周史。則韓通姓名。自無緣特見。自古禪代之際。忠於前朝者。如王凌。毋邱儉。諸葛誕。死於魏鼎。未革之先。袁粲死於宋社。未屋之日。故史臣得爲之傳。然必斥之曰。反。曰。貳。未有敢訟言其忠者。臣子之詞。出於不得已也。韓通之死。在藪祖受禪之日。其時周已亡矣。準諸前史之例。固不得爲之傳。非歐公之失也。旣不爲通立傳。并其除拜官職。本紀亦沒而不書。所謂諱莫如深也。

問。五代史劉昫傳。不載修唐書事。說者謂昫在後唐監修國史。國史卽唐書。修於唐而成於晉。故文不再見。非歐公有遺漏。然邪否邪。曰。此欲爲歐史彌縫罅漏。似是而實非者也。莊宗滅梁。自謂中興唐祚。立唐

四廟。其於唐史固當稱國史矣。然宰相監修國史。有修史之名。而無修史之實。唐中葉以降。監修國史者。史不絕書。何嘗修成一編。昫之監修國史。亦僅沿襲虛銜。非真奉敕修史也。後晉天福六年二月。敕戶部侍郎張昭遠。起居郎賈緯。祕書少監趙熙。吏部郎中鄭受益。左司員外郎李爲先等。修撰唐史。特令宰臣趙瑩監修。開運二年六月。史館上新修李氏書。紀志列傳共二百二十卷。并目錄一卷。賜監修宰臣劉昫。修史官張昭遠等。繒綵銀器各有差。其監修官前稱趙瑩。後稱劉昫。蓋瑩罷相而昫代之也。昫於晉時。再入相。始有監修唐書之命。與後唐世之監修國史。豈可牽合爲一事。試攷五代會要所載。則唐書修於晉。非修於後唐審矣。歐公預修新唐史。知監修官僅因人成事。不任筆削。故於趙劉兩傳。皆略而不書。此極有意。可爲後來之法。未可訾其遺漏也。張昭遠終於宋代。即張昭故五代史不立傳。若賈緯傳。則已言晉天福中。預修唐書矣。予故謂歐公之書。不書。非無意也。

問。宋史李沆傳云。沆爲相。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它日之憂也。攷沆爲相時。年止五十餘。未可云老。且少於沆僅十歲。與沆同年登科。其參知政事。距沆入相之始。不過一年有餘。豈得遽以新進目之。沆雖先旦而卒。然人命修短不齊。安能預卜。若云前知死期。則誕妄益甚。殆後人傳會之詞爾。曰。文靖先識。固非子明所及。老不及見一語。則由史臣增飾使然。案元城語錄。李

丞相每朝謁奏事畢。必以四方水旱盜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爲之變色。慘然不悅。同列以爲非。丞相曰。人主一日豈可不知憂懼。若不知憂懼。則無所不至矣。此一事也。呂氏家塾記。李文靖居相位。王公來預朝政。一日。使殿論邊事退。公歎曰。何日邊候徹警。使吾輩得爲太平宰相。文靖不答。至中書。獨召公語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譬人有疾。常在目前。則知憂而治之。沉死。子必爲相。遽與契丹和親。一朝疆場無事。不有盤游之樂。必興土木之工矣。此又一事也。史和合此二事。又改竄其語。致有此失。呂氏記沉死子必爲相之語。本無病。

問。續綱目。宋真宗天禧元年三月。以王曾兼會靈觀使。曾辭不受。其九月。書太尉玉清昭應宮使王旦卒。說者云。特書曾之不受。所以譏旦之受也。曾能不受非義之職。宜史深予之歎。曰。宮觀之勑。出於道流。以宰相領之。固爲非禮。然攷沂公當日。特以欽若位在己上。推而讓之。及乾興中入相。仍充會靈觀使。欽若卒後。卽代爲玉清昭應宮使。未嘗堅辭不受。則知前此辭會靈之命。意別有在。非以爲必不可受。而決去就以爭之也。宋時宮觀之職。名臣大儒多爲之。或受或辭。均非大節所係。後之評史者。大都未閱全史。偶舉一節。而震而驚之。無異矮人觀場也。

問。宋濮安懿王之議。兩制謂宜稱皇伯。而歐陽公建議非之。後人多左歐陽而右司馬。然與否與。曰。皇伯之稱。於禮無稽。古人稱伯父。叔父。伯舅。叔舅。伯兄。叔兄。伯氏。叔氏。伯子。叔子。伯姬。叔姬。皆以伯叔爲長幼。

之異名。無單稱伯叔者。伯也。執爨。婦人謂其夫也。侯主侯伯。家之長子也。將伯助予。則不知誰何之人也。吾未聞以世父爲伯者也。禮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齊衰期。不聞改本生之親爲世父叔父者。漢宣嗣孝昭。尊史皇孫曰悼考。光武嗣孝元。亦立南頓以下四親廟。曰考。曰親。則亦未沒其父母之稱。誰非人子。以爲人後而不得有其父母於人子之心。自有難安者。歐陽之議於禮於情。本無可易。非若嘉靖議禮諸人之佞邪也。

問。宋史之論趙汝愚。稱其奮不顧身。定大計於頃刻。至以周公比之。毋乃譽之過當乎。曰。汝愚之心。固出於忠義。實則僥倖成功。不可以爲後世法。何也。廢立之事。非臣子所宜輕舉。古有廢昏而立明者矣。未聞有廢父而立子者也。光宗之罪。在於不孝。其子乃不以爲君。而取而代之。蹊田奪牛。罪又甚焉。且以子奪父位。事之至逆者。左右贊御。必不願也。舉朝臣僚。非盡同謀也。光宗又非甘心於退閒者也。設有奉帝而出鬪者。兵刃相加。不幸而敗。則爲秦王從榮。猶可言也。幸而勝。則爲商臣冒頓。不可言矣。吾故曰。汝愚之功。僥倖而成。其實則亂之道也。昔衛出公受國於君夫人。其父又不在衛。非攘而奪之也。聖人猶且非之。試以慶元內禪。與衛事平心較之。孰順孰逆。天下後世。必有能辨之者。而論者猶許汝愚爲社稷之臣。此夫子爲衛君之說也。石曼姑帥師圍戚。公羊傳謂曼姑之義。固可以圍之。汝愚之功。與曼姑之義。前後一轍。後人責曼姑而譽汝愚。非春秋之法矣。夫父子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光宗雖非令辟。自寧宗視之。

則君也。父也。壽皇崩而託疾不過宮。爲子者號泣而從之。可也。豈真有亡國破家之釁。迫不及待而必出此下策也哉。若以太皇太后之詔爲辭。此掩耳盜鐘之爲。非真名正而言順也。大臣當斯際者。但可爲留正之遞。不當爲汝愚之舉。范汝黼謂留爲異姓之卿。趙爲貴戚之卿。此迂儒騎牆之論。宋史載入留正傳。陋矣。

問。宋初立僖順翼宣四親廟。本非定爲不祧之始祖也。神宗時。僖祖親盡當祧。因王安石異議而止。自後順祖以下遞祧。遂以僖祖爲始祖。而太祖亦在昭穆之列。議者咸以爲失禮。及趙汝愚當國。折衷羣議。正太祖東向之位。而朱元晦獨上議。力爭其不可。又遣汝愚書。言之甚力。元晦大儒。不審何所據。曰。議禮聚訟。自古而然。要當準乎天理人情之公。非可以口舌爭也。僖祖之當祧久矣。熙寧集議。則韓維是而安石非。紹熙集議。則汝愚是而元晦非。元晦尊程氏學。而伊川亦取安石之說。故持其議甚堅。至詆汝愚以爲拆祖宗之廟。以快其私。此負氣之強詞。非至公之定論也。宗廟之禮。有以功德而尊之者。是百世不祧者也。有以四親而尊之者。此親盡則祧者也。宋之帝業。叛於太祖。自宣祖而上四廟。則以天子之高曾祖禰而祀之。非以其有功德而祀之也。五服之制。父至親而祖次之。曾高又次之。宣祖尙可祧。何獨僖祖不可祧乎。僖祖旣非得姓之始。又非封爵之始。方諸殷周。則報乙組紂之流也。而欲擬稷契以爲始祖。謬矣。如謂已立之廟。不當更毀。則禮何以有廟祧壇墀之別。如謂太祖在天之靈。必有所不忍。則順翼宣三祖。何

又忍而去之。安石之頗僻，固不足道。元晦南渡，儒宗乃守一先生之言，不復權其當否，斯爲通人之蔽矣。  
據語類：當時主朱議，只有謝子廩、章茂獻二人，可見人心不甚相遠。

問朱氏語類論祧廟一事，謂今廟室甚狹，東向位坐空，昭在室外，卻靠實，則東向不足爲尊，何苦要如此，乃使太祖無所自出，此說如何？曰：此又愚之大不解者。東向旣不足爲尊，又何苦要僖祖居之乎？坐空靠實，術家淺陋之言，議禮者固所不道。若欲以僖祖當所自出，則趙之得姓，不始於僖祖矣。太祖初立四親廟，稱僖爲高祖，不稱始祖也。非天子不立太廟，太祖肇有天下，而不得正太廟之尊，於人心必有不安者矣。元晦又以士大夫封贈三代爲比，愚謂宋時封贈三代，父最貴，大父曾大父以次遞降。若以此例之，僖祖可祧，宣祖不可祧，祧宣而尊僖，藝祖在天之靈，亦必不安也。

問史之蕪陋，未有甚於元史者。顧寧人謂食貨選舉志，皆案牘之文。朱錫鬯謂列傳旣有速不台矣，而又有雪不台，旣有完者都矣，而又有完者拔都，旣有石抹也先矣，而又有石抹阿辛、阿塔赤，忽刺出兩人，旣附書於杭忽思，直脫兒之傳矣，而又別爲立傳，皆乖謬之甚者。宋景濂王子充，皆以古文名世，何以疏舛乃爾？曰：金華烏傷兩公，本非史才，所選史官，又皆艸澤迂生，不諳掌故，於蒙古語言文字，素未諳習，開口便錯，卽假以時日，猶不免穢史之譏。況成書之期，又不及一歲乎？卽如太祖功臣，首推四傑，而赤老溫之傳獨闕，世尙公主者，魯昌趙鄆最著，而鄆國之傳亦闕。塔察兒和禮霍孫，至元之良臣，旭邁傑倒刺沙，泰



定之元輔。而史皆失其傳。禮樂兵刑諸志。皆闕順帝一朝之事。地理志載順帝事。僅二條。餘亦闕漏。因陋就簡。良可咭矣。列傳之重複者。如昂吉兒已附於也蒲甘卜傳。而又別有昂吉兒傳。重喜已附於塔不已兒傳。而又別有重喜傳。阿朮魯已附於懷都傳。而又別有阿朮魯傳。譚澄已附其父資榮傳。而又別有譚澄傳。此又朱氏所未及糾者也。其它事迹舛誤。如仁宗莊懿皇后卒於仁宗朝。未嘗尊爲皇太后。吾也而圍益都。從木華黎之弟帶孫。非從木華黎。張子良來歸。因元帥察罕。非因阿朮。段直爲澤州長官。在太祖朝。非世祖朝。皆謬戾之顯然者。

問元史多用投下字。似是部落之稱。未知其審。曰投下。遼時謂之頭下。遼史地理志。頭下軍州。皆諸王外戚大臣。及諸部從征俘掠。或置生口。各團集。建州縣以居之。橫帳諸王國舅公主。許剏立州城。自餘不得建城郭。朝廷賜州縣額。其節度使朝廷命之。刺史以下。皆以本主部曲充之。官位九品之下。及井邑商賈之家。征稅各歸頭下。唯酒稅課納上京鹽鐵司。元時各投下。不設節度使。自魯趙諸王外。亦未見有建立城郭者。其餘大約與遼制同。史傳所載投下之目。有云四投下者。兵志。木華黎奉太祖命。收札刺兒兀魯忙兀納海。四投下是也。有云五投下者。朮赤台傳。其先刺真八都。以才武雄諸部。生子曰兀魯兀台。曰忙兀。與札刺兒。益吉刺。亦乞列思等。當開剏之初。協建大業。太祖卽位。命其子孫。因其名爲氏。號五投下。元典章載至元二年中書省欽奉聖旨。據納陳駙馬帖里干駙馬。連哥國王。鍛真忽都五投下戶計云云。所

稱納陳駙馬者。瓮吉刺氏也。帖里干駙馬者。亦乞列思氏也。之子鍛真兀魯兀台也。連哥國王。當是札刺兒氏。史所稱國王頭輦哥也。忽都當是忙兀氏。與朮赤台傳正合。博魯歡傳謂之五諸侯。有云十投下者。木華黎傳。丙戌夏。詔封功臣戶口爲食邑。曰十投下。李魯居其一。是也。有云十七投下者。許有壬撰怯烈公神道碑云。世祖立極。以公舊部。及降虜千人爲貴赤。命公之孫莊家爲千戶。曾孫也里卜花爲百戶。世所稱十七投下。此其一也。怯烈公名鎮海。太宗時右丞相。餘不可攷。又有云三投下者。食貨志。左手萬戶三投下。謂李羅臺萬戶。忒木臺駙馬。斡闊烈闐里必三人也。有云兩投下者。食貨志和斜漫兩投下是也。

此页空白

# 潛研堂文集卷十四

## 荅問十一

### 算術

問。絳縣人生魯文公十一年正月甲子朔。至襄公三十年二月癸未。歷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其月數幾何。曰。以三統術推之。每月二十九日又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以八十一分通二十九日。併分子爲二千三百九十二。是爲月法。今以八十一乘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得二百一十五萬九千四百六十。滿月法而一。得九百有二。卽積月之數。其餘一千八百七十六。以日法收之。得二十三。又八十一分之十三。然則九百有二月又二十三日也。依三統術推。得文十一年周正月乙丑朔。小餘三。夏正月甲子朔。小餘八。杜元凱以正月爲夏正者得之。又推得襄三十年周正月辛卯朔。二月辛酉朔。癸未二月廿三日。俱與杜氏所推合。

問。史記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二年端蒙單闕。三年游兆執徐。則太初之元。當是甲寅。而漢志以爲其年在丙子。小司馬索隱疑班固用三統術。與太初歷不同。故與太史公說有異。然歟否歟。曰。三統之術。本於太初。非有二法。漢志云。迺以前歷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

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班氏雖云太歲在子。亦何嘗不云闕逢攝提格之歲。則與太史公說。又曷嘗有異乎。古法歲陰與太歲不同。太歲與歲星常相應。歲星自丑右行。太歲自子左行。歲在星紀。則太歲必在子。在元枵。則太歲必在丑。歲星百四十有四年而超一辰。即太歲亦超一辰矣。太初之元。歲在星紀。故漢志以爲太歲在子。而當時詔書以爲年名闕逢攝提格者。乃指歲陰所在。非謂太歲所在也。歲陰亦謂之太陰。又曰青龍亦左行。周十二辰。而常在太歲之前二辰。如太歲在子。則太陰在寅。太歲在丑。則太陰在卯。是也。淮南天文訓。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太陰在卯。歲名曰單闕。太陰在辰。歲名曰執徐。太陰在巳。歲名曰大荒落。太陰在午。歲名曰敦牂。太陰在未。歲名曰協洽。太陰在申。歲名曰涇灘。太陰在酉。歲名曰作鄂。太陰在戌。歲名曰闔茂。太陰在亥。歲名曰大淵獻。太陰在子。歲名曰困敦。太陰在丑。歲名曰赤奮若。蓋古人以太陰紀歲。攝提格以下十二名。皆謂太陰所在。淮南子言太陰元始建於甲寅。故以焉逢攝提格之歲爲歷元。而太初三統術。推上元日月五星。皆起於星紀。故太歲起丙子。史記歷術甲子篇云。焉逢攝提格者。以太陰所在紀歲名。班史云。歲名困敦。乃真太歲所在。二說固並行而不悖也。東漢以降。術家鮮知太陰太歲之別。而溷而一之。無惑乎小司馬之致疑矣。問續漢志。太史令虞恭等議。以爲太初元年。歲在丁丑。以今法上推太初。亦當是丁丑。而班史乃云。太歲在丙子。相差一年。何故。曰。太初本以丙子爲元。劉子駿三統承其法。推太歲所在。數從丙子起。是其證也。

古法太歲百四十有四年而超一辰。太初之元太歲在丙子。積百四十四歲。至光武建元十六年。當超一辰。故建武十七年太歲得越庚子而至辛丑矣。乃東漢之世。疇人子弟競趨便易。不復知超辰之法。但據六十甲子逆推往古。故高帝元年漢志謂太歲在午。而後人以爲乙未。太初元年漢史謂太歲在子。而後人以爲丁丑。皆後人強名之。非當時本稱也。古之言太歲者必與歲星相應。今之言太歲者惟知六十年一轉而已。蓋始於東漢。而沿習至今。此古今推步家更變之一大端。惟鄭康成注周官馮相氏嘗一及之。寥寥千載。豈有通其故者矣。

問古人以歲星所在紀歲。不以干支紀歲。殆以歲星與太歲相應之故。且五緯在天。人所共見。非若太歲之無象。故舉其著者言之。歟。曰是也。東漢以降。太歲無超辰之法。而歲星亦不可以紀歲。古法歲在大梁。太歲必在辰。辰與酉合。言星可以見歲也。若三國志注建安二十五年歲在大梁。而青龍在庚子。則歲星與太歲不能通爲一法。以歲星表歲。不若以干支之簡易矣。

問淮南以咸池爲太歲。與它書所言太歲又異。何故。曰淮南書云斗杓爲小歲。正月建寅。月從左行十二辰。咸池爲大歲。二月建卯。月從右行四仲。終而復始。又云大時者咸池也。小時者月建也。咸池與月建大小相對。初未嘗指咸池爲太歲。其作太歲者乃後人轉寫之譌。然吳斗南兩漢刊誤謂淮南不名天一爲太歲。又自以咸池名之。則南宋本已誤矣。

問一行亦號知歷者其言云秦顛頊歷元起乙卯漢太初歷元起丁丑推而上之皆不值甲寅猶以日月五緯復得上元本星度故命曰闕逢攝提格之歲而實非甲寅然則太初元起丁丑特以七曜行度合於甲寅之元故命爲焉逢攝提格之歲非真甲寅歲也曰太初詔書固云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且冬至今推其年天正果是甲子朔同一詔書之文日名旣符年名亦必不誤矣當時實以太陰紀歲而後人誤以太歲當之故疑年名之牴牾而強爲此說如知古人歲名或以太陰或以太歲原有兩法則曉然於二者之不相悖矣至太歲超辰之法東漢術家已眇知者何況唐人

問太陰太歲溷而爲一始於東漢亦有證乎曰史記天官書云以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單闕歲歲陰在卯星居子執徐歲歲陰在辰星居亥大荒落歲歲陰在巳星居戌敦牂歲歲陰在午星居酉協洽歲歲陰在未星居申涿灘歲歲陰在申星居未作鄂歲歲陰在西星居午闔茂歲歲陰在戌星居巳大淵獻歲歲陰在亥星居辰困敦歲歲陰在子星居卯赤奮若歲歲陰在丑星居寅史公所云歲陰者卽淮南之太陰也歲星與太歲相應歲星居丑太歲必在子而歲陰則在寅寅在子前二辰也歲星居子太歲必在丑而歲陰則在卯卯在丑前二辰也推之十二辰皆然歲陰之非太歲明矣而攝提格以下十二名則主歲陰而言不主太歲而言班氏天文志本承用史公之文乃云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闕此誤以歲陰爲太歲之明證也淮南書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太陰在四鈞則歲星行二宿亦

主太陰而言而晉灼以爲太歲在四仲歲行三宿太歲在四孟四季歲行二宿亦是誤以太陰爲太歲也  
晉灼晉  
尙書耶

問張晏注漢書云太陰歲後二辰也。揚雄傳同張守節說亦同。史記貨殖傳注今云歲陰在太歲前二辰似不相合曰

前後之名本無一定以日躔之次言之則寅前而子後以十二辰之序言之則子前而寅後其實一也翼奉以初元二年前上封事云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孟康注云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孟說非也太陰在戌則太歲當在申耳然以太初元年太陰在甲寅推之則初元二年太陰當在辛亥非甲戌也奉所謂太陰似卽指太歲而言予嘗以三統術推太初元年歲星在婺女六度已是星紀之末歲星每年多行一分至太始二年已及超辰之限歲星超壽星而入鶉火卽太歲亦超乙酉而在丙戌矣依此算至初元二年太歲正在甲戌也

問鄭康成注周官馮相保章氏十有二歲以歲爲太歲又謂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與太歲似無與且引樂緯歲星與日常應太歲月建以見之語樂緯今已不傳於它書亦有徵歟曰此在漢書天文志言之甚詳其言曰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歲星正月晨出東方在營室東壁此據太初術下放此在卯曰單闕二月出在奎婁在辰曰執徐三月出在胃昂在巳曰大荒落四月出在參罰在午曰敦牂五月出在東井輿鬼在未曰協洽六月出在注張七星在申曰涪灘七月出在翼軫在酉曰作諮八月出在角亢在戌曰掩茂



九月出在氏房心。在亥曰大淵獻。十月出在尾箕。在子曰困敦。十一月出在建星牽牛。在丑曰赤奮若。十二月出在婺女虛危。夫正月日在娵訾。而歲星晨出營室東壁。卽娵訾之次。是爲歲星與日同次。然其月斗建在寅。而其歲太歲亦在寅。推之十有二歲皆然。豈非歲星與日常應太歲月建以見乎。豈非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卽爲太歲所在乎。賈公彥說此義雖未了。而句讀無誤。蓋其時經學尙有專門授受相承。不似後人無知妄作也。

問堪輿八會之名。見於鄭康成注周禮。賈疏引堪輿大會有八。小會有八。又引鄭志答張逸問。引堪輿黃帝問天老事云。四月陽建於巳。破於亥。陰建於未。破於癸。是爲陽破陰。陰破陽。故四月有癸亥。爲陰陽交會。十月丁巳。爲陰陽交會。堪輿之書。今已不傳。八會之名。亦有可考乎。曰。此在淮南天文訓有之。其言曰。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合子。謀德。太陰所居辰爲厭日。厭日不可以舉事。堪輿徐行。雄以音知。雌故爲奇。辰數從甲子始。子母相求。所合之處爲合。十日十二辰。周六十日。凡八合。合於歲前則死亡。合於歲後則無殃。甲戌。燕也。乙酉。齊也。丙午。越也。丁巳。楚也。庚申。當作庚辰秦也。辛卯。戎也。壬子。趙也。癸亥。胡也。淮南所云雄者。陽建也。雌者。陰建也。陰建亦謂之厭。八合猶八會也。今依淮南及堪輿天老說推衍之。正月陽建寅。破於申。陰建戌。破於辰。二月陽建卯。破於酉。陰建酉。破於卯。乙近卯。故二月乙酉爲八會之一。三月陽建辰。破於戌。陰建申。破於寅。甲近寅。故三

月甲戌爲八會之二。四月陽建巳。破於亥。陰建未。破於丑。癸近丑。故四月癸亥爲八會之三。五月陰陽建俱在午。而破於子。壬近子。故五月壬子爲八會之四。六月陽建未。破於丑。陰建巳。破於亥。七月陽建申。破於寅。陰建辰。破於戌。八月陽建酉。破於卯。陰建卯。破於酉。辛近酉。故八月辛卯爲八會之五。九月陽建戌。破於辰。陰建寅。破於申。庚近申。故九月庚辰爲八會之六。十月陽建亥。破於巳。陰建丑。破於未。丁近未。故十月丁巳爲八會之七。十一月陰陽建俱在子。而破於午。丙近午。故十一月丙午爲八會之八。十二月陽建丑。破於未。陰建亥。破於巳。此建厭所在。及八會之名也。越絕書云。太歲八會。壬子數九。吳越春秋云。合壬子歲。前合也。合庚辰歲。後會也。左氏傳。史墨占吳入郢。必以庚辰。亦以建厭所對知之。則八會之占。由來古矣。淮南所列甲戌至癸亥。蓋大會之日。其下又有戊戌。己亥。己酉。己卯。戊午。戊子。當是小會之日。而尙缺其二。以例推之。當是戊辰。己巳也。

問。淮南刑德七舍。與太陰在甲子刑德合東方之說。如不相蒙。何故。曰。五行家歲月。皆有刑德。淮南天文訓後云。太陰在甲子。刑德合東方宮。常徙所不勝。合四歲而離。離十六歲而復合。此歲之刑德也。前云。陰陽刑德。有七舍。室。堂。庭。門。巷。術。野。德在室。則刑在野。德在堂。則刑在術。德在庭。則刑在巷。陰陽相得。則刑德合門。此月之刑德也。歲德歲刑。今選擇家猶用之。七舍直月。則世人鮮知之者。以愚攷之。蓋與周髀之七衡相應。但周髀以日行赤道南北分內外。故冬至在外衡。夏至在內衡。此以陽氣自微而著分內外。故

冬至德在室。而夏至德在野。德之所對爲刑。二分日行中衡。春分德在門。其對爲秋分之門。秋分德在門。其對爲春分之門。雖云刑德合門。其實亦相對也。此渾天之義也。

問。乾象術推卦用事日。因冬至。大餘倍其小餘。坎用事日也。加小餘千七十五。滿乾法從大餘。中孚用事日也。求坎卦。各加大餘六。小餘百三。其四正各因其中日而倍其小餘。此條恐有譌舛。其算例亦可推否。曰。此卽漢人六日七分之法。易稽覽圖。甲子卦氣始中孚。每六日七分。而易一卦。坎離震兌爲監司之卦。獨用事於分至之首。得八十分之七十三。冬至。坎始用事。又加中孚六日七分。而復卦用事。合於易七日來復之數。其說始於京房。六十卦以中孚。復。屯。謙。睽。升。臨。小過。蒙。益。漸。泰。需。隨。晉。解。大壯。豫。訟。蠱。革。夬。旅。師。比。小畜。乾。大有。家人。井。咸。姤。鼎。豐。渙。履。遯。恆。節。同人。損。否。巽。萃。大畜。賁。觀。歸妹。无妄。明夷。困。剝。艮。旣濟。噬嗑。大過。坤。未濟。蹇。頤爲次。每卦皆六日八十分日之七。惟頤。晉。井。大畜。皆五日八十分日之十四。較他卦少七十三分。此所少之數。卽四正卦坎離震兌用事之分數也。乾象術推卦用事。以乾法千一百七十八當一日。千一百七十八分日之千七十五。卽八十分之七十三強也。千一百七十八分日之百三。卽八十分之七弱也。必倍其小餘者。乾象推冬至術以紀法五百八十九爲日法。今以乾法千一百七十八爲日法。則倍紀法之數。故必倍其小餘以入算也。求坎卦當作次卦。字之譌也。景初術推卦用事日。因冬至大餘六。其小餘與乾象異。何也。曰。景初推冬至以紀法千八百四十三爲日法。其推卦用事。則以元法萬一千五

十八爲日法。元法乃六倍紀法之數。故亦六。其小餘無二理也。坎卦用事萬一千五十八分之萬九十一。大餘六。即六日也。小餘九百六十七者萬一千五十八分之七十三強也。中孚卦用事五十八分之九百六十七。即八十分日之七也。正光術推冬至與推卦用事竝以葭法六千六十爲日。故即因冬至大小餘與乾象景初實無異也。

問。郎顛亦傳六日七分之法者。陽嘉二年上書言正月三日。至乎九日。三公卦也。注凡卦法一爲元。士二爲大夫。三爲三公。四爲諸侯。五爲王位。六爲宗廟。分卦直日之法。爻主一日。即三日九日竝爲三公之日也。此說然否。曰。非也。京氏卦氣直日之法。坎離震兌用事。分至之首。得八十分日之七十三。餘卦皆主六日八十分日之七。郎氏父子世傳六日七分。即其術也。今以四分術推是歲天正十一月甲戌朔二十九日壬寅冬至。坎卦用事。次日癸卯。十二月朔日也。自癸卯至戊申。中孚卦用事。己酉至甲寅。復卦用事。乙卯至庚申。屯卦用事。辛酉至丙寅。謙卦用事。丁卯至壬申。睽卦用事。癸酉至戊寅。升卦用事。己卯至甲申。臨卦用事。乙酉至庚寅。小過卦用事。辛卯至丙申。蒙卦用事。丁酉至癸卯。益卦用事。丁酉至壬寅六日。又歲前冬至小餘三十二分之八。即八十分之二十也。則坎卦用事已侵次日十三分。而自中孚用事以未餘分所積凡七十一分。故益卦用事盡癸卯日而尙有贏分也。甲辰至己酉。漸卦用事。漸主正月三公之卦也。是歲正月壬寅朔。甲辰爲月之三日。甲辰至己酉。盡六日。而尙有餘分。故云正月三日。至乎九日。三公卦也。自正月九日。至二月九日。泰需隨晉解五卦。更代用事。而及於大壯。故顛再上書言今月九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今月謂二月也。

問五歲再閏。與十九年七閏之率。孰爲密合。曰五歲再閏。聖人不過言其大略。如堯典云。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其實祇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弱。若以十九年七閏之率計之。須五年又五個月而得再閏也。然十九年一章。亦是秦漢以前麤率。驗之天行。尙非密合。蓋古術皆用四分章節。紀元之率。皆四分術也。自劉洪作乾象。減歲實以合天行。而章閏猶因舊法。何承天雖病其數微多。猶以用算滋繁。未及更易。祖沖之始創新率。改章法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四十四閏。以舊法校之。則七千四百二十九歲之中。舊法當有二千七百三十七閏。新法只有二千七百三十六閏。此戴法興所詆。以爲七千四百二十九年。輒失一閏者也。中朔與閏。本相表裏。歲實旣減於四分。則章法自難因乎古。法興未達天行。故有此難。嗣後張賓。張胃元。劉焯之徒。所立章歲章閏。各有不同。要皆本沖之遺意。古率十九年七閏。閏分太多。沖之率五十八閏。張胃元率四百二十歲。百五十一閏。劉焯率六百七十六歲。二百四十九閏。皆強於沖之。李淳風麟德術。乃去章歲之名。并氣朔閏餘通爲一術。但以歲實與十二朔實相校。所多之數。卽爲一歲之閏積。而不更求齊同之率。此亦術家變古之一大端也。然與其存章歲之名。而仍未密合。不若實計中盈朔虛之分。而累積以求閏。淳風於此。極爲有識。元人授時術。不用積年與日法。亦卽此意。長慶宣明術。雖有章歲章月章閏之名。然其所謂章歲者。乃歲實也。章月者。朔實也。章閏者。一歲之閏分也。與古法名同而實異。此後無有言章歲者矣。宋咸淳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冬至。至後爲閏十一月。有臧元震者。妄稱術家。以章法爲重。自淳祐壬子。至咸淳庚午。凡十九年。

是爲章歲。閏月當在冬至之前。詔遣元震與太史局辨正。太史詞窮。乃轉元震一官。而議更憲。元震於推步之原。了無所得。撫拾經生膚淺之談。皆祖沖之李淳風輩所唾棄不屑道者。而疇人子弟。已瞶眊不能置對。元震又稱一大一小爲平朔。兩大兩小爲經朔。三大三小爲定朔。不知經朔卽平朔也。平朔有兩大無兩小。三大兩小皆爲定朔。旣用定朔。則十九年七閏之恆率。自不能拘。而有司亦不知也。當時局官淺陋如此。欲其改憲以合天。難矣。

問。乾象推月行術。十三日之下。注云。限餘三千九百一十三。微分千七百五十二。此爲後限。限餘之義何解。有後限而無前限。又何故也。曰。乾象術。月行十三日七千八百七十四分日之五千二百有三。而一入交。朔入交則日食。望入交則月食。入交前後一日有奇。皆爲可食之限。過此則不食矣。後世所謂食限者。蓋本於此。限餘謂日小餘。以此爲限也。有後限。則必有前限。故下文云。入歷在前限餘。前後限餘。後者。月行中道也。元嘉月行陰陽法。本依洪術。其於入歷二日之下。有前限餘。及微分之數。十三日之下。有後限餘。及微分之數。可證乾象元有前限。當在二日之下。而傳寫脫之耳。然則前限之數。亦可攷乎。曰。前限者。交後之限也。後限者。交前之限也。凡交前交後之限。宜相等。元嘉大明諸術竝同今以後限餘減月周。餘三千九百六十一。併周日分五千二百三。共得九千一百六十四。滿七千八百七十四分。收爲一日。餘一千二百九十分。又借一分。作二千二百九即微分法。減後限微分。尙餘微分四百五十七。是距交一日一千二百九十分。

以內爲食限矣。然則前限餘當在第二日。日餘千二百九十弱也。宜於二日之下。補注一十九字云。限餘千二百八十九。微分四百五十七。此爲前限。則前後之文相應矣。

問。宋楊忠輔統天術。以距差乘躔差。減氣汎積。得定積。爲授時百年加減歲餘之法所從出。梅氏攷之審矣。但其求汎積也。必減氣差十九日有奇。而後得之。此其故。梅氏亦不能言。願聞其審。曰。統天之術。起上元甲子。至紹熙甲寅。中距三千八百三十年。以歲分四百三十八萬二千九百一十乘之。得一百六十七億八千六百五十四萬五千三百。爲歲積分。減氣差二十三萬七千八百一十一。得氣汎積一百六十七億八千六百三十萬七千四百八十九。其年無躔差。卽以汎積爲定積。滿策法而一。得積日一百三十九萬八千八百五十八。大餘十八。小餘一萬一千四百八十九。以萬二千通大餘并小餘得廿二萬七千四百八十九卽氣積差是爲紹熙甲寅歲冬至大小餘。實壬午日亥正四刻也。乃置上元以來歲積分。減氣積差。得一百六十七億八千六百三十一萬七千八百一十一。又以斗分差一百二十七乘距算萬分。約之得四十八。爲躔差。再以躔差乘距算。得一十八萬三千八百四十。加入歲積分。得一百六十七億八千六百五十萬一千六百五十一。滿策法而一。得積日一百三十九萬八千八百七十四。大餘三十五。小餘一千六百五十一。轉減紀法。得上元天正冬至。大餘二十四。小餘一萬三百四十九。然則上元天正冬至。乃是戊子日戌正三刻弱也。凡步氣朔。必以甲子日爲起算之端。今上元冬至。不值甲子。依授時術。當加氣應二十四日有奇。乃得從甲

子起算今減去氣差。是以上元冬至後甲子日起算也。冬至日距甲子廿四日一〇三四九併氣差十九日九八一。一僅得四十四日八一六〇。以較六十甲子尙欠十五日三八四〇。何以便起甲子。曰統天雖置上元實暗以紹熙甲寅爲元。上攷下求俱以甲寅距算爲斷。若於是年又加躔差布算旣繁益滋昧者之惑。故但減十九日有奇。而六十之數已周。其所欠之數卽此三千八百三十年中應加歲餘之數。暗相除補而人不覺。此術家省算之妙也。

問氣差氣積差之數。何以各別。曰氣差者上元冬至後距甲子之日數。氣積差者甲寅歲天正冬至前距甲子之日數也。氣積差當爲二十二萬七千四百八十九。今宋史刊本作二十萬。蓋脫二字。氣積差卽授時之氣應積算少於距差者。以躔差加歲餘距差乘之紀實去之餘。減氣積差又轉減紀實所得如策法而一。以命大小餘卽授時上攷之法。減氣應爲通積分也。積算多於距差者以躔差減歲餘距差乘之紀實去之餘。以加氣積差如策法而一。以命大小餘卽授時下求之法。加氣應爲通積分也。有此捷法可省以歲分乘積算之繁。而仍設本法者爲求天正經朔地也。授時不立積年設諸應數以爲上攷下求之根。蓋竊取其意而又不明言之。伯宗數善君子所不取也。

問統天術積日旣從上元冬至後甲子起算。其求天正經朔又減閏差之數何也。曰求積日當從甲子起算。求經朔當從合朔起算。推紹熙甲寅天正經朔置冬至氣定積一百六十七億八千六百三十萬七千



四百八十九減閏差二萬一千七百四得一百六十七億八千六百二十八萬五千七百八十五以朔實三十五萬四千三百六十八除之得積月四萬七千三百六十九餘二十二萬七千九百九十三是爲天正閏汎餘以減氣定積得一百六十七億八千六百七萬九千四百九十六是爲天正朔汎積其年無距差卽爲定積滿紀實去之餘七十一萬九千四百九十六如策法而一得大餘五十九小餘一萬一千四百九十六推得天正癸亥朔因小餘在進朔之限當進一日爲甲子朔與宋志所稱十九日壬午恰合問統天授時之歲實旣同又均用百年消長一分之率乃統天推上元甲子歲天正冬至在戊子日戌正二刻以授時術推之則在己丑日寅正二刻相差亦有四時之多此何以故曰歲實雖同而斗分差之數微異授時術上攷往古百年而長一分則萬二千年止長百二十分而統天乃長至百二十七又以所多之分乘距差則三千八百餘年之久固宜增多四時矣

問太陽盈縮分初末限郭氏離爲六段殊不可解積差之數何以得之大統法原謂各段實測日躔度數與平行相較以爲積差不知其實測度數如何相較又用何法也曰盈縮四限各離爲六段此非郭氏所創唐宋以來皆有之其所以析爲六者四正分爲二十四氣也但古以恆氣分段故卽取節氣名之郭氏定氣分段故易以一二三四五六之名其積差之數愚嘗取楊忠輔統天術較之與此不甚相遠然則郭氏亦因前人所測而增減之垛積招差之算雖於古未聞恐亦有所受之也夫四分歲周之一爲九十一

日三十一刻有奇。以實測知其不齊。於是有盈縮之限。此四限之中。各有六氣。以平行計之。在盈限則每氣十四日八十二刻。在縮限則每氣十五日六十二刻。又以實測知其不齊。於是有增減損益之率。此卽張子信劉焯輩所積候而得者。步算之根。生於測候。測候之大端有二。一曰星度。一曰晷景。日所躔之度。人目不能見。算家以月蝕衝求之。猶或未準。若晷景之長短。人人可測。亦時時可測。古人因實測而立算。後人踵事而加精。非後人之智。過於古人也。若夫太陰之分段。則以轉終二十七日五十五刻半。而析之爲四。又析之爲二十八。每段先約其平行之率。以校實行之進退。與日躔無二理也。

問授時術。象限有二。其一爲周歲之象限。九十一日三一〇六二五。其一爲周天之象限。九十一度三一四三七五。截然不同。其推日躔也。盈初縮末。限八十八日九〇九二二五。行天一象限。縮初盈末。限九十三日七一二〇二五。行天一象限。似指周天象限而言。及觀梅氏駢枝。乃云置盈初縮末。限八十八度九〇九二二五。加八盈積二度四〇一四。卽合周歲一象限之數。置縮初盈末。限九十三度七一二〇二五。減去縮積二度四〇一四。亦合周歲一象限之數。其不用周天象限。而用歲周象限。何也。豈所謂天自爲天。歲自爲歲耶。曰。歲周者。今歲冬至。與來歲冬至。相距之日分也。天周者。今歲日行箕十度。至來歲日行箕十度之日分也。天周歲周。俱從冬至起算。太陽一歲一周。本無不足。而星差而東。則天周恆多於歲周。所謂歲差也。天體渾圓。本無度數可計。其云三百六十五度有奇者。蓋以日周命之。漢魏以前。未知歲差。

故周天卽爲歲周。祖沖之始知冬至無定在。而周天與歲周遂區而爲二。然周天之數。惟推七政八黃赤宿度乃用之。其所以亦分四象限者。特爲黃赤變率之用。與日躔盈縮無與也。且其所謂周天者。乃恆星之天。天體左轉。而星自東移。初非天度有餘。而日度不足。愚嘗謂天周。只是星周。而歲周乃真天周。以周天之度。本從歲周得名也。然則盈縮之限。必用歲周象限。斷可識矣。

問。西法有太陽每日平行之率。以歲周除天周得之。今以授時歲周除天周。得每日平行一度〇〇〇〇四十一秒有奇。而授時術但云。日平行一度。雖分下之小餘甚微。然積之至久。遂差一日。又西術皆以度分變時。梅氏駢枝。求定氣法。但求本日盈縮差。盈減縮加。卽爲定氣日分。實則盈縮之差。皆度分。非日分也。假如冬至後四十五日六五五三一二五。求得本日本時盈差一度八千〇一十二分四十八秒。豈卽命爲一日八十刻一十二分四十八秒。以減立春平氣而得定氣邪。抑別有變時之法邪。曰。古法所云周天者。併歲周歲差言之。與西法之周天不同。西法周天三百六十度。分爲十二宮。冬至日行初宮初度。周十二宮而復於冬至。則天周卽歲周也。但以三百六十度與歲周不相應。故又有每日平行之率以齊之。日度旣不同母。則布算之時。又須以度變時。不若授時日法度法。皆爲萬分之簡易矣。授時日行一度。度下本無餘分。此卽平行之率。其又有周天者。特爲推黃赤道宿度用之。猶之西法推黃道宿度。亦每年遞加歲差五十一秒也。歲差之根。正爲歲周不及天周而設。如果有此平行之率。則終古不變。安得有差。以

歲周除天周得日平行。祇可施於西法。而不可通於古者。以周天之名同而實異也。元史所載求定氣術云。置四正恆氣日及分秒。以盈縮差命爲日分。盈減縮加之。卽爲四正定氣日及分。冬夏二至盈縮之端以恆爲定然則度分卽日分。不須變時矣。日行既有盈縮。則時刻當有進退。如以立成表本日行度爲一率。日周一萬分爲二率。今所得盈縮差度分爲三率。求得四率。命爲日分。較之本術似更密。而授時不用者。以所差本微。且頽朔不用定氣故也。

問泰西推日躔有最高卑之行。其說亦有本乎曰。泰西之法。本於回回。前此未之聞也。然予考尙書緯。四游升降之說。頗與言高卑者相近。何以言之。鄭康成之注考靈耀也。曰。地蓋厚三萬里。春分之時。地正當中。自此地漸漸而下。至夏至之時。地下游萬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夏至之後。地漸漸向上。至秋分。地正當天之中央。自此地漸漸而上。至冬至。上游萬五千里。地之下畔。與天中平。自冬至後。地漸漸而下。夫冬至爲地上游之極。地之下畔。與天中平。是地心之高於天心者。得地徑之半也。自地言之。謂之上游。自天言之。謂之最卑。可也。夏至爲地下游之極。地之上畔。與天中平。是地心之下於天心者。得地徑之半也。自地言之。謂之下游。自天言之。謂之最高。可也。春秋分。地正當中。地心卽天心。無高卑之可言。春分後。地漸漸而下。距天遠則天高矣。秋分後。地漸漸而上。距天近則天卑矣。以古法言之。天中不動。而地心有升有降。以西法言之。地心不動。而太陽之行有高有卑。升降卽最高最卑也。天中與地中有合有離。卽不

同心天也。兩家之言似柄鑿之不相入，而還以相證，如合符節，惜乎緯候之書世既不傳，而漢世亦未有推日行盈縮術，無以證明其故。後儒諱讀緯書，詆爲荒唐難信，習西學者又不能博涉經史，以通古今之郵，無惑乎齟齬而不入矣。昔崔靈恩作論，以渾蓋爲一，至近代而其理始顯，予今以考靈耀之言升降者，爲最高卑之證，未識世有靈恩其人者，以予言爲何如也。

問先生言賈公彥不通算術，何以知之？曰：以周禮疏知之。輶人云：輶長十尺，而策半之。鄭云：十或作七，合七爲弦，四尺七寸爲鈞，以求其股，股則短矣。此句弦求股法也。當以句冪減弦冪，開方得股，依法弦七尺自乘，四十九尺，句四尺七寸自乘，二十二尺，有九寸，兩數相減，餘二十六尺九十一寸，開方得五尺一寸八分不盡，卽所求股也。賈氏算得股五尺三寸，蓋由不知方法，當以百尺爲丈，百寸爲尺，故所定尺寸之位俱誤。又不知四尺七寸自乘之中，尙有四七相乘之廉積，故所算句冪誤，而所求之股數亦誤。此其未通算術一也。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鄭云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若今時作歷日矣。按鄭所云中數者，自今年冬至數至後年冬至，凡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成一歲也。朔數者，自今年正月朔數至後年正月朔，凡三百五十四日有奇，而爲一年也。兩數相較，則歲有閏餘十一日弱，故云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賈氏疏云中氣而則爲歲，朔氣而則爲年，假令十一月中氣在晦，則閏十二月十六日得後正月立春節，此卽朔數曰年，至後年正月一日得雨水中，此中氣而此卽是中數曰歲，誤矣。歲有十

二中析之爲二十四氣。中氣而與節氣。皆三百六十五日有奇。何大小不齊之有。節氣之不皆在朔。與中氣同。賈誤以節氣爲朔氣。遂指爲朔數。此其未通算術二也。

此页空白

# 潛研堂文集卷十五

## 荅問十二

### 音韻

問。吳才老於三百篇。有叶韻之說。而朱文公因之。厥後陳季立撰詩古音。屈宋古音。始知三百篇自有本音。至岷山顧氏撰音學五書。而古音粲然明白矣。然同時毛奇齡已有違言。豈古今音果大相遠乎。曰。古今音之別。漢人已言之。劉熙釋名云。古者曰車聲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曰車聲近舍。韋昭辯之云。古皆音尺奢反。從漢以來。始有居音。此古今音殊之證也。但劉韋皆言古音。而說正相反。實則劉是而韋非。蓋宏嗣生於漢季。漸染俗音。因詩王姬之車。君子之車。皆與華韻。遂疑車當讀尺奢切。不知讀華爲呼瓜切。亦非古音也。古讀華如敷。詩有女同車。與華琚都爲韻。攜手同車。與狐烏爲韻。則車之讀居。斷可識矣。自齊梁之世。周彥倫沈休文輩。分別四聲。以制韻譜。其後沈重作毛詩音。於今韻有不合者。謂之協句。如燕燕首章。遠送於野。云協句。宜音時預反。二章。遠送於南。云協句。宜乃林反。所云協句。卽古音也。陸德明釋文。翻爲古人韻緩。不煩改字之說。於沈所云協句者。皆如字讀。自謂通達無礙。而不知三百篇之音。諧暢明



白未嘗緩也。使沈重音尚存，較之吳才老叶韻，豈不簡易而可信乎？協句亦謂之協韻。邶風寧不我顧，釋文徐音古，此亦協韻也。後放此。陸元朗之時，已有韻書，故於今韻不收者，謂之協韻。協與叶同。顏師古注漢書，又謂之合韻。合猶協也。是吳才老叶韻之所自出矣。叶韻實由古今異音而作，而吾謂言叶韻，不言古音，蓋叶韻者，以今韻爲宗，而強古人以合之，不知古人自有正音也。古人因文字而定聲音，因聲音而得詰訓，其理一以貫之。漢魏以降，方俗遞變，而聲音與文字漸不相應，賴有三百篇及羣經傳記諸子騷賦，其在學者讀其文，可以得其最初之音。此顧氏講求古音，其識高出於毛奇齡輩萬倍，而大有功於藝林者也。但古人亦有一字而異讀者，文字偏旁相諧，謂之正音。語言清濁相近，謂之轉音。音之正有定，而音之轉無方。正音可以分別部居，轉音則祇就一字相近，假借互用，而不通於它字。其以聲轉者，如難與那聲相近，故難从難，而入歌韻。難又與泥相近，故難从難，而入齊韻。非謂歌齊兩部之字，盡可合於寒桓也。宗與尊相近，故春秋傳伯宗，或作伯尊。臨與隆相近，故雲漢詩以臨與躬韻。鞏與固相近，故瞻卬詩以鞏與後韻。非謂魂侵侯之字，盡可合於東鍾也。其以義轉者，如躬之義爲身，卽讀躬如身。詩無邊爾躬，與天爲韻。易震不于其躬，于其鄰。躬與鄰韻。非謂真先之字，盡可合於東鍾也。賡之義爲續，說文以賡爲續之古文。蓋尙書乃賡載歌，孔安國讀賡爲續。非陽庚之字，盡可合於屋沃也。又如溱洧之溱，本當作潛。說文潛水出鄭國，引詩潛與洧方渙渙兮。此是正音，而毛詩作溱者，讀潛如溱，以諧韻耳。溱卽潛之轉音。

不可據說文以糾詩之失韻。亦不可據詩以疑說文之妄作。又不可執澹溱相轉而謂蒸眞兩部之字盡可通也。如謂吾言不信。則試引而伸之。夫增與澹皆曾聲也。毛傳于魯頌烝徒增增云。增增衆也。此爾雅釋訓之正文。而于小雅室家溱溱亦云。溱溱衆也。文異而義不異。豈非以溱增聲相近而讀增爲溱。不獨假其音。并假其字乎。古人有韻之文。正音多而轉音少。則謂轉音爲協。固無不可。如以正音爲協。則似到甚矣。顧氏謂一字止有一音。於古人異讀者。輒指爲方音。固未免千慮之一失。而於古音之正者。斟酌允當。其論入聲。尤中肯綮。後有作者。總莫出其範圍。若毛奇齡輩。不知而作。嘵嘵警警。置勿與辯可也。

問。古今言音韻者。皆以眞諄爲一類。耕清爲一類。而孔子贊易於此兩類。往往互用。崑山顧氏。因謂五方之音。雖聖人有不能改者。信有之乎。曰。此顧氏之輕於持論。以一孔之見。窺測聖人也。夫士女之謳吟。詞旨淺近。聖賢之制作。義理闕深。深則難曉。淺則易知。七月末章。已有岐音。清廟一什。半疑無韻。非無韻也。古音久而失其傳耳。夫依形尋聲。雖常人可以推求。轉注假借。非達人不能通變。如但以偏旁求音。則將謂國風之諧暢。勝于雅頌之聲牙。而周公亦囿於方音矣。有是理乎。且後儒所疑於彖象傳者。不過民平天淵諸字。此古人雙聲假借之例。非舉兩部而混之也。民冥聲相近。故屯象以韻正。讀民如冥也。冥古眠字。宋玉招魂以冥與身韻。平便聲相近。故觀象以韻賓民。讀平如便也。淵音近環。與營聲相近。故訟彖以韻成正。讀淵如營也。天汀聲相近。故乾彖以韻形成。乾文言以韻情平。讀天如汀也。此例本於維清之禋。成禎烈文之訓。

刑夫子亦猶行古之道而已矣。古人訓膺爲胸。故膺有壅音。說文膺胸也。釋名膺壅也。氣所壅塞也。蒙彖以應韻中功。比彖以應韻中窮。亦讀應爲壅也。未濟象以極與正韻。朱文公疑極當作敬。顧氏以其非韻。遂置之不論。予謂極從亟。亟敬聲相近。廣雅亟敬也。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相敬愛謂之亟。則朱說非無稽。但不必破字耳。革象以炳蔚君爲韻。按說文。蔚从艸君聲。讀若威。漢律婦告威姑。威姑者君姑也。君威同音。則蔚與君本相諧。而炳蔚聲亦相近。蓋讀炳如彪也。說文彪虎文彪也。與易義相應。是漢儒傳易。固有作彪字者矣。豫象以凶與正韻。中正本雙聲字。古無知照二母之分。醫書有怔忡亦取雙聲。艮象以中正也。亦與艱終爲韻。則正與凶亦可韻也。象傳無不韻之句。獨此三卦。顧氏所不能通。而并刪其文。殊失闕疑求是之旨。今以雙聲通之。則渙然釋矣。古人之立言也。聲成文而爲音。有正音以定形聲之準。有轉音以通文字之窮。轉音之例。以少從多。不以多從少。顧氏知正音而不知轉音。有扞格而不相入者。則諉之於方音。甚不然也。五方言語不通。知其一而不知其它。是之謂拘於方。如實神質切。亦讀如滿。久讀如九。亦讀如几。易傳皆兼用之。此正聖人不拘方音之證。民平天淵。亦猶是耳。顧可以輕議聖人哉。

問三百篇多以命與申韻。易傳則以命與貞正韻。豈亦有兩音耶。曰說文命从令聲。令本真先之類也。而古鍾鼎文令終字。有作靈者。詩題彼脊令。與鳴征韻。左傳引逸詩。講事不令。與挺屨定韻。領从令聲。而節南山以韻騁。桑扈以韻屏。釋艸荅大苦。說文作藟。楚辭大招。以命與盛定韻。此令可兩讀也。周頌以時周

之命與我徂維求定爲韻。抑訐謨疊韻。定命亦疊韻。此命可兩讀也。夫子乾象傳。讀命爲眉病切。於姤象傳。讀彌吝切。蓋亦兼用二音。姤象以牽賓民正命吝爲韻。正振聲相近。讀正爲振。則全卦皆協。不必轉命以從正音。此以少從多之例也。顧氏不得其說。概以方音議之。非也。

問。顧氏謂古音地如沱。詩載寢之地。與瓦韻。不與楊韻。且引易繫辭。俯則觀法於地。與宜韻。以證之。其說信否。曰。顧氏之說。出於陳第。第所據者。惟楚辭橘頌。亦未敢改詩音。以從楚辭也。經典讀地字。大率與今音不異。易明夷上六。不明晦。初登於天。後入于地。此以地韻晦也。夫子繫辭云。廣大配天地。變化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又云。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一與時韻。一與卑韻。顧氏皆棄不取。獨引仰觀俯察四句。以證成己說。愚謂此四句。本非韻。卽以韻求之。又烏知其不與物卦相協乎。籀文地作墜。从隊。不从也。墜之爲地。殆起於春秋以後。近取楚詞。以遠繩詩易。吾知其必不然也。許叔重說文。雖以地爲正字。仍兼取籀文。漢碑亦多用墜。元命包云。地者易也。釋名。地底也。諦也。皆不取从也之音。秦始皇本紀。琅邪刻石文。以地與帝懈辟易韻。淮南原道訓。一之理施。四海一之。解際天地。太史公自序。維昔黃帝。法天則地。漢書丙吉傳。西曹地忍之。亦讀地爲弟也。顧氏謂司馬相如子虛賦。始讀爲徒二反者。誤。問。顧氏論古音。皆以偏旁得聲。合於說文之旨。然亦有自相矛盾者。如旂。沂。圻。皆以从斤爲古音。則近亦從斤也。乃援詩會言近止。與偕邇韻。謂古音記當改入志韻。何邪。曰。凡字有正音。有轉音。近旂从斤。當以

其隱切爲正。其讀如幾者，轉音非正音也。如頌人其頌，亦頌之轉音。禮記頌乎其至，讀頌爲懇者，乃其正音耳。倩从青，而與盼韻。顛从禺，而與公韻。實从貫，而與室韻。傲从奴，而與逮韻。皆轉音而非正音。禮記相近於坎壇，鄭康成讀相近爲禳祈，所未必不可讀爲近也。三百篇中用韻之字，不及千名，烏能盡天下之音。顧氏但以所見者爲正，宜其齟齬而不相入矣。仇从九聲，古人讀九本有糾鬼二音，故關雎以仇韻鳩，免置以仇韻達，顧氏不知九有二音，乃謂仇當有二音，如母戎與難之類。然三百篇中，亦不過四五字而已。予謂三百篇中轉音之字甚多，七月之陰，雲漢之臨，蕩之謀，小戎之驂，車攻之調，同桑柔之瞻，文王之躬，釋詁躬身也生民之稷，北門之敦，召旻之頻，正月之局，皆轉音也。毛公詁訓傳，每寓聲於義，雖不破字而未嘗不轉音。小旻之是用不集，訓集爲就，卽轉从就音。鴛鴦之秣之摧之，訓摧爲莖，卽轉从莖音。瞻卬之無不克鞏，訓鞏爲固，卽轉从固音。載芟之匪且有且，訓且爲此，卽轉从此音。明乎聲隨義轉，而無不可讀之詩矣。識字當究其源，源同則流不常有異，求本衣裘字，借爲求與之義，求祈聲相近，故又有渠之切之音。後人於求加衣，仍取求聲，非衣聲也。求裘本一字，而顧氏析而二之。若鴻溝之不可越，且同一从求之字也。而讀侏爲渠之切，讀鯨鯨爲巨鳩切，同一从九之字也。而讀仇爲渠之切，讀鳩爲居求切，不知求九元有兩音也。鬯从袁聲，故字之从鬯者，皆在山仙韻，而獨行鬯鬯，乃與菁韻。讀環者，鬯之正音。讀鬯者，鬯之轉音也。黍稷字本在職德韻，而生民首章，稷與夙育韻，讀如謾者，稷之轉音也。簡兮，以翟與籥爵韻，君子

借老則與鬢掃韻考。禴翟闕翟字或作狄狄有剔音正與鬢協是翟有兩音也。舊與舅皆从臼聲三百篇中舅與咎韻木亦與首阜韻弁類類舊與時韻蕩亦與里哉韻召舅从正音舊從轉音也知一字不妨數音而辯其孰爲正孰爲轉然後能知古音知三百篇之音然後無疑於易之音予蓋深愛顧氏攷古之勤而惜其未達乎聲音之變也。

問毛公詩傳既不破字何以知其有轉音曰大雅倪天之妹韓詩倪作馨而毛亦訓爲馨音隨義轉卽讀爲馨矣小雅外禦其務左傳務作侮而毛亦訓爲侮卽讀如侮矣鄭風方秉藺兮毛訓藺爲藺說文有藺無藺知藺讀如藺也衛風能不我甲韓詩甲作狎毛亦訓爲狎卽讀如狎也小雅神之弔矣毛訓爲至弔與質爲韻是讀弔爲至也毛無破字其說蓋出於王肅肅欲與鄭立異故於鄭所破之字必別爲新義雖自謂申毛未必盡得毛旨也試以它經證之庚之正音當如庚而書乃庚載歌卽從續音說文續古文作庚是漢古文尙書讀庚爲續矣卯之正音當近貫故齊風以卯與變弁爲韻而周禮卯人借卯爲礦字說文礦或作卯此依周禮讀非謂詩總角卯兮亦當讀爲礦也庚續以義轉卯礦以聲轉此古經轉音之例魏晉以後此義不講而讀經者動多窒礙矣。

問大雅訃謨定命四句顧氏以爲無韻據考槃干旌旣醉告字並古沃切與則音不相近豈真有無韻之句乎曰說文學急告之甚也急告爲雙聲白虎通譬者極也亟與急通故譬有極訓楚茨以告韻備戒位

抑以告韻則爾雅釋訓以告韻忒食則慝職皆讀告爲亟也讀如穀者告之正音讀如亟者告之轉音顧氏拘於字有定音之說於楚茨則云告字不入韻於此章則直云無韻豈其然乎詩日月告凶漢書引作鞠誦齊南山亦以告鞠爲韻而釋訓亦以鞠與職隱韻則告有亟音又何疑焉唯告有亟音故从告之字亦可轉讀小子有造與士韻躑躑王之造與晦介嗣師韻

問顧氏論詩母字凡十七見其十六皆讀滿以切惟蝮螭二章與雨韻而易繫詞如臨父母與度懼故韻是有二音要當以滿以切爲正其說然否曰古音母讀如每此爲正音其讀如今音者轉音也詩三百篇侮字四見正月錄皇矣行葦皆與今音同侮从每聲每又从母聲惟母有姥音故侮可入語姥部因流泝源其條理秩然不紊顧氏不知音有正有轉輒疑轉音爲方音故於此類未甚了了

問雙聲昉於魏晉以後古人未之知也三百篇中間有近似者祇是偶合初非先覺子乃謂雙聲之祕肇於三百篇毋乃矜管蠡之智以強附古人乎曰人有形卽有聲聲音在文字之先而文字必假聲音以成綜其要無過疊韻雙聲二端而疊韻易曉雙聲難知股肱叢脞虞廷之賡歌也次且劓別文王之演易也至詩三百篇興而斯祕大啓卷耳之次章崔嵬虺隤兩疊韻三章高岡元黃兩雙聲碩人之次章巧笑疊韻美目雙聲大叔于田之次章上句磬控雙聲下句縱送疊韻出其東門之首章葦巾雙聲次章茹蘆疊韻七月之屬發栗烈雙聲兼疊韻上下相對東山之伊威蠨蛸町疃熠燿四句連用雙聲桃兮達兮哆兮

侈兮。既敬既戒。既需既足。如蝸如蟻。如蠻如髦。不吳不敖。不競不綵。允文允武。令聞令望。宜岸宜獄。式夷式已。之綱之紀。以引以翼。隔字而成雙聲。擘擘啍啍。禺禺印印。疊字而成雙聲。與與翼翼。隔句而成雙聲。居居究究。隔章而成雙聲。死生契闊。搔首踟躕。一句而兩雙聲。旅力方剛。山川悠遠。一句而一疊韻。一雙聲。其組織之工。雖七襄報章。無以過也。其音節之和。雖瓊篔迭奏。莫能加也。其尤妙者。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不獨粲爛韻。而枕衾亦韻。錦衾疊韻。角錦又雙聲也。不敢暴虎。不敢馮河。暴馮雙聲。虎河亦雙聲也。此豈尋常偶合者可比。乃童而習之。白首而未喻。翻謂七音之辯。始於西域。豈古昔聖賢之智。乃出梵僧下耶。四聲昉於六朝。不可言古人不知疊韻。字母出於唐季。不可言古人不知雙聲。自三百篇啓雙聲之秘。而司馬長卿揚子雲作賦。益暢其旨。於是孫叔然制爲反切。雙聲疊韻之理。遂大顯於斯世。後人又以雙聲類之。而成字母之學。雙聲在前。字母在後。知雙聲則不言字母。可也。言字母而不知雙聲。不可也。而雙聲已昉於三百篇。吾於是知六經之道。大小悉備。後人詹詹之智。早不出聖賢範圍之外也。

問古人一字兩讀。出于轉音。是固然矣。又有一音而平側異讀。如觀瞻觀示。有平去之分。好惡美惡。有去入之別。以至先後上下。高深遠近。見聞視聽之等。並以動靜區爲兩音。不審古人制字之始。已有之乎。曰。昔倉頡制字。黃帝正名。各指所之。有條不紊。許氏說文。分別部居。以形定聲。不聞於聲之中。更有輕重異讀。易觀卦六爻。童觀闕觀。觀我生。觀國之光。觀其生。皆從卦名取義。人之觀我。與我之觀於人。義本相因。



而魏晉以後經師。強立兩音。千餘年來。遵守不易。唯魏華父著論非之。謂未有四聲反切之前。安知不皆爲平聲。此可謂先覺者矣。離騷好蔽美而稱惡。與固悟古爲韻。孰云察余之美惡。與字爲韻。是美惡之惡。亦讀去聲。左傳隱三年。周鄭交惡。陸德明無音。是相惡之惡。亦讀入聲。孝經愛親者不敢惡於人。行滿天下。無怨惡。陸德明並云。惡烏路反。舊如字。又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陸云。好如字。又呼報反。惡如字。又烏路反。蓋好惡之有兩讀。始于葛洪字苑。顏氏家訓言之漢魏諸儒。本無區別。陸氏生於陳隋之世。習聞此說。而亦不能堅守。且稱爲舊。則今之分別。非古音之舊審矣。予我之子。錫予之子。今人分平上兩音。而詩三百篇楚詞。皆讀上聲。當直之當。允當之當。今人分平去兩音。而孔子贊易。皆讀平聲。漢儒言讀若者。正其義。不必易其音。如鄭康成注禮記。仁者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自古訖今。未聞人有別音。可見虛實動靜之分。皆六朝俗師。妄生分別。古人固未之有也。顏之推譏江南學士。讀左傳。口相傳述。自爲凡例。軍自敗曰敗。打破人軍曰敗。補敗反此爲穿鑿。而廣韻十七夬部。敗有薄邁補敗二切。以自破破它爲別。卽用江南學士穿鑿之例。蓋自韻書興。而聲音益戾于古。自謂密于審音。而齟齬而不安者。益多矣。

問四聲始于周彥倫。沈休文。魏晉以前。未有言及之者。豈三代漢魏。有韻之文。皆不辯四聲乎。曰。古無平上去入之名。若音之輕重緩急。則自有文字以來。固區以別矣。虞廷賡歌。明良康與。睚惰墮。卽有輕重之殊。三百篇每章別韻。大率輕重相間。則平側之理已具。緩而輕者。平與上也。重而急者。去與入也。雖今昔

之音不必盡同。而長吟密詠之餘。自然有別。唯漢代詞賦家。好用雙聲疊韻。如澤涉。滂汨。偈側。泌瀉。蜚織。垂馨。翕呷。萃蔡。紆餘。委蛇之等。連篇累牘。讀者聱牙。故周沈矯其失。欲令一句之中。平側相間耳。沈所作郊居賦。雌蜺連蜺。恐人讀蜺爲五兮反。此其證也。但古人一音異讀。多由南北方言。清濁譌變。非眞義隨音異。若涇渭之懸殊。自葛洪徐邈等。剗立凡例。強生分別。而休文據以定四聲。習俗相沿。牢不可破。而漢魏以前之正音。遂無可考矣。

問。鄭樵七音略。謂華人知四聲。而不知七音。以所傳三十六字母。爲出于西域。後儒又謂字母出于華嚴經。其信然乎。曰。字母兩字。固出華嚴。然唐元應一切經音義。所載華嚴經。終於五十八卷。初不見字母之說。今所傳華嚴八十一卷。乃實又難陀所譯。出于唐中葉。又在元應之後。而漢末孫叔然。已造翻切。則翻切不因于字母也。翻切之學。以雙聲疊韻。紐弄而成音。有疊韻。而後人因有二百六部。有雙聲。而後人因有三十六母。雙聲疊韻。華學非梵學。卽三十六母。亦華音。非梵音也。宋世儒家。言字母者。始于司馬溫公。而溫公撰切韻指掌圖。無一言及于西域。則三十六母。爲華音。又何疑焉。且華嚴之母。四十有二。與三十六母。多寡迥異。其所云二合三合之母。華人皆不能解。而疑非敷奉諸母。華嚴又無之。則謂見溪羣疑之譜。本於華嚴者。妄矣。特以其譜爲唐末沙門所傳。又襲彼字母之名。夾際不加詳考。遂誤切爲天竺之學耳。予嘗讀一切經音義。載大般涅槃經。有比聲二十五字。曰。舌根聲。舌齒聲。上腭聲。舌頭聲。唇吻聲。頗與

見溪羣疑之序相似。而每聲各五字。與今譜異。別有字音十四。則今所謂影喻來母也。日母列於舌齒聲。不別爲類。亦與今譜異。竊意唐末作字母譜者。頗亦采取涅槃。而有取有棄。實以華音爲本。若華嚴之字母。則與今譜風馬牛不相及矣。華嚴雖有字母之名。而涅槃實在華嚴之前。其分部頗有條理。不似華嚴之雜糅。今人但知華嚴。不知涅槃。是逐末而遺本也。

問。牙舌唇齒喉之別。昉於何時。曰。凡聲皆始於喉。達於舌。經於齒。出於唇。天下之口相似。古今之口亦相似也。閒關契闊。馨香厭澁。人知其出于喉。顛倒挑達。荼毒栗烈。人知其出于舌。參差輾轉。灑埽悉率。人知其出于齒。蔽芾匍匐。黽勉反覆。人知其出于唇。卽喉舌齒唇之分。而聯之以雙聲。緯之以疊韻。而翻切之學興焉。後人欲以宮商角徵羽相比附。乃於喉舌齒唇之外。別出牙音。然玉篇卷末所載沙門神珙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喉舌齒唇牙五聲。各舉八字。以見例。喉聲則何我剛鄂譌可康各也。牙聲則更硬牙格行幸亨客也。此二聲者。分之實無可分。吾是以知古無牙音也。廣韻卷末載辯字五音法。以綱各爲喉聲與神珙同。翁从公聲。扌从干聲。鎬从高聲。浩从告聲。嫌从兼聲。酣从甘聲。挾从夾聲。見有現音。降有洪音。皋有浩音。茄有荷音。囂有敖音。亢有杭音。感有憾音。甲有狎音。夏有賈音。然則牙音喉音。本非兩類。字母家別而二之。非古音之正矣。自喉而舌而齒而唇。聲音已無不備。增牙音而爲五。又析出半齒半舌而爲七。皆非自然之音也。

問。近儒言古音者。每謂古斂而今侈。如之之爲哈。歌之爲麻。由斂而侈。似乎可信。曰。此說亦不盡然。蓋有

古侈而今斂者矣。如古之唇音皆重唇也。後人於其中別出輕唇四母。輕唇斂于重唇也。古多舌音。後人或轉爲齒音。齒音斂于舌音也。甫方扶房武分諸字。本重唇。今轉爲輕唇。而魏晉人所制反切不能改。則爲類隔之例以通之。善學者卽類隔可以考齊梁以前之音。蓋古人制反切其音未有不和者。而暖姁恟之字。遂謂古人真有類隔之例。夫亦大可哀矣。古人讀陟敕直恥豬竹張丈皆爲舌音。每用以切舌音之字。冲直弓反。而說文譜若動。此可證古音直如特也。字母家雖不知今之齒音。古多讀舌音。而猶不敢輕改相傳之反切。乃于舌音四母之外兼存知徹澄三母。不混于齒音。此吾所以言三十六母之爲華音也。就今音言之。此三母誠爲重沓。然因是可以考求中華之舊音。則亦不無裨益矣。聲音或由侈而侈。或由侈而斂。各因一時之語言。而文字從之。如儀宜爲字。古音與歌近。今入支韻。卽由侈而斂也。豈可執古斂今侈之說一槩而論乎。

問三十六母旣爲華音。則所宗者何家。曰此譜實依孫愐唐韻而作。唐韻又本於陸法言之切韻。則猶齊梁以來之舊法也。其以入聲配平上去三聲。亦循唐韻之舊。一三三四之等。開口合口之呼。法言分二百六部時。辯之甚細。字母家據其所分。而列爲譜。皆不出於梵書也。其與梵書相似者。見溪羣疑。卽涅槃之迦唎伽唎。其柯俄也。而去其一。照穿狀審禪。卽涅槃之遮車闍膳。柯時若耳賀也。而更其一。知徹澄孃。卽涅槃之吒唎。丑加反茶吃拏也。而去其一。端透定泥。卽涅槃之多他陀馱那。奴反賀也。而去其一。邦滂竝明。卽涅槃之

波頗婆婆去摩也而去其一其餘皆不與涅槃合是僧守溫定三十六母雖亦參取梵音而實以華音爲正蓋唐韻本中華相傳之學不能以梵學雜之也

問輕唇之音何以知古人必讀重唇也曰廣韻平聲五十七部有輕唇者僅九部去其無字者僅二十餘紐證以經典皆可讀重唇如伏羲卽庖羲伯服卽伯犗士魴卽士彭扶服卽匍匐密勿卽蠹沒附婁卽部婁汝山卽岷山望諸卽孟諸負尾卽陪尾苾芬卽馥芬有匪卽有邳繁纓卽盤纓方羊卽旁羊封域卽邦域壘壘卽勉勉臙臙卽睞睞蕪菁卽蔓菁封讀如窆佛讀如弼紛讀如齒繁讀如婆壘讀如門妃讀如配負讀如背第讀如李赭讀如勃鳳讀如鵬凡今人所謂輕唇者漢魏以前皆讀重唇知輕唇之非古矣呂忱字林反臙爲方遙反襍爲方沃反邳爲方代臙襍卽皆重唇則方之爲重唇可知也忱魏人其時反切初行正欲人之共曉豈有故設類隔之例以惑人者乎神珙五音九弄反紐圖有重唇無輕唇卽涅槃經所列唇吻聲亦無輕唇輕唇之名大約出于齊梁以後而陸法言切韻因之相承至今然非敷兩母分之卒無可分亦可知其不出於自然矣

問古音於曉匣影喻四母似不分別曰凡影母之字引而長之卽爲喻母曉母之字引長之稍濁卽爲匣母匣母三四等字輕讀亦有似喻母者故古人于此四母不甚區別如榮懷與机隍均爲雙聲今人則有匣喻之別矣噫嘻於戲於乎嗚呼皆疊韻兼雙聲今則以噫於嗚屬影母嘻戲呼屬曉母乎屬匣母矣于

於同聲亦同義。今則以于屬喻母。於屬影母矣。此等分別。大約始於東晉。考顏之推家訓云。字書焉者。烏名。或云語辭。皆音於愆反。自葛洪字苑。分焉字音。訓若訓何。訓安。當音於愆反。若送句及助詞。當音矣。愆反。江南至今行此分別。而河北混同一音。雖依古讀。不可行于今也。據顏氏說。知古無影喻之分。葛洪強生分別。江南學者。靡然從之。翻謂古讀不可行於今。失之甚矣。

此页空白

# 潛研堂文集卷十六

辨

## 太陰太歲辨

漢初人多以太陰紀歲。亦曰歲陰。闕逢等十名。攝提格等十二名。古人本從太陰得名。淮南云。太陰元始。建於甲寅。故以攝提格居首。漢太初改元。詔云。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蓋以太陰表歲也。而下文卽云。太歲在子。是太陰自太陰。太歲自太歲。詔書未嘗并而爲一也。太史公書載歷術甲子篇。起太初元年。闕逢攝提格。盡七十六年而止。皆以太陰紀歲。或疑爲褚少孫所補。卽果出於少孫。亦是元成間人。身在郎署。必非妄說。是西京猶用太陰紀歲矣。劉子駿造三統術云。欲知太歲。以六十除積次。餘不盈者。數從丙子起。則是以丙子爲肇端。自太極上元。至太初元年。復得丙子。與武帝詔。太歲在子之文相應。一術不當有兩元。故不別立求太陰法。乃後人但以太歲紀歲。不復知有太陰。漢書天文志。承史公之文。而改歲陰爲太歲。由是歲陰太歲。并爲一事。而不知其有大不可通者。其言曰。太陰在寅。曰攝提格。歲星正月晨出東方。石氏曰。在斗牽牛。甘氏在建星婺女。太初歷在營室東壁云云。兼存三家之學。驟讀之。似無可議。及細



攷之。則石氏與天官書同。甘氏小有出入。太初則常差兩次。其故何歟。史公以太陰紀歲。其言歲陰在寅者。太歲實在子。故歲星以天正十一月出斗牽牛。即丑宮星紀之次。其月斗建子。賈公彥所云。子上有太歲也。太初以太歲紀歲。太歲在寅。則歲星在姬訾矣。寅與亥合。當以斗建寅之月。晨出營室東壁。所謂歲星與日。常應太歲月建而見也。同一攝提格也。一爲太陰。即歲陰。一爲太歲。相差兩辰。同一正月也。一爲建子。一爲建寅。相差亦兩次。夫亦冰炭之不相入矣。志家亦知其難通。乃強爲之說曰。星有贏縮。各錄所見。曾不思歲星每歲行一次。卽有贏縮。不過數度。甘石異同。可以贏縮解之。若太初之與甘石。立法本殊。何容并爲一談。春秋傳云。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此星有贏縮之說也。烏有歲在星紀。而淫於姬訾之口者乎。此志或云馬續所作。非孟堅之文。要其昧於太歲太陰之辨。貽誤後賢。則志家不得辭其咎矣。張揖晉灼諸人。又在馬續之後。承譌襲謬。切太陰爲太歲。又何怪焉。或曰。太陰紀歲。太歲超辰之法。東漢已廢而不用。子何爲斷斷於此。予應之曰。推步之學。古疏而今密。謂古法必可行於今者。非也。謂古無此法者。亦非也。井田封建。後世萬不能行。豈可謂三代以前。無此制哉。予恐讀淮南太史公者。不得其解。而詳攷之。知其誤自漢志始。因書以諗同志者。

秦四十郡辨

言有出於古人而未可信者。非古人之不足信也。古人之前。尙有古人。前之古人無此言。而後之古人言

之。我從其前者而已矣。秦四十郡之說。昉於晉書。晉書爲唐初人所作。自今日而溯唐初。亦謂之古人。要其去秦漢遠矣。太史公書。秦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未嘗實指爲某某郡也。班孟堅地理志。列漢郡國百有三。又於各郡國下。詳言其沿革。其非漢置者。或云秦置。或云故秦某郡。或云秦郡并之。正合三十六之數。是孟堅所說。卽始皇所分之三十六郡也。志末又總言之云。本秦京師爲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漢興。以其地太大。稍復開置。又立諸侯王國。武帝開廣三邊。故自高帝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迄於孝平。凡郡國一百三。以秦三十六郡合之。高文景武昭所增置。正得百有三。是秦三十六郡之外。更無它郡。安得有四十郡哉。司馬彪郡國志。本沿東觀舊文。亦云漢書地理志。承秦三十六郡。後稍分析。至於孝平。凡郡國百三。蓋自後漢至晉。史家俱不言秦有四十郡也。許叔重說文。應劭風俗通。高誘淮南子注。皇甫謐帝王世紀。述秦郡皆云三十六。諸人博學洽聞。豈有不讀史記者。使南海三郡。果在三十六郡之外。何故舍多而稱少。故知西晉以前。本無四十郡之說。自裴駟誤解史記。以略取陸梁地在分郡之後。遂別而異之。其注三十六郡。與漢志同者三十三。別取內史。鄣郡。黔中三郡。以當之。而秦遂有三十九郡矣。晉志又增入關中一郡。合爲四十。嗣後精於地理。如杜君卿。王應麟。胡三省輩。皆莫能辨四十郡之目。遂深入人肺腑。牢不可破矣。地理之志。莫古於孟堅。亦莫精於孟堅。不信孟堅。而信房喬敬播諸人。吾未見其可也。卽泝而上之。肇自裴駟。駟亦劉宋人也。豈轉古於孟堅哉。或曰。子言古人有

前後之殊。信矣。太史公在孟堅之前。乃始皇紀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在二十六年。而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則在三十二年。是三郡固在三十六郡之外矣。信漢書而不信史記。未見其信古也。予應之曰。讀古人書。當尋其條貫。未可執單詞以爲口實。史公紀事。皆言其大者。始皇二十六年。秦初并天下。丞相綰請封諸子。李斯言封諸侯不便。遂廢封建之制。諸郡置守尉監。皆領於天子。此秦變古之一大端。故特於是年書分天下爲三十六郡。猶言廢封建爲郡縣耳。言三十六郡。則統乎天下矣。非謂三十六郡盡置於是年也。卽以此紀證之。始皇卽位之初。秦已并巴蜀漢中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矣。其五年。又置東郡矣。十七年。又置潁川郡矣。二十五年。又置會稽郡矣。此諸郡者。皆在裴駟所舉三十六郡之數。子不疑前文之重沓。而獨疑後文之預數。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始皇自謂以水德王。數以六爲紀。郡名三十六。蓋取六自乘之數。若四十郡。則漢人無言之者。無徵之言。置之弗聽可矣。或又曰。史記東越列傳。秦已并天下。以其地爲閩中郡。閩中爲始皇置。史公有明文。而漢志不載。豈非班氏之漏。予應之曰。南越傳亦云。秦已并天下。略定楊越。置南海桂林象郡。以謫徙民。與越雜處。十三歲。其云十三歲者。自二十五年滅楚之後數之也。閩中與南海三郡。皆置於王翦定百越之時。但其初雖有郡名。仍令其君長治之。如後世羈縻州之類。其後尉屠睢擊南越。殺其君長。始置官吏。比於內地。而閩中則仍無諸與搖治之。是以不在三十六郡之數。非班史有遺漏也。或又曰。漢志鄣郡。

不言高帝置。此可爲秦置之證。予應之曰。漢志丹陽郡故鄣郡。不云故秦鄣郡。則非秦置可知。志凡稱故者。皆據漢初而言。如故齊。故趙。故梁。故楚。故淮南。並漢初封國也。泗水國云故東海郡。與此文正同。東海郡既高帝置。則鄣郡亦必漢置矣。此三難者。舉不足以申四十郡之說。而世猶以其出於晉志。不敢輒議。夫晉志之誤亦多矣。漢志郡國百三。而誤以爲百十有一。續漢志郡國百五。而誤以爲百八。東晉僑立州郡。未嘗有南字。宋永初詔書始加。而晉志襲沈約之文。弗能攷正。近事且猶踳譌。況能溯秦漢而補孟堅之闕乎。吾故曰。言四十郡。甚難而實非也。言三十六郡。甚易而實是也。讀史記者。當以孟堅書解之。而毋惑乎裴邠之單辭可矣。

### 衛文公非宣姜子辨

予讀左氏傳及詩序。竊怪衛公子頑烝於宣姜。中冓之言。醜不可道。而文公中興賢主。乃其所生。何與福善禍淫之理。相刺謬乃爾也。夫春秋之世。諸侯夫人失行者多矣。初未有君薨之後。公然舉子者。宣姜雖不淑。儼然小君也。而輒私舉三子二女。若是其多乎。就令有之。則衛之臣民。方且痛心疾首。不齒諸公族。顧於國滅之後。同心推戴以爲君。此豈近於人情。且其時齊桓爲霸主。杖義封衛。衛豈無它公子。而必擁姦生之子而立之。杖義者當不爲也。及讀班氏古今人表云。戴公。黔牟子。文公。戴公弟。而后向者之疑始釋。蓋衛人惡惠公之讒殺太子。又惡宣姜淫亂。故逐惠而立黔牟。惠雖以齊襄之援返國。而衛之臣民不

服也。此意本衛世家懿公既滅遂歸心於黔牟之子。黔牟在位八年本無失德立其子民必安之矣。史記衛世家以戴公文公爲黔牟弟昭伯頑之子而不書其烝淫事較之左氏爲長然讀鶉之奔奔詩頑之惡自不能掩衛人惡頑甚矣豈肯立其子而事之愚謂班氏之說必有所本舍左而從漢表可也。

李之才邵堯夫問答辨

聖人之道至切近而可循後人舍其易知易從者而求諸幽深元遠之間故其說支離而難信予讀東都事略載李之才邵堯夫問答事而有疑焉其言曰堯夫讀書蘇門百泉之上之才自造其廬問之曰子何所學堯夫曰爲科舉進取之學曰科舉之外有義理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願受教曰義理之外有物理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願受教曰物理之外有性命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願受教於是從之才傳其學夫性命之學有出於義理之外者乎天下之理一而已自天言之謂之命自人言之謂之性而性卽理也窮理斯可以觀物區物理與義理而二之而謂物理之學轉高出於義理之上有是理乎中庸言性之書也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故曰道不遠人凡離乎人而言物離乎理而言性命者非吾所謂道也吾意後之欲尊堯夫之學者強爲之說失其本真使斯言果出於之才而堯夫果傳之才之學則亦異乎吾所聞矣。

# 攷

## 秦三十六郡考

秦三十六郡之名。當以漢書地理志爲據。自裴駰誤解史記。別南海。桂林。象郡於三十六之外。而晉志因之。有四十郡之說。紛紛補湊。似是實非。今依漢志。列其名目如左。

漢志稱秦置者二十有七。

河東郡

太原郡

上黨郡

東郡

潁川郡

南陽郡

南郡

九江郡

鉅鹿郡

齊郡

琅邪郡

會稽郡

漢中郡

蜀郡

巴郡

隴西郡

北地郡

上郡

雲中郡

鴈門郡

代郡

上谷郡

漁陽郡

右北平郡

遼西郡

遼東郡

南海郡

稱秦郡者一。

長沙郡 漢爲國

稱故秦某郡者八。

三川郡 漢更名河南郡

泗水郡 漢更名沛郡

九原郡 漢更名五原郡

桂林郡 漢更名鬱林郡

象郡 漢更名日南郡

邯鄲郡 漢爲趙國

碭郡 漢爲梁國

薛郡 漢爲魯國

以上共三十六郡。志云秦置者。謂因其名不改者也。云秦郡者。因其郡名而立爲國者也。云故秦

某郡者。因其地而改其名者也。此外無稱秦者。

讀古人書。須識其義例。此志首云。漢興承秦制度。故述郡名。斷自秦始。如雲中。代。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諸郡。以匈奴傳考之。乃戰國燕趙所置也。而志皆云秦置。蓋以秦之三十六郡爲斷。非與彼傳相矛盾也。

三十六郡之名。皆據始皇時。若二世改元以後。豪傑竝起。復稱六國。分置列郡。多有出於三十六郡之外者。不久仍復并省。故班志略而不言。如吳郡之類是也。亦有漢興仍其名者。則歸之高帝。置此尊漢之詞也。凡稱故秦者。皆據始皇三十六郡。其稱故齊故趙故梁故楚者。皆據漢初封國。非戰國之秦齊趙梁楚也。

### 漢百三郡國考

自秦始皇廢封建。分天下爲三十六郡。盡領於天子。有郡無國者。凡十三歲。及二世嗣立。而陳涉起事。豪傑響應。仍復六國之名。各自分立郡縣。非復秦三十六郡之舊矣。漢旣并天下。懲秦之弊。大封齊趙燕代吳楚淮南梁淮陽長沙諸國。其時天子自領者。廕三河內史等十五郡。而諸侯王國。亦各有所領之郡。志所載高帝置郡二十六。其十之八。皆屬於王國者也。故其時國大而郡小。及景帝懲吳楚七國之強。稍裁抑宗室。卽皇子受封。不過一郡之地。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王得分其地。封子弟爲侯。侯國皆別屬漢。



郡不領於王國。而王國日益削弱。故其時郡大而國小。志所載皆據元始版籍。故先郡而國次之。卽梁、楚、趙、淮陽國名仍舊。而疆域之廣狹。前後懸殊。以它郡國沿革。及諸王傳參考之。其大略猶可考也。漢郡國百有三。實因秦三十六郡而分析之。武帝開拓三邊。增置漸多於舊。其後稍復省罷。今稽其增置之始。爲漢郡國考。

秦置三十六郡。見秦三十六郡考

高帝增二十六。

河內郡

江夏郡

常山郡

涿郡

平原郡

泰山郡

東海郡

桂陽郡

汝南郡

魏郡

清河郡

渤海郡

千乘郡

東萊郡

豫章郡

武陵郡

廣漢郡

定襄郡

中山郡 後爲國

膠東國

燕國 後爲廣陽國

淮陽國

楚國

衡山國 後爲六安國

內史 武帝爲京兆尹

鄆郡 武帝爲丹陽郡

文景各六。

廬江國 後爲郡

濟南國 後爲郡

河間國

菑川國

膠西國 後爲高密國

城陽國

以上文帝置。文帝置國凡九。衡山、膠東、高帝嘗置。濟北卽高帝所置之泰山郡。故不數。

山陽國 後爲郡

北海郡

濟陰國 後爲郡

廣川國 後爲信都國

濟東國 後爲東平國

江都國 後爲廣陵國

以上景帝置。晉志云。景加其四。蓋失舉廣川江都也。

武帝二十八。

恆農郡

臨淮郡

犍爲郡

益州郡

武都郡

武威郡

酒泉郡

安定郡

朔方郡

樂浪郡

交趾郡

九真郡

真定國

陳留郡

零陵郡

越巂郡

牂柯郡

天水郡

張掖郡

敦煌郡

西河郡

元菟郡

蒼梧郡

合浦郡

平干國

後爲廣平國

泗水國

左馮翊

右扶風

案武帝置珠厓儋耳沈黎汶山四郡後廢故不數

昭帝一

金城郡

問秦之內史在三十六郡之外漢內史何以列於高帝增郡之數曰秦有郡而無國唯京師置內史故內史尊而郡卑漢初立諸侯王國俱有內史與京師官稱相等且王國各有所領之郡國都則內史治之與郡守權不殊故史記漢興諸侯王年表載天子自有三河等十五郡并內史亦在其內此太史公明文可深信也

問膠東衡山皆項羽所封國不久即廢其別爲國實在文帝時乃以充高帝增郡之數恐非其倫曰高帝勦業之主也項氏代漢驅除故與高帝同時爲楚項所封者例繫之高帝元年尊王敬祖之義也其文但云高帝元年爲某國明乎主命者非高帝也此班氏之義例後人未可輕議  
華嚴四十二字母考

阿影

多端

波邦

左精

那泥

邏來

拖定

婆竝

茶澄

沙審

嚙微

哆喘

也喻

吒二合 審知

迦見

娑心

廢明

伽羣

他透

社禪

鑊心

拖定

奢審

佉溪

叉穿

多婆二合 心端

壤日

多 攤三合 匣來端

婆竝

車穿

麼婆二合 心明

婆 詞二合 曉竝

縑心

伽羣

吒知

擊孃

頗婆二合 心滂

迦婆二合 心見

也婆二合 喻心

左室二合 審精

侘微

陀定

右華嚴字母四十有二。其中二合者八。三合者一。實止三十三母。以僧守溫所定三十六母校之。無疑滂非敷奉清從邪照牀曉匣十二母。而有三定母。三心母。兩端母。兩竝母。兩穿母。兩審母。兩羣母。其三合之曷攞多。出聲爲匣母。二合之訶婆。出聲爲曉母。娑頗收聲爲滂母。二合三合之聲。華人所不能辨。三十六母中。未之有也。二合之母八。而以心爲出聲者四。審爲出聲者二。心審亦同類也。心審之別爲十餘母。華人所不能分。而非敷之屬。梵音又無之。則四十二母與三十六母之不能強合也。明矣。考隋

書經籍志。自後漢佛法入於中國。又得西域胡書。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義廣。謂之婆羅門書。然則西域字母。其初只十有四。後乃增至四十有二也。四十二母。本於婆羅門三十六母。則唐人取魏晉以後字書反切類而別之。惟字母之名。乃襲華嚴之舊爾。四十二母。梵音也。三十六母。華音也。雙聲疊韻。天籟之自然。知音者區而別之。雖東海西海。言語不同。而其理可以共喻。然而三十六母。兼取南北之音。先後有序。較之四十二者。實爲過之。世謂見溪羣疑之譜。出於華嚴者。妄也。

### 嘉靖七子考

明嘉靖間。濟南李于鱗。倡爲詩古文社。吾鄉王元美和之。而謝茂秦。徐子與。梁公實。宗子相。吳明卿。羽翼焉。當時有七才子之稱。然于鱗。元美集中。但有五子篇。初未有七子篇也。元美初登進士。與李伯承論詩相契。及官刑部。與吳峻伯。王新甫。袁履善結詩社。猶未與于鱗相知。王李之定交。實由伯承介紹焉。厥後伯承峻伯諸人稍散去。而茂秦子與。公實子相。先後入社。于鱗乃作五子篇。彼此互有倡和。名雖五子。實則六人。其後明卿入社。元美與之書云。欲作廣五子。首足下矣。繼而茂秦與于鱗有隙。於是更定五子。去茂秦而登明卿。仍六子也。當明卿入社之始。茂秦猶未絕交。當時因有七子之目。未幾。公實卒。而余德甫。張肖甫。繼入。元美謂吟詠流布人間。或稱七子。或稱八子。吾曹實未嘗相標榜也。然元美寄明卿詩云。海內居然七子名。贈肖甫詩云。七子翩翩共艱游。座中君豈減應劉。又云。當時七子大名齊。誰似金甌出御

題其撰德甫墓誌亦有寘公於七子中之語。又輔國將軍拱樹墓志云。余德甫爲尙書比部郎。郎有李攀龍。徐中行。梁有譽。吳國倫。宗臣。及余世貞者。與德甫相切劘。爲古文辭。有譽死而得張佳允。名藉藉一時。或以比鄴中七子。則元美亦自言之。蓋自茂秦公實二人。一擯一死。遂以德甫肖甫補七子。而舉世無知之者矣。伯承峻伯元美入之廣五子之列。新甫晚年撰續通鑑。不欲以詩名家。履善亦無聞焉。世所稱者獨七子。而元美之才實高于鱗數倍。王元馭云。嘉隆之間。與公結軫而起者。皆以公重。非能重公。朱錫鬯云。當日名雖七子。實則一雄。此公論之不可揜者也。七子之年。元美最少。子鱗長元美十二歲。子與長九歲。公實長七歲。明卿長二歲。子相長一歲。茂秦齒最長。長於元美殆三十餘歲。德甫與子鱗同歲。惟肖甫少於元美一歲。元美以萬歷十八年庚寅冬卒。年六十有五。所謂七子者。獨明卿尙存。餘皆物故矣。它書謂元美萬歷二十一年卒者。誤。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1629B



